

目錄

客語詩

首獎	新冠疫情外一章	陳偉之	06
優選	阿婆菜	賴靜怡	14
佳作	月圓時節桂花香	劉靜庭	22
佳作	食甜	張簡敏希	26
佳作	南國瀾濃	林益彰	32
賞評		馮輝岳	40

散文

首獎	在夏天開的花	夏意淳	44
優選	屋	黃可偉	54
佳作	阿婆著衫	張卉君	68
佳作	雅子小姐上班去	李謙珣	82
佳作	菩薩低眉	徐滋好	88
賞評		葉國居	98

小品文

首獎	河的顯影	劉承欣	102
優選	抹草	張弘政	106
佳作	天公落水	陳凱琳	112
佳作	阿信賣魚的地方	曾若涵	118
佳作	燒樵洗身	黃滯緣	122
賞評		張典婉	127

短篇小說

首獎	有時有日	夏意淳	132
優選	作齋	張弘政	152
佳作	一顆玻璃菜	江馥如	184
佳作	藍衫	陳凱琳	212
佳作	在路上	吳品儒	248
賞評		王幼華	264

後生
文學獎
Hakka
Forever

客語詩

首獎 新冠疫情外一章

陳偉之

優選 阿婆菜

賴靜怡

佳作 月圓時節桂花香

劉靜庭

佳作 食甜

張簡敏希

佳作 南國瀾濃

林益彰

賞評

馮輝岳





客語詩 · 首獎

新冠疫情外一章（南四縣腔）

陳偉之

受著疫情个影響

驚你操煩

佢款好簡單个行裝

對海个該岸歸來

算毋出有幾久

毋識在屋下核恁久

帶等一息息仔熟事个生份

在歸來个開頭

像客又毋係客个暗晡

食等

從細食到大又久無食个

美濃板條同大封

油膩膩香噴噴

一碗碗个思念

對紅紅个目珠溢出

壞勢分人看著

嘎對

拏面个手指罇



無細義洩出縫

毋知有人像佢恁仔無

感動疫情帶來个溫暖

又想起擲衫尾个童年

你總係任在佢跔

看著你頭那个白毛

看著電視陪你睡目

看著歲月留下印跡

恹恹

等疫情過核了

愛仰仔走得開腳

新冠疫情外一章 華語語譯

受著疫情的影響

怕您爲了我操心

我收拾好簡單的行囊

從海的彼岸回來

不記得有多久的時間

不會在家中長住

熟悉中夾雜著陌生

在回來的最初

像作客卻不是客的夜晚



吃著

從小吃到大又好久沒嚐到的

封肉和美濃板條

油膩而香味四溢的

一碗碗裝著的思念

從紅紅的眼睛傾湧而出

難以示人的羞怯

卻從

撫著臉的手掌指縫中

不經意的洩出

不知是否有人和我一樣

為疫情帶來的溫暖感動著

彷彿又想起了撒嬌的童年

你總是縱容著我的黏人

看著您頭上的白髮

看著電視哄著您入睡

看著歲月留下了烙印

我想

等疫情過了

要教我如何瀟灑離去



作者 簡介

陳偉之

經歷：

臺北人，自幼奔跑於荖濃溪邊，穿梭繞行新威鄉的蓮霧田。完成高中三年的磨礪，成為國父中山先生的學弟，偶爾捧讀魯迅的文章，不下百次詢問自己，是否應追隨前輩棄醫從文。從力所能及的地方做起，發揮光與熱，照亮他人。

得獎感言：

依附於時間的單向性，重建的六龜大橋飄起了香蕉勾人的清甜，唯有土地廟前的龍眼樹依舊象徵般的果實纍纍。每當脫下一身暗紅的手術衣，踏出醫院，抬頭望向異鄉的夜空：「值得嗎？」好像兒時躺在三合院的水泥地上，看著星星閃爍，未曾離開。





客語詩 · 優選

阿婆菜（北四縣腔）

賴靜怡

六月底

佢這隻頭擺逐日跔上又跔下的細妹怪就要訂婚哩
阿婆菜這項禮要來準備雞仔、豬肉、魷魚仔……

抑係

頭擺佢兩儕坐火車毋盼得買來食个便當
你因在間肚留分佢一儕个雞卵糕

冬節時佢自家搓个雪圓仔

菜園種个楊桃

再加一串屋背你盡愛个玉蘭花？

火車便當這下係做到越來越豐沛哩

頂項有白白个糖粉个雞卵糕也還買得到

佢搓个雪圓仔又圓又大細堵好

該頭楊桃樹還逐年結果

玉蘭花樹生當高佢也毋驚去摘

但係

這兜阿婆菜嘎尋不到你送哩



六月底，僱就行嫁哩
不管你在哪
僱在心肝肚送你阿婆菜

阿婆菜 華語語譯

六月底

我這個從前整日跟上跟下的頑皮小女孩就要訂婚了
阿婆菜這項禮要準備雞隻、豬肉、魷魚……

還是

以前我們兩人坐火車時捨不得買來吃的便當
你藏在房間裡只留給我一人的雞蛋糕
冬至時我們自己搓的湯圓

菜園裡種的楊桃

再加一串屋後你最愛的玉蘭花？



火車便當現在是做得越來越澎湃了

上面有白色糖粉的雞蛋糕還買得到

我搓的湯圓又圓又大小適中

那棵楊桃樹還每年結果

玉蘭花樹長很高我也不怕去摘

但是

這些阿婆菜卻找不到妳送了

六月底，我就要出嫁了

不管妳在哪裡

我在心裡為妳奉上阿婆菜

作者 簡介



賴靜怡

客語：

大學畢業以後，做公務員十年，出來摻先生開咖啡店。這下主要係帶細人仔摻手經營咖啡店。逐日暗暗揸細人仔睡脫身毋得，就係佢用腦寫詩个時間。

華語：

大學畢業後，擔任公務員十年，選擇離職和先生開咖啡館，目前專心育兒並協助經營咖啡館。在每日夜間哄睡孩兒無法抽身的當下，是腦子裡寫詩的時間。



得獎感言：

客語：

赴着最尾一年參加這後生文學獎，赴着後生年尾結婚降子；嘎赴毋着送阿婆菜，也赴毋着分阿姆享福。赴着个就搭手講好得，赴毋着个……無定著這就係寫文字的意義，有寫下來个，就永遠毋會跌忒。

這項文學獎，對佢這儕差毋多近中年又逐日帶細人仔个婦人家來講，像打開一扇寫下一段人生詩的窗門。

華語：

趕上後生年紀尾巴參加後生文學獎，趕上後生年紀尾巴結婚生子，卻趕不上送阿婆菜，也趕不上讓媽媽享福人生。趕得上的拍手稱幸；趕不上的……或許這就是寫文字的意義，寫下的，就永遠存在了。

這個文學獎，對即將步入中年、育兒媽媽的我而言，像打開下一階段創作人生的珍貴窗口。



客語詩 · 佳作

月圓時節桂花香 (四縣腔)

劉靜庭

細細圓身 係屋後背介一頭樹

姐公將催定定仔種下

溫柔相伴係姐婆婆落介肥

跔等汝兜腳步

來到月圓介時節

吹過八月微風

毋盼望榮華富貴

願子女為世間 散落清香

月圓時節桂花香 華語語譯

小小身體 是屋後方的一棵樹

外公將我緩緩地種下

溫柔相伴是外婆施的肥

跟著你們腳步

來到月圓的時節

吹過八月微風

不盼望榮華富貴

願子女為世間 散落清香



作者 簡介

劉靜庭



經歷：

一九九三年六月三日出生於風的故鄉——新竹，畢業於國立金門大學觀光管理學系。家鄉位於新竹縣關西，一個富含人文情懷與歷史足跡的浪漫山城，父母皆為土生土長的在地客家人。從小在家庭環境的耳濡目染下，體會到客家語言的獨特魅力，目前投身許多客家事務相關的演藝活動。口說藝術方面以海陸腔調為主，詩詞創作則多為四線腔。今年開始我的母語創作，希望能藉由所學結合語言來傳遞民族精神，成為深根客家文化發揚的種子。

得獎感言：

縱使離開家鄉多年，睡夢中依舊飄進當時的一縷香。時光翻過的那一章節，轉眼間已是鶴髮蒼蒼，我深知我敬愛他們，因此我將自己比作外公親手種下的那棵桂花樹。細心滋養是他們待人處事的智慧，將愛化作滿溢的清香，我終將這份情感散播於人海茫茫。——致 親愛的外公外婆



客語詩 · 佳作

食甜 (四縣腔)

張簡敏希

窗門肚傳來甜甜个味道
係麼个？係麼个啊？

係烏糖、牛眼乾、紅豆、粿圓

像喊孫女个名仔，恁甜

肚屎有聽著

碗櫛乜有聽著

就廳下該群細俵仔聽無

眠床下園等甜甜个酒香
放麼个？放麼个啊？

係冰砂糖、葡萄、醃缸

像看孫女个笑面，恁紅

恬恬跔在梳妝台脣

想食著一粒勾水个細葡萄

莫怪緊來緊肥个人頭那毛梳到特別亮線

灶頭項煲等甜甜个湯頭
等麼个？等麼个啊？

係冰糖、四神、排骨



像牽孫女个手心，恁燒暖

寒天時節，一碗續等一碗

歸家人个膨線衫就脫淨淨

聽講臺北人毋知麼个係心焦

講麼个？講麼个啊？

佢婆早就摻細孫女个心焦

用甜甜个味，對新竹孩上臺北咧

食甜 華語語譯

窗內傳來甜甜的味道

是什麼？是什麼啊？

是黑糖、龍眼乾、紅豆、湯圓

像叫孫女的名字般，這麼甜

肚子有聽到

碗櫥也有聽到

就客廳那群男孩子聽不到

床下藏著甜甜的酒香

放什麼？放什麼啊？



是砂糖、葡萄、醃缸

像看到孫女的笑臉般，這麼紅

靜靜蹲在梳妝台旁

想吃到一顆縮水的小葡萄

難怪愈來愈胖的人頭髮梳得特別整齊

爐灶上煲著甜甜的湯頭

等什麼？等什麼啊？

是冰糖、四神、排骨

像牽著孫女的手心般，這麼溫暖

冬天時，一碗接著一碗

全家人的毛衣都脫了下來

作者 簡介



張簡敏希

經歷：

獲得「2012年華人金僑獎」佳作，連續六屆獲得「後生文學獎」，作品橫跨客語詩、小品文、散文、小說，獲得2018年「記憶中的學校午餐」網路徵文優勝。

得獎感言：

因工作與各種意想不到的因緣際會，儘管離開家鄉，我在出社會後，竟在不知不覺間，一直在做客家事、說客家話、寫客家故事，可老實說之於我而言，時至今日我仍不覺得自己是在「傳承」著什麼？也不確定自己所做的事到底算不算真正的傳承？事實上我也不在乎，我只知道我那其實根本就看不懂客家字的阿婆，會為我好好保存這本書，為這一刻，足矣！



客語詩 · 佳作

南國彌濃 (.odt) (四縣腔)

林益彰

好轉了，彌濃个字體

海脣擘開目精精个歸檔

當像山城自家著衫褲

花布仔个衫褲，老濃溪印花

同面兜兜波浪个地泥耕讀

南片開基伯公碑个話語

彌濃後生人，遽遽轉屋下

原鄉个版印喊擎來

頭擺月光山个目水還記得冇

思戀歌个腳跡現下幾多儕

該央時，煞猛盡命牯个筆力

盡像火焰蟲在暗摸胥疏

同黃蝶翠谷个揚蝶仔傳家

紅紅个活頁，紅紅个冊紙，紅紅

个魂魄行入酸藤个肩背

眼晶晶在暴芽打花

南島四縣腔拚命个年華



訊號還當係清楚，美濃湖模仔

恁久無看著，你兜食飽旨

東門樓撰寫个信息做得慢慢仔

慢慢仔轉來敬聖亭裡肚寫著

祖宗聲天晴防落雨个比喻

勞苦夜合花好好恬恬摺佢講

恁多年个舊案莫豁忒

跔等天弓圖个遮仔回音：南國

瀾濃終毋會壞機，一坵美濃名

備註

〈南國瀾濃 (o:pt)〉，瀾濃為高雄美濃舊名。(o:pt)係檔案副檔名，以電腦術語、線上訊息及開放文件的格式來比喻書寫。其中開啓舊檔、另存新檔、版面配置等以及解析度、當機等為是，另援引美濃的地景及作家，如荖濃溪、月光山、黃蝶翠谷與作家鍾理和的作品。

注解

- 1 · 面兜兜：形容豐滿，福氣的樣貌。
- 2 · 酸藤：夾竹桃。
- 3 · 目水：解析度。
- 4 · 敬聖亭：惜字亭。
- 5 · 好好恬恬：突然。
- 6 · 壞機：當機。



南國瀾濃 (Oot) 華語語譯

回家了，瀾濃的字體

沿海開啓昶亮的舊櫥

如似山城自個穿起衣物

花布色的衣物，荖濃溪列印

依憑豐沃波狀的地壤閱讀

南方開基伯公碑的言語

瀾濃年少的孩子，快回家了

原鄉的版面呼喊著

舊時月光山的解析度還記得嗎

思戀歌的足印如今仍有多少

那時，竭盡心神的筆跡

若像闖夜裡的螢火蟲

與黃蝶翠谷的鱗蝶傳遞

紅紅的書頁，紅紅的冊紙，紅紅

的魂魄走入夾竹桃的肩背

活靈滾滾地暴芽開花

南島四縣腔拚命的風華

訊號依舊清晰著，美濃湖的模式

好久不見了，你們吃飽了嗎

東門樓慢慢地輸入訊息



慢慢地歸返敬聖亭裡頭寫到
歷代先祖未雨綢繆的比喻

勞動的夜合花突向我訴說
那多年的舊文不再另存新檔
隨著虹彩狀的遮傘回覆：南國
瀰濃終不會當機，一地美濃名

作者 簡介



林益彰

經歷：

曾獲臺灣文學獎入圍、新北文學獎、後生文學獎、南寧文學·家、海洋大學海洋詩獎、勤益科技大學文以載數文學獎、臺北文學獎、全國優良詩人獎、新竹縣吳濁流文藝獎、屏東閩客原文學獎、成功大學客語文學獎、雲林虎尾文學獎、屏東大武山文學獎、阿公店溪文學獎、金車文學獎、臺南文學獎、葫蘆墩文學獎、太平洋國際詩歌節獎、教育部閩客文學獎、台文戰線文學獎、師大優秀博土生獎、全國大專西子灣文學獎、澎湖菊島文學獎、高雄青年文學獎、海峽兩岸漂母杯文學獎等，作品亦刊載國內各報章雜誌，臺南市政府補助出版《南國因仔》、文化部青年創作補助《臺灣因》、金門縣補助出版《金門因仔》。

得獎感言：

僥倖南國因仔。



「客語詩」類計收件三十首，幾乎全是新詩，相較其他單位客語詩徵選的新舊體雜陳，可見後生輩的作者對客語詩的認知，是頗為一致的。以下幾點評選淺見，提供後生朋友參考：

客語文字的運用，可參考教育部或客家委員會公布的用字。參賽作品中，出現不少錯別字，如「核」（歇）、「到」（著）、「怪」（蚘）、「毋」（無）、「欸」（攪）……既然是客語詩，所用的文字，必須是大家共通的，故用字宜求正確，否則再好的詩，也會因而扣分的。期盼愛好寫詩的後生朋友們，在客語用字上，多下點功夫。

作者寫作客語詩之時，最好以客語思考。若先以華語書寫，再譯成客語，亦無不可，但能譯得不留跡痕，方為上乘。對應的詞彙，力求貼切，遇到現代科技產品，找不著對應詞彙，不妨將華語直譯。

參賽作品中，有數首平鋪直敘的說一件事情或一個故事，讀來欠缺詩的韻味，好似一篇分行的散文。古人所謂的「事外曲致」，即告訴我們寫詩要避免直接敘述，宜透過各種技巧，含蓄的去表達。

散文

首獎 在夏天開的花

優選 屋

佳作 阿婆著衫

佳作 雅子小姐上班去

佳作 菩薩低眉

賞評

夏意淳

黃可偉

張卉君

李謙珣

徐滋好

葉國居





散文·首獎

在夏天開的花

夏意淳

妳天生一對招風耳，像父親，長眉下一雙丹鳳眼，像母親。就像家族的復刻版，妳的五官皆有來處，阿婆總說妳長得好，跟她一模一樣。

妳出生的時候是阿婆親自接生的，提前出生的妳是大瓦厝裡的第一個第三代，雖然是外孫女，但在濕冷的冬日，妳的順產像一枚暖陽，讓老屋有了新生的光。大瓦厝是鄉裡最貴氣的大屋，華麗的院子裡永遠草木鬱鬱，是每個村人小時記憶書上綠底的一頁，鵝黃的玉蘭掛在墨綠樹枝上，落在春夏流光裡，星星點點的香。身為大瓦厝子孫，妳的出生非常氣派。

今年，大瓦厝就要拆了。

並非只屬阿婆一家的大瓦厝年歲已久，又是幾十人共業的老厝，屋老了，大部份子孫都想要把老厝賣了。彷彿是大都市的都更，一張契約蓋滿密密麻麻的章，有怨與不願，但到底是賣成了。拆屋日期已定，本獨居在大瓦厝的阿婆早已經搬到阿舅家。

今天，阿舅帶著妳和表妹來整理雜物。車子直接開進前埕，阿婆家的三合院，是正統的客家夥房，庭前有半月形的池塘，聚財避火，阿舅說以後這池塘會被填平建房子。

阿舅搬粗重的，妳和表妹要去大眠床間到處撥拾，怕有不慎遺漏的甚麼。

大瓦厝已經沒有人住了，妳踏進其中一個空房，裡頭濕氣糾結，如野地發散出潮腐舊黴的氣味，光線幽微竄動，空蕩的房裡，跌宕起伏的塵埃中，彷彿仍有舊時的幢幢人影，在光影裡穿梭，在凋零的碎語裡挪移擺款。妳有一瞬會錯以為仍有人在幽幽交談，回音不停自空牆涓流而下，彷彿置身神殿。

國中以前，每年妳都回大瓦厝過暑假並陪伴獨居的阿婆。



火車舊山線停開後，每個夏天妳自己回去大瓦厝時，多半要先到三義再轉客運，阿婆總是先到三義車站等妳，然後兩人再一起搭客運回家，不嫌輾轉，是祖孫兩人的樂趣。小學時妳非常愛講話，在客運上問東問西，阿婆都會摸摸妳的頭：「在車肚頂母好像山精樣仔啞啞喊喊，正母會吵著人。」妳雖聽不全懂，但妳知道自己就是那個啞啞喊喊的「山精」。

有時阿婆會先帶妳去三義街上吃一碗板條再回去。妳多半連湯帶料吃個精光，吃得飽飽的上了客運，一路搖晃回到大瓦厝，一個又一個的夏天就這樣在滿嘴韭菜嗆與油蔥香中悠悠開始。

那時在大瓦厝，無事的午後，阿婆多半會帶著妳做纏花，雖是打發時間，一方面也賺點外快。

遺傳到阿婆巧手的妳不多久就學會用紙板剪成各種形狀，多半是花瓣，阿婆會在妳剪成的紙型周圍圈上一圈圈的細鐵絲，再將各種顏色的絲線，分別纏繞其上，纏繞時必須將絲線依照一定順序與方向平鋪整理，成形後光澤才能如實煥彩。阿婆有時在纏繞的過程中會再加入金屬錫箔條，事先要計算好編排的規則，平整地將絲線間隔纏繞在錫箔條的上面或下方，錫箔條最後會宛如星點般呈現在纏花紙板上。

纏花是極為精細瑣碎的工，絲線雖軟，但平與轉皆有眉角，纏得不夠密不久就會脫線，但纏太緊當下就走了型，所以不時近看端詳，不時還得遠看成型，鬆緊與隙縫間的留白與否皆是阿婆深藏不露的心法。

夏日午後，偶爾的風偶爾的雨，院落裡的老欖茉莉香氣隨風隨雨漫生濃郁，那是夏天開的花。妳們祖孫兩人坐在廊下靜靜纏著繞著，一鬆一緊，線與面的眉角慢慢在手中浮現，彷彿世界成形的密碼，唯雙手知曉。妳做的是最簡單的那一種纏花，容易完成，幾乎不需技術，但僅僅是微小的纏繞也能讓妳心安。妳完成時，阿婆多半仍沉心專注在纏花上。心上無事，妳抬頭閒看，天空的濃淡，風的深淺，沒有一時一刻是相同的，單是望著天上流轉的浮雲就能讓妳感到平靜。不多時在阿婆手上，初始一瓣一瓣的糾纏成爲一朵一朵的花，阿婆把成品小心擺進盒子裡，回頭總不忘稱讚妳，阿婆說剪紙是最重要的功，只要紙剪的好，後續的形就會很漂亮，她能纏得漂亮都是妳紙剪得好，妳很是



得意。那些纏花因著大小形狀，最後可以是別人廳堂中的箱形桌供或繡燈裝飾，也能是新房掛件或新娘的髮簪，那是一種指間中滿滿的情意，客家女人對祖輩，對光明，對另一個女人的心意與祝福。

每年暑假後妳總別一個小纏花在背包上帶回家，紅紅的，暖暖的，老派的美麗，像阿婆的叮嚀。

妳與表妹分別在大瓦厝裡各個角落行走，彷彿處處都有機關，都有通往記憶的小徑，妳感覺自己就是夢遊的愛麗絲。妳收完大眠床間這邊的零碎物品，才正恍著神，表妹突然在廚房前表情神秘的揮手招妳過去。

進了廚房，表妹移開大灶旁邊的米篩，磚牆上有表妹幼時的紅色塗鴉，兩個小人兒，阿婆與表妹，天真拙劣的筆觸，按照圖畫的高度推測，表妹說那應該她念小一時後留下的畫跡，紅蠟筆輕悄悄避過時光，留下溫暖的證據，妳憐愛的戳戳表妹的頭：「皮喔！」表妹機靈的回答：「看是誰的孫啊？」兩人相對一笑。妳們在櫥櫃裡找到一罐桂花醃蜜，當時阿婆捨不得吃的，不久被忘掉，最後也就發酸了，過時的絲縷線索，輕薄易脆，時間既甜美也殘忍。這些大瓦厝斷續零碎的畫面，鋪陳著妳們一家人的青春與眷戀，情節已不復記憶，歲月交疊的瞬間，表妹畫的人兒凝視的是哪段時空？怕也成了秘密。阿舅幫妳們拍了一張照片，兩姊妹一起對著鏡頭大刺刺的笑著。

「其實阿婆現在的身高跟我小一時也差不了多少。」表妹天外飛來一筆，不知怎的，妳們兩人突然覺得心頭黯黯的。阿婆近九十的身軀瘦削佝僂，但手腳靈活，深皺黝黑的臉有炯亮的目色，黑眼珠裡偶爾閃爍著稚氣慧黠的光，像大石頭挪開的瞬間，顛簸的人生路只減了她幾分顏色，她一直保持著對生活的興味。阿婆是妳們姊妹心上最甜的一方，不同於父母有教有養，阿婆對妳們只有寵愛，妳無法想像她不在的世界。

妳被花香引去廊下。「那盆茉莉要不要搬回去給阿婆養？」妳高聲問著阿舅。記憶中的大瓦厝總是瀰漫著茉莉花香，或許是因為妳總在夏天回來。

在大瓦厝裡，有人在春天，有人在冬天，妳們每個子孫都跟阿婆發展出自己的親密關係，她總能給妳們異於父母的意見，戲謔或殘酷。大學時妳被二一，成績單寄回家前，妳逃回大瓦厝，阿婆說沒關係，大不了讓她養，老人年金可有幾千元喔！妳隔天就乖乖



回家去受母親罵。表妹考國考時擔心得不得了，阿婆說，有時有日，不怕事難，就怕人懶，父母太囉嗦，就回大瓦厝讀，阿婆自己有種菜賣，不怕。上班後，阿婆會追著妳們要紅包，說是給老人家包越大包，將來會賺更多錢，因為「天公疼憨人」阿婆的閩南語用得弔詭，總逗笑妳們。諸如種種，這些沙金般的字句散落在這大瓦厝的角落，關於那些在成長中與阿婆的對話，認真的或佯裝認真的，在記憶的書冊裡，妳們子孫各擁篇章。

依循季節的腳步，妳們都曾陪在阿婆身邊作各式的工：家常的甜鹹飯，端午洗粽葉攪餡，曬菜乾時嘴饞不怕鹹，硬是撕一片入口，諸如此類，生活肌底的畫面生動鮮活，在歲時節令中起伏的劇情合時開謝。不在大瓦厝的日子裡，有時僅僅是隱隱飄來的茉莉香，或依稀相似的一段山路，一句話的腔調或一陣風，一道鹹香有味的菜或忽然而來的一陣安靜，妳們就又被帶回去那個當下，那種幽靜不言的日常，在大瓦厝的院落裡，那些與阿婆同在的時光。

妳與表妹大致收拾完畢，午後陽光已弱，暖日烘照，柔焦的白色光霧懸浮於室內。院埕最邊緣處的小花園，花蕊凝滯半萎，唯裡頭一株從未開過花的櫻樹葉茂蓊蓊，傻氣的仍神采奕奕，阿舅說會雇人來移植這株櫻花到他家裡。老去的空間，時節已然不具意

義，春色再無牽掛之人。家族的春天將在另一個在團圓處綻放，阿婆在，家就在，無須感傷。

「晚上阿婆有煮飯，要回去吃喔！動作快一點！」阿舅催促著。

離開前，妳和表妹轉到正廳。

「啊，一朵紅花落在地上。」表妹撿起來拍去上面的塵土遞給妳。是一小朵纏花，應是從纏花枝葉圖上落下來的一部分，妳突然忍不住叨叨說起那些個纏花的夏日午後，表妹說她怎都沒記憶。「因為阿婆說只有我手巧才能做啊，妳那時年紀太小。」不知怎的，妳仍然忍不住得意。

這些小小的，安靜的泛著茉莉清香的纏花，纏繞出一幅只有妳與阿婆身影的靜物圖。那些纏花，是真正在夏天開的花。



作者 簡介

夏意淳



經歷：

研究所就讀中，曾獲新北市文學獎，星雲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磺溪文學獎。

得獎感言：

有時候文學的書寫就像一陣清風，是在繁重課業中偶爾的抬頭呼吸，輕盈而且甜美。感謝主辦單位與評審的鼓勵。



散文 · 優選

屋

黃可偉

1 屋

【名】房屋。

《說文解字》：居也。从尸。尸，所主也。一曰尸，象屋形。从至。至，所至止。室、屋皆从至。

原來跟廣東話一樣，「屋」在客家話就是指房子。怪不得在香港，有公共屋邨叫蘇屋邨、李鄭屋邨，都是英治政府清拆原來的客家村落後，以原址冠名的新建築物。另外又有一些避過社會發展，留下來的文物古屋，如元朗潘屋、沙田曾大屋、柴灣羅屋與荃灣三棟屋，這一些也是屋。

找歷史圖片看，那些分佈在市區的小村落，在二十世紀初時，還只是有幾十戶、百多人的小村，到後來城市開始發展，她們清拆後才變成幾千以至一兩萬人居住的住宅區。至於那些以主人姓氏命名的客家民宅，卻遁相反方向變化，除了曾大屋仍然住有屋主後代外，其他不是變成訪客不多的博物館，就是丟空成爲廢宅，人口以遞減的方式下降。

在變化迅速的香港，這些位於人煙密集的市區的客家村落與宅第，拆卸或改變用途都是不得不如此的事，誰叫香港地小人多？想知道它們原來的樣子，唯一留下的證據就是少數檔案與錄影了。這一些村落與住宅的客家人，都在清初才遷入香港，原來肥沃的平地早已由宋代已經定居的原居民霸佔了，客家人不得不居住在比較貧瘠的地方。其實任何一個客家人的聚居地也是如此，正如我的客家人外婆，她那梅縣故鄉也以山地爲主，而她小時候住的大宅就建在那片山地上。

外婆小時候住在有幾十間房子的客家大宅，她的爸爸，亦即我的外曾祖父是大地主，有財力建大宅、僱僮僕，可是在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解放後，外曾祖父就在土改運動中被政府處決，當然，外婆家的千財萬貫也盡數沒收。這肯定是當時還是妙齡少女的外婆的惡夢，誰想到她的家族在挨過抗日戰爭後，會有更大的禍事在五〇年代發生？這是外婆終身的陰影。在九〇年代，當時讀小學的我與外婆回中國旅行，當我想由旅遊車上拍



下解放軍的照片時，她立刻阻止我，說會給軍人抓走，這自然是她延續幾十年不滅的陰影了。

我對外婆的家族沒有幾多理解，因為後來南逃香港的她與大陸親人聯絡不多，而且她更少在孫輩前提及故鄉的事，所以我根本對她在大陸的過去一無所知。不過現在回想，外婆的家族也甚是威風，在貧瘠的山地可以成爲大地主，還建有豪華大宅，相信必然是經過一番掙扎努力才得來，只是我對外婆家族發跡的故事毫不知情。

對外婆的家族史，我比較記得的就是她童年的大屋，媽說根據外婆所說，那屋有廿多間房間，還未計算廳堂與其他工作間，可是解放後大宅被瓜分，成了安置貧農的大宅院，到改革開放後，哪怕政府發還大宅，不過那時外婆的家人早已四散居住，而大宅最後只剩下在文革中被批鬥成瘋的妹妹阿妙。這間破落的大宅，加上瘋了的婦人，難免成爲日後外婆終生的痛楚。

與梅縣的大宅相比，外婆南逃後落戶飛鵝山下的牛池灣，她與三個子女一直居住至七〇年代末的小型客家排屋就短命逼仄得多了。在七〇年代末，政府在牛池灣村收地興建地下鐵路，那時村中到處重建，外婆的包租公就以區區幾千之數賠償，迫走外婆一家。

喜歡香港歷史的舅父，長大後不斷蒐集資料與圖片，日後在我面前展示他童年故家的模樣，我見到便覺可惜。圖片中那古老客家排屋起碼在清拆時已有七八十年了，根據媽媽憶述，屋是青磚建築，而且橫樑有雕花，要是留到廿一世紀的今天，不就會成爲古蹟嗎？可是在經濟起飛的七八十年代之交，當年的市民以至政府根本沒有幾多人覺得本土記憶與歷史重要。

外婆故鄉的大宅還在，只是入面的記憶早已物是人非，外婆南逃香港後的居所毀滅了，而隨著她在二〇一二年離開，對這座排屋的記憶相信也終將在我媽、阿姨與舅父以至他們的同代人離去後，成爲歷史檔案上沒有幾多人留意的資料。客家人本爲到處移居的離散民(Diaspora)，雖然我知道客家人很重視教育，不過我總覺得在歷代的遷移中，他們有不少歷史記載早已失落。《說文》說「屋」字從「至」，就是人至到某地所止之處，不知道當年客家人建造房子時，有沒有一個永留萬世予後代的願望？外婆前半生的大屋子與後半生的小屋子都是她所寄居，但是到後來，不論屋子存不存在，都只剩下日漸褪色而苦樂參半的記憶，「屋」雖云是「至止」之處，但到底不能把個人的小記憶與家族的大歷史留下。



2 屋

【動】停止。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李綱用之於靖康而宋社屋。

不過記憶自家中靜止中斷，又豈止是我家的悲劇？在每一次社會變動，都有不少人失去維繫於屋子的記憶，他們或是身死，或是被迫流徙四方，客家人在歷代天災人禍中也因而離散，遠離故土。要是屋子是人止息安定之處，那麼不得不由家中撤退，把屋子丟棄，自然是萬不得已的悲哀選擇了。一九五三年政府在石硤尾大火後清拆李屋村與鄭屋村，興建徙置區，一九五七年政府又再清拆深水埗蘇屋村，建成新的公共屋邨，於是三條以「屋」為名的古老客家村落就成為再沒有任何遺物，只剩下虛名，與村民腦海的舊記憶了。

當舊香港在淡出時，英治政府又為了建立香港人的本土身份，在七十年代社會高速發展時，開始保留某些具有民俗歷史文化價值的古跡，如英治政府保留了一些客家村的古老建築：一九七九年荃灣地鐵站興建，地盤附近的三棟屋村村民後代決定遷村，一七八六年開始興建的三棟屋大宅在一九八七年成為博物館。還有二百年歷史的柴灣羅

屋村，在七〇年代清拆後，保留了一幢古村屋，遲至一九九〇年才改建成民俗館。這些建構香港人歷史的文化計劃，自然是為了配合七十年代英治政府銳意建立異於中國大陸、自成一格的香港本土認同政策的一環，但這種透過遺下屋子，進而保留社會歷史的政策，其實暗含矛盾。要保留村民的記憶，保育整條村子，留屋又留人不才是最好的保育方法？但政府志不在此，她只想保留可供自己任意詮釋的大寫歷史，至於村民那私人而幽微的個體記憶，自然不足掛齒了。在這裏，幾幢冷冰冰的客家古宅，見證了公共歷史與個人記憶之間的顛頡周旋，當然，政府規劃的大歷史最後獲勝了。

我想起外婆在牛池灣村居住過的客家大屋故址，現在移民多年的舅父都會在每年年尾回港探親一個月，每次我們都會在他們的故宅原址吃冬至飯。現在大屋已變成三層新式村屋了，每年光顧的餐廳剛好就在大屋原址，媽說是她們三兄妹懷舊的旅程，但故地早已不是原來的一回事，他們見到難免更神傷。

我相信客家人的祖先在當年於離開祖地，與留守故鄉的選擇之中，經歷過很大掙扎，哪怕人可以遷徙，可是田地、屋子，以至它們維繫的感情根本難以割捨。舅父這個客家人，就是很好的面對留守與離開時掙扎的好例子。在七〇年代他們被趕離客家大屋時，清貧的外婆一家徬徨嗎？一定徬徨，只是再徬徨，也莫過於十多年後香港的移民大潮吧。



當中國在一九九七年鐵定要收回香港時，不少香港人大驚，紛紛移民，舅父一家也在八〇年代中離開香港前往加拿大展開新生活。但是我知道離開香港三十多年，舅父還是不捨香港，否則他不會每年回香港探親，愛好攝影的他也不會在香港到處留影，這一切都是不捨記憶的蛛絲馬跡。在四十年前他離開客家大屋時，他斷也沒想過在十年後又要經歷另一次出走，但第二次離開的，卻是更大的屋子——香港這個家。

香港主權移交後，社會愈來愈沈淪了，有很多光怪陸離的荒謬事天天發生。一九九七年前，媽跟我與弟說：「要是回歸後香港有任何動盪，那你不要理會我與爸，往加拿大投靠舅父吧！」直到主權移交後，香港情況不理想，不過也沒有差得要離開，只是想不到二〇一九年開始反送中運動，還有二〇二〇年國家安全法通過，媽又提到移民的事。她說：「要是遲幾年，我或許考慮與爸一起跟泰國通契仔到泰國住吧？」

我聽了大驚，說：

「你們人生路不熟，怎在那裏生活？」

媽立刻安撫道：

「可能只是住幾個月，住不慣就回來呢？又不是永遠不回香港。」

客家人在歷史長河中多番離散，在不同地方建立根據地後，又不得不因各種原因再一次離開，我這一次是很明白這種不斷斷根的滋味了。現在可不是簡簡單單由一個地區搬去鄰區的搬屋，而是要把整個人生大多數的生命與記憶，由香港這間小屋子，搬去另一間更大卻更遠的遠方異國啊。「屋」在古語作動詞用時，可解作中止、停止，當我們把自己的根切斷，搬到不熟悉的異地建立新屋子時，這「屋」是不是代表故鄉生命的生機與命脈開始枯萎、中止？

3 屋

【動】建屋。

《禮記·郊特牲》：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

原來在上古中國歷史有一個說法，祭祀祖靈之地曰「社」，隨著一個王國覆滅，其所立之社自然也要廢除，社不僅不血食，還要被封閉。《禮記·郊特牲》記載上一個王國的社，要在上面建房子，遮蔽日照，以示與天地絕也。因此根據辭典，「屋社」的意



思就是比喻亡國。這個比喻不是很奇怪嗎？想不到屋子除了庇護人們休息，也有一種詛咒之意，而「屋」作動詞時，「建屋」與「停止」兩個意義其實隱含相反的意思，一為建立，一為廢止，這就明白地顯示在《禮記》的「屋社」風俗中。

蘇屋村、李屋村與鄭屋村這幾條客家村落，日後重建變成日後的大型公共屋邨，就是類近「屋社」風俗。推倒客家古宅，重建新式西洋大廈，是表面的變化，但再深究這個歷史的文化意涵，原有客家人的聚落夷平了，搬入來自五湖四海，不同貫籍的人口，這其實就是族群交替的變更。

我不知道外婆在梅縣的故宅究竟是甚麼樣子。直到外婆逃離大陸多年，她再也沒有機會返回她的童年故宅，我想她一定很想重回故地，可是這個願望隨著她離開已不能達成。有時我會想，她住過的大宅，會不會是像福建土樓那一種內向式的屋子？就如我小時候會參觀的三棟屋、羅屋也是外有很高的圍樓或圍牆，而包圍著的中央則是用作家族活動的中庭，這種往內衍生的客家屋子令我這個不外向的人覺得安全。我有時會懷疑客人對時空的流變有很敏感的觸覺，在直流而下的時間河道中，客人遷移的空間都在不斷變動，時間與空間之間構成了互相交織的張力，這種張力轉化成族群向心力，最後

形象化變成客人內向的圍籠屋。

客家人的性格有點像後來出現的香港族群，早已習慣顛沛流離的遷徙生活。外婆在五〇年代南逃香港，她日後既掛念又害怕回鄉。由外婆走難來香港，到我在香港出生時已有四十年，而我今年快四十歲了，我母系這個客家家族自香港定居，兩個時段加起來已有差不多八十年，想不到在八十年後，外婆的外孫，即我，還要再一次面對親人離散與家園毀滅。今天歷史風暴吹到香港，到我想留在香港，卻又怕繼續留在香港這個爛屋子了。香港人與客人正是同樣面對相同的離散命運。

早已消逝的蘇屋村，與早已幾番重建的蘇屋邨都是大眾的居住聚落。在香港，「村」是指村落，「邨」則是指政府興建的公共房子，「村」與「邨」其實只是相同卻異體的字，但為殖民地政府工作、學富五車的師爺卻透過字的不同形體，表現兩種聚落概念。不過翻查《說文解字注》的「邨」條，會發現：「邨，地名。从邑。屯聲。此尊切。十二部。按本音豚。屯聚之意也。俗讀此尊切。又變字爲村。」原來《說文解字》沒收錄「村」字，外地罕見的「邨」是本字，「村」反而才是後起字。



市區中的「村」愈來愈少了，「邨」卻日益增多，但要是考文字學語源，「邨」卻反而才是聚落的起源。現在不少市區中的客家傳統村屋早已在香港史中淡出，但是同樣居住了不少客家人的屋邨卻在市區蔓生。客家人與香港人同是離散的族群，不過族群的生命力本應比外在的物質象徵，如食物、服飾，以至屋子更重要，由這個角度看，日漸繁盛的「邨」比起早已衰落的「村」才是文化生命的源頭，自然是可以明白、有道理的事。

面對一個時代之大變、與前代之斷裂，客家人早已有豐富經驗，想不到現在香港人也需要擁有這份經驗，成為離散各地的族群。我有很多朋友已經或計劃移民，這是歷史再一次重演，在八十年代已經有社會賢達建議在蘇格蘭重建香港，這種離散的滋味，客家人與香港人不無共通之處。讀書時聽過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這是真的嗎？我們能在彼方重建一個小香港，而我們仍然安穩如昔？文化學者史書美認為，離散族群只是一種過渡現象，當族群在異地立足之後，下一代就會慢慢穩定、適應下來，但我想面對離散而記憶尚存的一代，心情應很複雜。當年外婆南逃香港，適應了香港的生活，下半生在這裏定居，但我知道她一直懷念梅縣的屋子，她的孫兒在香港土生土長，在香港紮根，可是假如要飄洋過海，那他下半生會懷念香港的屋子嗎？這種對故地祖屋的依戀與不捨，既是悲哀，同時卻是族群凝聚的力量。

當過去各種傳統村落與房子由香港逝去，或是淪落成冷冰冰的民俗博物館時，我便想起「屋社」這個風俗。哪怕外婆住過的牛池灣客家村屋已經拆卸、幾條市區中的客家村子已被夷平，但我仍然希望當香港這間屋子已經崩壞、族人四散之際，香港民族終有一天會像多年離散的客家族群一樣，在舊日香港的故社倒下之處，再在這間記憶之屋的廢墟上重建一間迄自獨立的新大廈。

哪裏離散，哪裏重建，以此起誓。



作者 簡介

黃可偉



經歷：

香港土著，一九八一年生。二〇〇三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二〇〇七年獲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文學碩士，二〇一二年獲同系哲學碩士。現為自由寫作人。曾出版小說《田園誌》（二〇一六年）及《逝者紀事》（二〇一八年），並將於二〇二〇年尾出版小說散文合集《偽雙城繪圖誌》。

曾獲香港之中文文學創作獎、大學文學獎、青年文學獎；臺灣之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海峽兩岸漂母杯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後生文學獎、桐花文學獎、阿里山森林文學獎、臺中文學獎、新北市文學獎、夢花文學獎、媽祖文學獎；內地之深港兩地短篇小說獎、孫犁散文獎、趙樹理鄉土文學獎、全國海洋文學獎、全國漂母杯文學獎等獎項。

得獎感言：

日暮途遠，日間何世？感謝爸媽及外婆在我困難的境況下多年來一直支持我創作。文中講到外婆家鄉的屋，還有香港的客家村已消失的屋，寫時想到客家祖先離開故地時大抵會不捨，而現在我也感覺到喪失家園之悲了。我始終不憤香港是我的家，為甚麼入侵者在入侵我的家後反而叫我走呢？無論如何，哪怕香港日漸沈淪，我還是會捍衛外婆自中國南遷後定居的這個小城，我深信身土不二的，因為這裏有我的家屋。願天佑我城。



散文·佳作

阿婆著衫

張卉君

「阿婆，我結婚個時節愛穿汝邇件洋裝，好無？」埔里老家，我翻出阿婆紅木衣櫃裡一件懸掛著的嫻縈洋裝，跑進她房間偷偷試穿，意外發現我跟阿婆年輕時身形接近，一件老洋裝的肩線、胸線跟臀圍，幾乎都是我的尺寸，唯有腰線需要收一些，尾寸放長。

我得意地換好洋裝走到客廳，擋在正收看八點檔連續劇的阿婆面前，神氣地轉了一圈：「邇件洋裝恁端莊，我中意，阿婆汝看我穿若衫恁剛好耶！」我調了調領口和腰帶，在阿婆面前搔首弄姿：「汝看，結婚就做得穿矣。」

阿婆揉揉微帶眼翳的雙眼，把我從頭到腳看一遍，彷彿在看時光機裡的自己：「正經，汝穿我後生時个衫若何遐麼剛好！」她端詳著我過於燦爛的青春，眼中滿是驚艷與

喜悅。阿婆的衣服都是請裁縫做的，選好喜歡的布料，樣式自己設計。我喜歡老衣服的堅固、優雅與質感，又多拿了幾件試給阿婆看：「邇兜衫就送分我穿喔，阿婆，我中意穿汝个衫。」這些洋裝阿婆已經近二十年沒穿，客家婦女惜物，這些衣服的狀態還是極好。阿婆開心地笑著：「我孫女中意穿阿婆个衫，我當然恁歡喜啊！汝身材比我高，衫我都有收五公分个尾寸，汝再拿去分裁縫師放長。」我像模特兒走伸展臺一樣，在合院老厝裡走來走去，一會兒面無表情裝酷，一會兒回頭朝阿婆眨眼甜笑，逗得她笑不攏嘴：「汝實在齷，恁三八哪」此刻我朝她展示的不是芳華正盛的「我」，而是曾經美好而靜定的她，和那段有心思裝扮自己，挑布料縫製洋裝的青春歲月。

1. 阿婆的洋裝

阿公早逝，在爸爸當兵時就放棄人生撒手人寰，連媽媽都來不及見過他；阿婆年輕喪偶，獨立帶大爸爸和四個姑姑們，在埔里老家耕田種地，過著勒緊褲帶的清貧生活。有時聽阿婆講起她年輕時的故事，和阿公是透過介紹認識的，也沒有所謂自由戀愛，時間到了便結婚養孩子。老家是公太時期從新竹關西遷分過來埔里的，只聽爸爸提過當時張家在關西也算是望族，卻因為祖先嗜賭，性格跋扈，敗光了家財後，公太只得舉家遷到仍待開墾的埔里，從佃農開始做起，種了一甲多的稻田。直到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



田等農業政策之後，才開始慢慢擁有自己的土地，家境也隨著爸爸、姑姑們長大，離開到北部城市從商、教音樂，慢慢拓展出另一片天之後，遇上七〇年代經濟起飛時期，漸漸累積了一些生活資本。

「遐兜連身裙洋裝都係在臺中個時節尋師傅做個啦。」阿婆回憶起爸爸成家之後在臺中買了一棟「起家厝」，當時她也跟著從埔里老家搬到臺中的透天厝住了許多年，還曾經和媽媽一起到塑膠加工廠當作業員；而鄉下的土地則出租給別的農民耕作，時值號稱「亞洲四小龍」經濟奇蹟式成長的年代，人說「臺灣錢淹腳目」的黃金歲月，爸爸做起了電器中盤商的生意，家中經濟也好轉了起來。每天當爸媽分頭開著車去一些鄰近小鎮的文具行、電器行送卡西歐的計算機、國際牌的電池、床頭音響跟 CD Player 的工作時間，就是阿婆帶著我和妹妹在家，料理三餐照顧我們兩小，做做家庭代工的小時光。當時阿婆的妹妹：我的姨婆，嫁給了一位作西服的裁縫師，也搬到臺中居住，阿婆便透過介紹找到技藝精湛的老裁縫師，用省吃儉用存來的私房錢，自己設計合身的洋裝來穿。

檢視著手中幾件阿婆的洋裝，布料即便二十多年仍十分堅實，縫製的手法工整秀麗，樣式則如同阿婆的性格一樣：溫實不鋪張、活潑卻不花俏，領口不高也不低，露出頸部，卻又不低於鎖骨，恰如其分的禮貌而不拘謹；布料顏色則多半是清爽的白色和米色，少有過於深沈的顏色，也沒有對比撞色的設計。阿婆的巧思多半展露在領口、袖口這些細微之處，有的洋服做小立領，有的則是削肩搭圓領中間縫釦，也有V領搭配交叉領結的優雅俏皮；袖口則有的選花苞袖、即便是常見的袖款也合肩線不過長，顯得精神。

即便無伴長年孤寡一人，阿婆的美仍然如夜合一般綻放著溫婉秀麗的靜美之態，從衣著設計便反映出她獨具一格不願流俗的性情，卻也不追求突出和驚艷之美，在阿婆身上的和諧、溫和與堅持，對事物細微的觀察力和獨特進步的看法，總讓我一次又一次感受到她的處世智慧和獨立堅強。

「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名作家張愛玲說。

這些阿婆愛惜了大半輩子的衣衫，盛滿了各種巨大或微小的悲歡喜樂。抱著洋裝我不禁想像，阿婆勤苦克儉、含蓄慎微的一生，在阿公走後，她可曾向他人綻放、示現自己身為女人的慾望及被疼惜的渴望呢？或是最終，我的阿婆亦如同傳統客家女性被形塑的勞動、刻苦形象一樣，有別於早期漢族社會「富貴織足、錦繡羅裙」的閩籍女子，踏實堅毅的阿婆總是沈穩而步履俐落，即便失去丈夫的依靠，她仍能為子女們撐起一片天，



常對我諄諄教誨：「女人愛有自家个能力，毋愛想依靠男人。」即便如此，想起年輕時辛苦的往事，阿婆有時還是忍不住潸然淚下：「像我就係命母好，遇到無擔當个男人，嫁錯矣人。」

2·藍衫

研究所畢業後因緣際會，我加入了美濃的社區組織開始田野工作之後，才第一次見到客家女子的傳統服飾——「藍衫」。

美濃是一個十分特殊的客家聚落，集村的居住型態以及地形關係，在當地仍保有許多其他地區幾乎已經散佚失傳的客家文化元素，如客語、菸樓、紙傘、藍衫和客家祭儀、伯公信仰及傳統祭儀樂器……等等。由於媽媽是閩籍女子，我僅有二分之一的客家血統，從小接受字正腔圓的國語教育，因此閩南語和客語都說得不太好，客語勉強只能聽懂六七成，講話都不成文。初到美濃工作時遇到社區全客語開會，當下被分配做會議記錄，一半時間鴨子聽雷，卻也因此在美濃客庄快速地提升了自己對客語及客家文化的意識和熱情，如同爸爸驕傲說的「客人魂」在血液中逐漸浮現，對於尋根、過去失落的客家認同——在田野工作中尋回，而其中一項重要的元素便是「客家藍衫」。

在美濃，隨著歷史發展漸漸失落的客家文化是一個嚴重且極被正視的課題。當年著名的「美濃反水庫運動」催生了許多振興客家文化、重現地方價值、展現特殊人文生態的組織與協會，加上多位返鄉參與地方運動的知識份子，讓美濃的客家文化氛圍不同於其他地區，呈現出既傳統又創新、既在地又國際、既精純又多元的新面貌。身在社區工作，很快地便被在地的氛圍所感染。工作中有機會紀錄了國寶級的藍衫老店「錦興行」，那一件件手工量制、形制雷同但紋樣各異的客家藍衫，瞬間吸引了我的目光。然而，充滿歷史感的藍衫畢竟是時代的產物，我能夠靜靜欣賞它們的美和老師傅手工藝的精湛，但卻沒有想過將它們穿在身上。隨著時代的發展，民族的傳統服飾多半只會在文化展演、特殊祭儀時節或重要盛會中穿戴，日常衣著仍以時下流行服飾為主；因此再怎麼驚嘆藍衫的美，當時的我也不會湧現擁有的念頭。

然而，在別的地區看似隆重特別的藍衫穿著，在美濃卻有一群主張「藍衫復興運動」的在地婦女，不僅在特殊時節穿藍衫，平日裡、社區活動中、課堂上，從上市場買菜到上街頭遊行，都穿著藍衫。在她們身上，藍衫的搭配變得多樣而年輕，不同於傳統的黑色大檔褲，少女穿的藍衫反折袖與配色鑲緞有著黃藍撞色的大膽搭配，下半身一件合身的牛仔褲搭起來充滿青春朝氣；而少婦年齡層穿的淺粉紅色鑲緞及淺藍圍巾則顯得端



麗，搭配A字裙甚至是異國情調的飛鼠褲，都有一種特別的風格與韻味。看著過去僅被陳列在博物館裡的民族服飾，卻在美濃這個活力十足的社區活絡地在日常中運用搭配，彷彿創造了這個新世代的藍衫語言，融合傳統與創新，更顯得美麗活潑、多元生動。

於是在某次的活動中，我也被分配了一件藍衫穿上。

第一次穿藍衫的感覺有一種陌生，對著鏡子我依序摸索著脖子上的小立領、鮮黃如蝶的反折袖、粉色鑲緞和碎花圍干，以及領側邊的兩顆布制九眼紐頭，一頭日系淺咖啡色的內彎短髮，搭上黑色鬆垮的飛鼠褲，再穿上我的人字夾腳拖，在午後的伙房穿堂中竟沒有違和感——我瞬間失笑，想起若是阿婆看到我這一身打扮，不知道會怎麼數唸我——但在美濃，沒有人會嘲笑我說這樣穿不可以，我因此得以穿戴著一身傳統與反叛，在異鄉客家庄裡放肆地跟著社區的年輕夥伴們一同遊庄吶喊、甚至為環境運動上街頭遊行，意外地自在。

3．著衫

「阿婆，汝在房間做麼个呢？」在埔里老家，我總是大咧咧地穿過合院，沒事就跟著阿婆的身影走來走去。

阿婆的睡房沒有門，只有一道布簾遮著，我在房間門外伺探，晨起早已在菜園忙和一圈、採收了大把龍鬚菜回灶下的阿婆，房裏正一陣悉悉簌簌地。「我在著衫啦，先莫進來喔！」生性內斂含蓄的阿婆，總是端莊秀美地出現，即便我們再親密，從小跟著阿婆的我也不會見過她袒胸露背的身體。「著衫……著衫，汝愛去哪位啊？」阿婆的服飾總依隨著場合做合適的搭配，即便下田也不邈邈，一件花色活潑的長袖衣服搭配著純色背心。「背心」幾乎是阿婆日常中最常見的單品，晨起時天涼搭著身子暖又不礙手，工作時則有雙口袋的薄背心隨時可以放東西，下身一件合長度的暗色褲——依我的審美標準，這已是可供外出的穿著了，去小鎮上買東西或附近廟宇都不失禮。

但阿婆則不。

她若要出門，或家中有客人，總會回房裡換上自己設計、一樣是找裁縫師量製的長褲裙套裝。在我高中之後，阿婆想念埔里老家的田園生活，搬回來老家住，隨之她設計、訂製的衣服形式也就不太一樣了。我問過姑姑，阿婆為什麼不穿外面買的衣服就好？不也有很多平價又好看的選擇嗎？姑姑們總是笑著說，阿婆很有主見啊，她的審美很有獨特的見解，又很了解自己身材的限制跟特色：個子嬌小、圓身、屁股翹，對布料花樣和顏色又有自己的喜好，所以她總會設計上身短一點、下擺長一些的褲裙套裝，穿起來與



自己的身材剛剛好的衣服，整個人也顯得精神而舒適。所以只要阿婆換衫，我就會巴巴地跟在她屁股後面問，您要去哪啊？我也要當小跟班！

有次跟阿婆聊起在美濃穿藍衫的經驗，向她描述在美濃，有些客家女性現在都還是會穿，阿婆帶著一種疑惑的表情說：「汝講个遐種傳統衫，我曾經看過人家穿，不過我自家無穿過呢。」阿婆說藍衫的年代太過古早了，她出生於民國二十年左右，又不住在客家集村聚落裡，幾乎是沒有印象有看過周遭的婦女們穿，可能只有她母親那一代才有。「在美濃，大齊家曉穿改良版个藍衫，我試著恁好看呢！轉日我假使辦婚宴毋穿白紗，我就做一套新娘服藍衫！」我跟阿婆說好了，結婚登記時穿她的白洋裝，結婚典禮上我要穿新娘紋樣的花布藍衫。

「汝恁古板啊，都穿老衫，哪有人婚禮穿恁樣个？」阿婆笑著指指我額頭，「有麼个關係，自家个婚禮當然愛揀最想穿个衫啦！您就等等看囉。」何況，「放心啦，我生到恁靚穿麼个都好看！」我只敢在自家阿婆面前自吹自擂，純粹彩衣娛親。「汝可莫天下恁樣跟人家講啊，做人愛謙虛。」阿婆假裝嚴肅地說，「不過我比較煩樓，汝男朋友交遐麼多，係愛嫁哪一隻呢？」我們倆相視，哈哈大笑。

4 · 五件七層

直至五年前，阿婆罹癌在我生日前一天撒手人寰，我始終都沒有兌現在婚禮穿著白洋裝的這個承諾。

在她撐著病體辛苦抗癌的最後一年，當時在花蓮工作的我盡可能每兩週開著車橫越中央山脈回到埔里老家陪伴她，知道能相見的時日不多了，總是心疼被病魔折磨得日益消瘦的阿婆。陪伴在病榻上，阿婆已經無力在意著什麼衫了，她鎮日在家穿著棉質的睡衣，有時坐輪椅曬太陽便戴著我為她買的圓沿帽子和刷毛手套——那是我送過她最喜歡的配件，珍惜著常捨不得戴。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後，我們在盛放的九重葛花樹下聊天，我忍不住問她：「阿婆，我假使無結婚，有無關係？」我心裡知道的，阿婆最惦記著她的孫女有沒有人可以照顧，不要像她一樣嫁錯了人，過得那麼辛苦。過往失戀時向阿婆傾訴，她帶著微微的生氣：「佢無顧念汝無兄弟做得依靠，定擺麼人為汝挺身而出？」因為知道她的期待，也就益發愧疚在她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我的歸宿了，遑論當時向她誇下海口說要穿著她的洋裝去結婚的大話。

「無相干个，小君。汝淨愛有能力照顧自家，過得歡喜就好矣。人毋一定愛結婚个。」阿婆沒有抬頭，靜靜地說著。而她沒說出口的體諒與理解，已經讓站在身後推著輪椅的我淚流滿面。



葬儀社建議，依傳統習俗，阿婆入殮時要穿壽衣，五件七層。

深知阿婆性格的姑姑們婉拒了這個安排，我們知道一生對著衫具有獨特美感的阿婆，不會想要依隨陳規，在人生的最後一程亦是如此。因此我們選了她生前最喜歡的一套衣服，陪伴她渡岸，一樣端美秀麗地從容迎向新生。阿婆走後，我們在整理衣物時留下了當時我穿給她看的那幾套舊洋裝，即便沒有人生伴侶，有阿婆的青春和思念相伴，我也能叢生勇氣。

幾年後某個晚上我做了個夢，阿婆身著七彩羽衣來看我，光彩奪目。虔誠信佛的她說，現在她化作鳳凰之身侍奉著王母娘娘，過得很好。

夢裡面我流淚身著那件阿婆的白洋裝，幡然醒悟：阿婆從未說出口的愛，是對我無條件的信心。

作者 簡介

張卉君



經歷：

來自山城埔里，然後愛上海洋。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碩士，現任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董事、鯨豚解說員。曾任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美濃愛鄉協進會研究員、莫拉克災後獨立報導人；曾獲葉紅全球華人女性詩獎、花蓮文學獎、海洋文學獎、鳳凰樹文學獎等，並著有《黑潮島航》（吳明益、張卉君、陳冠霖著）、《黑潮洶湧》、《台灣不是孤單的存在》、《記憶重建：莫拉克新開災誌》等書，年底即將出版《女子山海》（張卉君、劉崇鳳著）一書。



得獎感言：

自小在山城長大，阿婆客家女子勞動勤儉的身影便深深烙印在我的童年記憶中，然作為女子的嬌美，卻極少在山野間展現。阿婆過世之後我繼承了她的幾件衣衫，穿著用來想念她。

一直以來，阿婆是我的信仰，守護著我的平安，也帶給我面對困難的勇氣，僅以此文獻給我最親愛的阿婆。



散文·佳作

雅子小姐上班去

李謙珣

沒有人知道雅子小姐的老家，確切在臺北城的哪裡。

我們只知道，她成長於日本人掌權的時代，從小住在臺北萬華，家裡是豆腐鋪。兒時每一個天濛濛亮的時刻，她都得長途跋涉去取水磨豆，北部的濕冷在她的手關節種下病根，留給少女時期的雅子一雙老婦人的手，從此她恨透了豆製品。

於是她任性地唸完女子初中，畢業後在臺灣銀行做櫃臺小姐，成為令人稱羨的職場女性，二十五歲結婚時，已經是當時的「老小姐」了；丈夫的化工廠在石油危機時跳了票，她帶著尚未滿月的兒子連夜搭了火車逃向南方，告別了上班族亮麗的生活，從此在高雄深根。儘管零碎不全，以上是我所知關於她過往的所有信息。我們還來不及在失智症磨掉她靈魂的犄角前問清。

雅子是我的阿嬤。而我唯一確定的是，她總是日復一日地兜圈，奔波於職業婦女與母親的角色，在銀行大廈與家庭之間完成輪迴。

我出生時她已年近七十，由於早發的失智症讓她變得暴躁，我與她並不親近。印象中的阿嬤對待家人是疏離的，像個青春期的孩子，懊惱不滿的靈魂持續悶燒；她總是在年夜飯時陷入沉默，早早離席；面對兒子與媳婦的盡孝，她似乎並不買帳過於黏膩的愛。

我們祖孫倆的頻率從來沒有對上。也許在兒童的眼裡，不像鄉土劇裡那樣熱切的祖孫關係都顯得失格。事實上，在失智症發作前的日子裡，對於家人，阿嬤是苟言笑的嚴母；伯父與叔叔口中下班回來教訓孩子們的嚴厲母親，讓兒時的我對這個女人感到害怕。

我們最親近的一次互動，深深烙印在腦海。那是雅子偶一為之的微小善意，卻點亮了祖孫關係。小學三年級的暑假，阿嬤從早市帶回一塊磚頭大小，米白色的甜糕。「去洗手來吃！」看著我狼吞虎嚥，阿嬤冷淡的臉孔片刻之間融化。記憶中那甜糕吃起來像



加了糖與堅果的碗粿，滋味極好；然而最深刻的是阿嬤母性的施予，那種終於晉升成被疼愛的孫女的釋懷。直到上了高中，意外在同學的午餐便當裡再次吃到那軟糯的糕點，我才知道那叫「花生豆腐」，是客家家庭裡常見的入菜佐料。而後，我才從父親模糊的印象裡得知，原來雅子除了曾經是日本人，還是個客家人。

未曾聽過阿嬤在家裡說客家話，或許嫁入閩南家族，抹煞客家媳婦的生活習性，而她刻苦拚搏的靈魂，確實像個樣板的客家女子。丈夫因為票據法入獄的數年光陰裡，她爲了躲避債主無法再踏足金融界，只好一邊幫傭，一邊拉拔六個兒子。

儘管身爲母親的角色功能被社會所肯定，生活運轉地如此快速，包括她自己，沒有人有餘裕探問雅子小姐是否快樂。嫁作人婦以後，阿嬤對生活的念想淹沒在孩子與丈夫的迫切需要，與家庭開銷的無底洞裡。婚姻擦去了她的祖籍與人格，可以暫時脫離家庭羈絆的銀行工作也被剝奪。

隨著逐漸成長到踏入婚姻的年紀，我越來越清楚地感受到，阿嬤或許從來都不甘願只以母親的面孔被世界看見。面對家人時的疏離，是不是她對家庭生活沉默的抗議呢？如果家庭限制了阿嬤作夢的自由，那麼我也是幫兇。對於這個女人，我感到羞愧。

也因此到北部念大學後，我會試圖探尋阿嬤少婦時代的生活軌跡；就像是一種贖罪，我想認識雅子除了妻子與母親的身分，是什麼模樣。

雅子小姐，二十四歲，家住萬華，家裡做豆製品，在臺灣銀行上班。我念叨著對這個女人僅有的資訊，在城市裡尋找她生活過的足跡。

從北門站走上地面，七月溽濕的空氣在柏油路上沸騰。臺北街頭曾經是雅子的伸展臺吧？她或許曾經走過歷史博物館的希臘圓柱（當時爲勸業銀行辦公室）；重慶南路上溢出陣陣涼風的銀行，或許曾經安放雅子的外匯櫃臺。我想像梳著緊緊的包頭，穿著套裝與粗跟皮鞋的雅子小跑步趕路；經過轉角的時髦餐廳，我瞥見下班後偶爾帶著兒子們吃西餐、喝咖啡的，那閃耀著萬丈光芒的阿嬤。

晚年的她並未停歇，仍舊持續勞碌，發展出新的日常兜圈。只不過隨著體力逐年衰退，她的生活路徑越來越小，雅子的散步路線萎縮到社區大樓的中庭那狹窄的橢圓，在看護的攙扶下成爲一隻滾輪上的倉鼠。阿茲海默症倒帶她的記憶，阿嬤重新成爲二十歲那年，還在銀行上班的摩登女子。



「唉呀，雅子小姐今仔日也穿這呢水噢，啊妳係欲去佢位？」我用破碎的閩南語問道。

「催，催愛去上班咧……」語音未落，混沌的意識便如睡意般襲來，二十歲的雅子說著客家話。她搖搖晃晃地開啓在中庭的例行巡迴勞動，穿著紙尿褲的背影圓潤地像個嬰兒。

從家庭出發到紛擾的世間闖蕩，然後再次回到一樣令人傷透腦筋的家庭；阿嬤仍舊每天努力地兜圈，賣力滿足衆人對於一個母親與祖母的期待，把自己的渴望擱置於家人之後。我想如此堅韌的她，不論是在自己還是家人的生命裡都是個模範員工。

作者 簡介

李謙珣

經歷：

一九九八年出生於高雄，大學念了五年還不打算畢業，目前正如如火如荼地尋找未來。

〈雅子小姐上班去〉這個故事記錄的是我阿嬤部分的人生軌跡；爲了家人拚搏了大半輩子的她生在照片並不普及的年代，那麼阿嬤硬頸而帥氣的模樣，就交由孫女我以文字留下吧。

得獎感言：

來自世界的善意猝不及防，首先謝謝評審的肯定。接著謝謝我的家人、友人宸薇與孟臻，也謝謝吾愛阿毛，在他離開以後滿腔的愛情無處消化，於是開始化爲文字。最感謝的莫過於關雅子小姐，希望她在南方每天吃飽睡好，日日都是暖冬。



散文·佳作

菩薩低眉

徐滋妤

夕陽沉沉降下，從日出到日落，光影由東向西，切入這座灰暗的城市。

坐落於公路旁的鑄造廠，擺放許多尊菩薩佛像，整齊地面向公路，看顧著各色車輛疾駛而過，由黑暗到光明，再從光亮入幽暗，轉瞬斜光，日夜不斷地循環。

菩薩低眉，祂眼下的世界，貪嗔癡，愛離別，有五毒，有八苦。

夜色疾疾流過，轉眼又是光日，一輛載滿肉豬的貨車例行快速飆駛，車體狹長，每處都塞滿了豬體，活著的、死去的，血腥與污漬，混雜在一片腥臊之中。車輛急速穿越大廈的陰影，直往無盡的公路奔去，由明入暗。

在祂的眼底，這輛載滿生靈的車子即將前往地獄，日夜流轉，祂所看顧的苦痛靈魂，在慾海中浮沉糾葛，不斷輪迴。

轉瞬哀戚。

我不斷憶起每一次行經高速公路的光景，佛陀那充滿悲憫的臉龐。

陽光從祂的左肩流過，隨著光影斜斜轉移，經過頭頂，再來是右肩。

光影慢慢游走，輕巧地在每一個日夜，浸潤佛祖的金身，而我看見在陽光照不進的暗影裡，匿有許多哭泣的靈魂，面容扭曲，無聲的嘶吼。

外公的肉身也許亦夾藏在暗處的縫隙，而我怯懦，或者無情，不忍看曾經陽光活潑的健體，衰敗如破瓦爛屋，長滿刺藤與霉點。



從前，他日日接我上放學，經常開著鏽綠的小貨車，讓我坐上置物的後座，時刻接送。車體後方的光景倒著走，我與他背靠背，隔著一道薄薄的鐵牆，感受血緣的溫度，看著彎曲歧路，震動的時候，景致跳躍，後座的風貌彷彿與時光對抗，逆向而行，推著我走。風極涼，輕刮著臉龐，感覺山水被我兜在懷裡，一同被帶著走。

某次，舉家往山上的別墅圍爐野營，慶中秋，他邀我兜風，讓我跳上後座，他騎鐵馬，逛山丘。沿途風光曖昧，景色如畫，每一次停格都是一幅故事，山林間白霧瀰漫，淡薄的水氣依附在棉絨的毛衣上，我躲藏在他寬廣的後背，冷風吹不進稚嫩的身軀。

幾經彎道，柏油路面幾處窟窿，讓我跌跤摔下，可我沒哭，直挺挺地站著，安靜沉默。一時他如做錯事的稚童，央求我千萬別向家人告狀，於是我重新爬上後椅，踏上返途。回家之後，外婆發現我的小腿肚流下幾道鮮血，皙白的腿映襯赭紅，怵目驚心，但其實並不太痛，我只怕外公被人責備，只得識趣地閉上嘴，無辜搖頭，彷彿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那是一個悠遠的秘密，是我與外公，心照不宣的默契。

更大一點，我學他翹起二郎腿，深黑木製的辦公桌上擺著董事長的名牌，我更故作顯擺，故作姿態，將沒點燃的煙夾在食指與中指之間，假裝吐納。

「我是董事長喔，你，被開除了」擺了擺手，示意要人退下。我神情驕縱，句句囂張，而大人只是笑罵，說這小孩行啊，還沒成了老闆，倒先學會了如何對付人。

也許狂傲基因深植於此，同時展演在相似的喜惡上。外公極嗜酸辣鹹香，客家菜的身世，普遍重油鹹，香醇絲瓜湯配上醃生薑，蘸些醬油，他往往可以落肚三五碗飯；他極愛的還有薑絲炒大腸，熱鍋後豪邁下放大把薑絲，陣陣噲香撲面而來，爆炒時肥腸油香四濺，起鍋前噲一勺白醋，風味酸香鮮辣，瀰漫在整座廚房；有時拜完祖先或阿公婆剩下的魷魚乾貨及豆腐干，經過外婆的手藝，被片成薄長的方形，或剝碎，或切絲，再佐以蔥段及拍蒜，便編織成一盤鹹香味佳的客家小炒，鮮味融合炊飯蒸騰的香氣，就是家常熟悉的滋味。

自幼耳濡目染，我同樣偏愛調味濃郁的菜餚，酸鮮的鹹菜白肉湯更是令人心醉，偶



爾，外婆會加入醃漬過的福菜，一同入湯，賣相繽紛，滋味豐饒，湯品的滋味繁複而細緻，層層疊疊，挾藏著許多故事。常常一碗酸湯，便能配上好幾碗白米，外婆看我囫圇的吃相，總說我像外公，日後成人，必定性烈驕滿，敢愛敢恨。

時光流過，幸福年頭轉瞬溜走，青春剝去宿主，換了個殼，從他們身上流轉，於是我們成爲年輕的載體，被追老的人們，髮色漸淺，皮肉越發鬆弛。

幾年以前的離島之旅，外公腹痛不已，連忙搭機回本島，卻需割去胃腸，安裝人造口。體內的零件，日益衰敗，漸次失去功能，又或是吃了治癌的實驗新藥，罹患帕金森氏症，腦袋不正常放電，亂吐舌頭，滿地便溺，扶著拐杖走，亦常跌倒挫傷，豔紅的血自他眉角滲出，血絲嵌入老皺的皮膚，成爲一條條，支蔓旁生的悲傷河流。

療傷時，他額上的一針一線，彷彿縫紉起過往的光輝，繫回他金燦的榮光；當穢物沾滿床鋪與地面，我以消毒水一遍一遍地拖，清水一桶一桶的換，還他一副尊嚴，還他一身整潔。

回憶年久失修，他早已遺失自己的名姓，但仍記得我的小名，偶爾的親暱召喚，總讓我心頭一驚。衰敗的身軀，躺在幽暗的房中，夜燈森冷的割開一隅白光，他低聲的呢喃，傳來陣陣憂傷。

因爲害怕，於是走避，於咫尺應諾他的呼喚，卻不願靠近。假以失真的揣測，病中老人不過是自己臆想中虛構的角色，漂浮的詞彙絆纏不安的走步，那不是記憶中淘氣調皮，要我堅守承諾的外公。

將思緒翻覆對折再攤開，時光所書寫的字跡被生活暈染，模糊的記憶扎得人渾身刺痛。日子浸泡於老病死與愛離別之中，任憑何種方法掩飾，皆無法被視作幻境，衰老與疾病，帶來陌生和距離。

有時，在繁星閃爍的夜晚，我會偷摘一些光亮與勇氣，兜在懷中，輕聲走入冷黑的臥室，將光明輕放在外公的枕邊。

空氣瀰漫著藥水與腐朽的氣味，像細密的針，不時螫刺我每一種感官。當看見他胸



口伏動，容顏靜好的瞬間，驚愕與隔闕卻頓時煙消雲散，我輕撫他光潔的額頂，感受血液的長河在他體內奔湧的脈動。

宛如蝶翼輕撲，他的睫毛輕輕的顫動，我又難以遏制的想起，身而為人，不論多麼努力，終將逃病與死，夕陽之下，佛像充滿悲憫的臉龐，掩映著金燦的光，高遠的天空雲朵飄忽，霞光滿天通透，斜光流轉，祂慈悲的面容，忽暗忽明。

陽光從祂的左肩流過，經過頭頂，再來是右肩。

載滿生靈的幽冥車輛依舊疾駛而過，直奔無盡的黑夜，所有人都是待宰的肉豬，擠在壅塞的車廂內，等待死亡，等待救贖。

光影慢慢游移，輕巧地在每一個日夜，浸潤佛祖的金身。

菩薩低眉，度母為淚，當淨水遍灑大地，我虔誠頂禮，祈願轉瞬莞爾，再現黎明。

作者 簡介

徐滋妤



經歷：

桃園人，現就讀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碩士班，育有兩貓，準備畢業中。

曾獲中興湖文學獎、桃園縣文藝創作獎、吾愛吾家徵文首獎、全國祖孫生命故事徵文、全國徵文「夢想，在電晶體之間」、元智文學獎、國北教文學獎等。

詩作曾收錄《吹鼓吹》詩論壇，作品散見於《幼獅文藝》、《華文文學與文化》等刊物。



得獎感言：

完稿的時候，外公尚在世，病榻上他鎮日倚著窗邊與繁茂的綠葉相伴，以呼吸器圈養微薄的生命；收到得獎通知的時候，他頭七剛過，前夜才替他誦咒祈福。

出於私心，其實我曾經祈禱，若是寫給他的這一些字，能夠成為榮譽，贈與他喜樂，博得他一己之歡，該有多好。然而揣度終成，故人已去，但我深信他九泉之下，必然聽見我不懈的祝禱與祈福，以及這遲來的光耀。

謹以此文紀念我的外公，張新宏先生。

容我在此，向您深深叩別。



後生，客家語，這個詞彙指的是年輕。後生文學獎，顧名思義是一個年輕人的文學獎。年輕人有創意、熱情和理想，對事物看待的角度也不一樣，我們從今年參賽的作品裡，看到了後生可畏，推陳出新與潛力十足。

本次散文組評審，由知名散文家林文義老師，享富盛名的路寒袖老師，以及我三個人共同擔任。我們從初選挑出來的十二作品當中，逐一討論，發現三人對於好作品的共識度非常高。首獎作品「在夏天開的花」，以眾人共有的大瓦厝賣出之後，拆屋在即，回去整理收拾，深怕遺漏了什麼似的，逐一勾勒出大瓦厝的客家記憶。對客家纏花的製作，描述獨到，款款深情，加上流暢的文筆，獲評審一致肯定。

優選作品「屋」，作者用「屋」這個字的三個解釋，娓娓道來客人對「屋」的情感，文字樸實，敘述一個真實的故事。從大陸碰到土改，從香港遇到經濟開發，屋，彷彿變得流離失所。對照香港今日的處境，寫出了個人，乃至客家聚落的變遷與無奈，筆下流露真摯之情。佳作三篇中，「阿婆著衫」寫出阿婆惜物，對穿衣的不苟，與祖孫之間互動家常，流露真摯情意。「雅子小姐上班去」，描述手法將時空錯置，阿婆晚年生病後境況，改變生活路徑，彷彿在荒唐中看見作者與眾不同的心思。至於「菩薩低眉」，用凝鍊文筆，寫出滿滿親情，值得喝采。

臺北市政府客委會辦理後生文學獎，激發了年輕人對客家的認同，寫出生活周遭真情故事，彌足珍貴。

小品文

首獎 河的顯影

劉承欣

優選 抹草

張弘政

佳作 天公落水

陳凱琳

佳作 阿信賣魚的地方

曾若涵

佳作 燒樵洗身

黃滯緣

賞評

張典婉





小品文·首獎

河的顯影

劉承欣

她低垂著頭，毫無防備的模樣，讓人不知如何下手。撥開深秋枯黃的髮，我將雙手搭在她僵硬而又脆弱的肩膀，沿著經絡，慢慢摸索，直到抵達後頸上的痣。指腹從那裡出發，一邊思忖力道輕重，一邊向兩側游移。彷彿行走於深谷中窄小危脆、覆滿苔癬的棧道，呼吸之間充滿濕氣，內心忐忑不安，卻又鼓舞自己繼續前行。總是不由自主的害怕，是不是再用力一點點，就會不小心踩破疼痛的界線——雖然我知道她善於忍耐。

第一道紅痕出現在她的身上時，我的心裡起了異樣的騷動。不知道該偏過頭不去看，或者用力鑿開更多秘密，讓淤積於肉身土壤底下的故事，如伏流汨汨宣洩而出。

我像個懦弱的水文地質學家，發現被掩藏的渠道，卻憂懼水的痕跡，隨著我的手勢

一路蜿蜒。但不知為何，我沒有停手。一下、兩下、三下、四下，用錢幣充當錘子，考掘風化的肩頸與赤裸的背。當無表情的岩肌慢慢長出隱形的水系，午後房裡凝滯的空氣，彷彿也開始有風吹動。

因過於緊張而濡濕的我的手指，撫摸母親身上不斷分岔蔓延的河，思索這些日子以來，她究竟吞下了多少祕密？所有說不出口的事，似乎都沒有消失，寄居母親身體各處，讓她的腳步變得沉重，讓柔美的曲線逐漸僵硬、變形。

母親想隱藏的是什麼呢？是不是又一次她勉強自己到田裡種菜，但發現身體已不如以往強壯，無法再次完美扮演，客家女性堅毅的形象？或者幾十年來手持鍋鏟，用美味的菜餚餵養家人，如今手腕肩膀如插玻璃碎片，害怕丈夫、孩子從緩緩走味的料理發現，她豐美如沃土的背脊，在歲月中反覆出痧，逐漸不再挺立如昔，相反的，更需要親人們的呵護與扶持？

午後沒有開燈的房間，憑著對外窗流入室內的微光，我一邊為母親塗抹乳液，一邊用隨手取得的硬幣為她刮痧。房間瀰漫著一條根、大七厘等藥膏混雜的氣味，若近若遠，



濃郁刺鼻。好像有什麼壓在胸口，讓人喘不過氣。

網路流傳的健康報導常說：錢幣不是適合刮痧的工具，但母親的生活往往無法追究正確與否，總是就地取材，能夠稍稍卸下負重，彷彿就已足夠。我當然知道，母親的皮膚不是彩券，用硬幣刮著她的皮膚，是不會中獎的。我只是想知道，究竟該如何才能刮出那條她會吞下的河、那深入骨髓的焦慮？

隨著手勢的反覆移動，顯影的水系，已氾濫成爲一片紫黑的流域。我知道應該要停手了，卻不禁想要更用力一點，讓勉強自己沉默的母親，不得不叫出聲音。希望她記得此刻的疼痛，能記得休息。但那樣的手勢，好像也在懲罰我自己。

「感覺好一點了嗎？」我拍拍她的肩膀，從背後輕輕抱了她一下。仍然虛弱的她沒有說話，只是用稍稍恢復晶亮的眼睛，靜靜地回我一個微笑。

倒了一杯溫水給母親喝，我繼續用手幫她把背上的乳液推平，推著推著，漸漸感覺口渴了起來。

作者 簡介

劉承欣



經歷：

臺灣師大臺文博士生。常覺得世界是一團迷霧，不能輕易爲人所理解。不時提醒自己慢慢行走，細細聆聽，親愛之人未能說出，但卻重要的聲音。

得獎感言

這篇文章是幫母親刮痧，不經意翻攪而出的心音。關於母親在我生命留下的痕跡，總是欲說還休，找不到適切話語，表達那樣矛盾的心情。想對母親說的話很多，但最希望的還是她健康平安，讓我可以一直一直說給她聽。



小品文 · 優選

抹草

張弘政

迷信是股濃郁的草味。

童年的前院裡種滿香草，看似乾枯的硬枝上，散著一簇又一簇的綠葉。厚實的葉片上佈滿了白色細毛，清晰的葉脈網狀生長，隱沒在鋸齒邊緣。只要微風揚起，陣陣迷信便會撲鼻，濃郁得讓童年點滴都被掩去。

問母親這是什麼草，她只會用客語稱之「抹草」。問她國語怎麼說，猶豫了半晌，勉強擠出「艾草」一詞。父親卻在一旁搖頭，說艾草不是這副模樣。

母親說，這就是客家人的艾草。

即便佈滿前院，「抹草」生長的速度，仍舊敵不過摘採的需求。母親總是把攀下的抹草曬乾，一絡一絡的細心捆起。傍晚，我和母親會一起浸在抹草水裡。抹草和我一樣耐不住熱，斷片成一角又一角的方塊。母親卻像捨不得燒暖的池水，總是拉著我，來回數過一遍又一遍的十。直到汗珠從額間緩緩滑落才甘願起身，彷彿體內的髒污與邪氣都因抹草受到淨化，凝結成汗水排出。

毫無邏輯的儀式令父親嗤之以鼻，他抱怨著母親過於嗆鼻的安心；嘲諷著母親身上沾滿慰藉的碎片。女人的恐懼全然來自過於敏感的體質，靠著吸食無名的香草，鎮定焦慮的妄想與心音。

母親從不辯解，也從未向父親提起從膝蓋蔓至根部的爪痕，以及無故出現的青瘀和紫斑。夜裡偶爾能聽見幽魂折磨的聲音，哀求混雜著呻吟與低鳴，迴盪在滿是香味的微風裡。母親的歇斯底里幾乎逼瘋了父親，妻子的憔悴與懼怕成了否定男人尊嚴的證據與罪行。

情況越發惡化，庭院的香草便越發茂盛，抹草彷彿受到苦難的滋養，寄生於畏懼之



中，控制著母親灌溉、除草、採摘。

三年級的香包課程，我暗自揣測，母親正是被「抹草」迷了心竅，若能讓見到真正的艾草，或許母親就能止住不停顫抖的身子。藏起一株乾燥艾草，卻被老師逮個正著。從學校返家的父親勃然大怒，揮舞著工具想把過度茂盛的信仰剷除。母親哭著央求父親，向不懂客語的父親再三保證，放眼所及的盎然全是艾草。

「那不是艾草。」當我描述艾草的模樣，絕望從母親的瞳孔溢出，緩緩滴落在過度豐饒的庭院。隨著父親的鐮刀落下，濃郁的迷信散著汁液，噴灑在三人身上。

隔年春天，因車禍離世的父親才剛入土。抹草像是從根部感應他的缺席，恣意地開始在曾經出現的角落生長。我試著像過去把枝葉摘下，母親卻出聲拒絕。那年的端午，我第一次看見抹草開出一束又一束的紫花，隨著清風搖搖擺擺，像是對自己終於完整的生命感到欣慰與鼓舞。母親的迷信也終於停歇，她說都要歸功於父親在天之靈的庇佑。

退伍那年的春節，我反覆夢見自己困在狹小的廁所隔間。S腰帶上的金屬扣環來回在手腕上刨出一條又一條的血痕。抵在嘴裡的步槍扣下板機，子彈卻玩笑似的從底部竄出，我的肛門滿是鮮血。

驚醒的我四肢滿是掙扎的抓痕，一路延伸至根臀部。母親摟住蹣跚出房門求救的我，說我也被軍隊的髒東西「冲」到。

母親燃起乾燥的抹草，在我身上來回燻烤，濃煙嗆得兩人無法止住淚水。
時隔數十年，母親提起了過去的對話。

「你說這不是艾草，那它是什麼？」

「抹草。」我用著不甚精準的客語說道。「記得它是客家人的艾草，這樣就夠了。」



作者 簡介

張弘政



經歷：

一九九六年生，水瓶座，阿婆姓范姜。

得獎感言

聽見我靠抹草拿獎，媽先是大笑，又嚴肅地問，難道只因爲抹草聽起來「有夠客家」，才有幸得獎？

爲此，正計畫把禮券撒在客廳好要求母親尊重作品。開玩笑的，我還得用禮券支付擦撞的賠償金。



小品文·佳作

天公落水

陳凱琳

午休被一場雷雨吵醒。
我跟她同時起床。

簷溝接滿雨水，順著鐵皮的波浪皺紋往下，形成一道小瀑布。佔據屋簷的四方。簷下曬著的衣物才半晌功夫，已經濕透。土角厝的四面被雨水沖刷得直震動，裹著泥塊的薄牆裡依稀聽見被震碎的土塊。靠東邊的那面牆，已經脫落許久，裸露在外的竹片彎曲，繃不緊兩座侷促的居室。

她在門檻內穿雨鞋，聽著雨落的節奏，加快速度將褲管塞進雨鞋裡。頭頂不變，依舊包著花布和斗笠。

問我，「妳阿公矣？」
「既經先去矣。」

那是交檳榔的第幾週了？數不清。印象裡從梅雨季節開始，到熱對流最旺盛的酷暑，都是交檳榔的季節。也是我們一家：阿公、阿嬤、爸、媽、妹、弟，有時還加上北部回來過暑假的堂哥們，耗上數個月的「家庭工作」。有些家庭人口少，作業時間得拉得更長；但鄉下有個好處——彼此換工、相互幫忙。

今天不是交檳榔的日子，只是檳榔期裡的日常。

暑氣炎熱，正處於旺盛生長和採收時期的檳榔最怕缺水。檳榔園主要是由阿公阿嬤打理。早晨，阿公都會先到田裡淹水，午睡睡醒後去巡田水，沒意外的話大概半日時間就能將六分的地淹好，週末再迎來新結果的檳榔。

可雷陣雨往往來得突然，阿公很難能在夏日的午後睡足一個午覺。



阿公前腳剛走，阿嬤就跟著醒來。

穿戴衣物時總看著落雨的天空，哀嘆著，哼唱著一首低淺的歌：天公哪落水唷……有時雨來得太急，簷下衣物來不及收，她就大聲吆喝著我一起幫忙。她收下衣服，丟在我身上，直到我看不到前方的路為止。

夥房宗祠外的三角天公爐有一個自己安住的小天地，而那天地也常因急雨積滿了水，從四個角的圓孔洩下急流，與屋簷的四角同步。她看著轉眼就要淹滿的天公爐，會喊著，「緊喔，落雨矣，天公收入來。」

「就佢落矣。」我回應，接著就是討打。

衣物掛在簷下打橫的竹竿上，左右打上結，就是雨天最好的曬衣場。但天公這會的雨下得有點大，潑濕不少衣物不說，年久失修的土角厝也因雨水而沾上濕氣。

地上沒有所謂的地磚，牆上也沒有油漆，居室裡，只是凹凸不平的水泥。水泥縫裡，藏著腳從外頭帶進的雨水。屋裡不用脫鞋，當然雨一來就更加泥濘不堪。

阿公走後幾年，家裡還採了幾回檳榔。

後來爸爸把檳榔園改成香蕉園。數年以來的「家庭工作」日結束了，暑假不再充斥檳榔的氣味和園裡的泥土。也終於不用在雷陣雨中來回看天公的臉色。

土角厝在阿公離世前拆除改建，成了簡單的兩間磚房。作為夥房的「左護龍」是有些突兀的，可總歸方便。往後大雨縱使潑進簷下，也不擔心；地面鋪上地磚，牆面漆上油漆，都成了一種新的家的面貌。

不變的是，祠堂外的天公爐總會被阿嬤放在心上。

一落雨，她就會記得，「緊喔，落雨矣，天公收入來。」

阿嬤離世前，夥房又有一次最大的修建。舊瓦修補不易，考量經濟和住宅需求後，



決定在屋簷上加蓋鐵皮，不美觀，卻是村裡多戶人家最便利的選擇。
幾年後，我們搬離夥房，各自成家。

「天公」不用再擔心落雨了，它被安然地置放在夥房延伸而出的鐵皮下。
經年往後，繼續聽著自己所下的，滴滴答答的雨聲。

作者 簡介



陳凱琳

經歷：

長篇小說《藍色海岸線》獲屏東縣作家作品集寫作計畫，並於二〇二〇年八月出版。非虛構小說合集《曙光——極東秘境馬岡回憶錄》獲文化部青年創作獎勵作業；客家左堆魔幻短篇小說合集《藍之夢》獲國家文化基金會創作補助。另曾獲吳濁流文藝獎、後生文學獎、教育部閩客語文學獎、中興湖文學獎等。

得獎感言：

家的形式會因為時間而改變；成員不同、關係不同。歲月輾轉中，也總會不小心遺失許多美好。但不論物換星移幾度秋，信念，都會被留下。

「天公」，便是她常掛在嘴邊、心裡信念。



小品文·佳作

阿信賣魚的地方

曾若涵

我會遠遊至另一個太平洋岸城市。

當初把自己包裹起來寄送異國，不受血緣與情感束縛地生活了幾個寒暑，以為如此便能暢快地呼吸、自由地吶喊。我用日本語處理公文，用稍謙恭的敬語與鄰居交流，用異於過往的行事邏輯填滿每一分鐘，用櫻花與銀杏鋪設上下班的路線，仰頭迎接每年冬天的初雪。也如同許多日劇的主角一般，下班之後，開啓一罐啤酒。

然而，研究室的窗外，就是熟悉的海岸，深邃蔚藍。只消走出文學部研究棟，越過眾聲喧嘩的操場，翻過長堤，就能觸摸到沁涼的海水。那黑礫砂的質地、碎貝的平滑、卵石的大小，都像極了花蓮港到南濱一帶的童年。經常在工作遇上瓶頸、大腦糾結的時

刻，轉頭望向窗外，淡鹹的海風拂上面龐，伴著風聲，如同母親捎來了音信與叨語。

事實上，母親極少關切我在三重縣津市的一切。她是個不擅表達情感的傳統客家婦女，我也經歷過母親每日頻繁來電、幾近控制的時期。曾經期待手機不要再響起，後來也真的如此。以為自己已然愛上遠行、樂於感受孤獨，卻在每次踏查古蹟之時，忍不住在某個片刻或某座城隅，將母親的身影疊進視野裡。彷彿她正陪我參拜伊勢神宮、一起在古道巡禮，或者一同經歷了江戶時代某次慘烈的戰役。

每當有人問起我的工作地，我總是詞窮，不知該如何說明這個位於名古屋以南、奈良以東，既不是關西亦不是關東的城市。名產是松阪和牛、伊勢龍蝦，但肉品不能帶回家鄉，我的存在難以分享。最後乾脆以「名古屋附近」來搪塞，名古屋至少是個耳熟能地名，我到底流浪何方，漸漸不再重要。

一天午後，母親忘了女兒在日本，直接撥打手機號碼。我望著國際電話，遲疑片刻，仍是接了起來。



「你現下在哪位？在上班係無？」
面對母親一如既往的提問，我不假思索回答：「我在研究室，我在津市，就是伊勢灣旁邊的津市。」

「津市，係哪識去過，毋過係知。」
我很訝異：「媽你知道在哪裡喔？」

電話傳來雀躍且自信的語調：「就係阿信賣魚仔个地方啊，你不記得囉？仰會恁無頭神哪！」

瞬間一陣鼻酸，眼眶湧出淚水。原來離我最近的，是那失智的母親，她是唯一確切知道我身在何處之人，母親始終等在我出發的那個太平洋岸，不會離去。是啊，我在三重縣日日凝望的海岸，不就是阿信後來經商賣魚的地方嗎？

於是，母親用多年前親子追劇的美好記憶，將遠遊之人，喚回了家鄉。

作者 簡介

曾若涵



經歷：

花蓮人，畢業於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曾旅居日本仙台市、津市，現居嘉義縣民雄鄉。教書為業、逗貓為樂，喜歡觀察人群，樂於聽取故事。曾獲南風文學獎、西灣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後山文學獎等。自認不是創作咖，但保證是個讀書人。

得獎感言：

與父母一直保持著又近又遠的距離。同住時，心在遠方；遊走他鄉後，卻心繫家人。埋首公務的日子裡，瞥見後生文學獎徵獎，驚覺自己快不屬於「後生」行列，想起家中的客語情境，情緒翻湧，凝結成文。感謝父母及身旁的朋友，感謝評審。



小品文·佳作

燒樵洗身

黃滄緣

在七歲之前，我們還住在奶奶家的三合院裡，因為奶奶家在田中間，要安裝天然瓦斯並不容易，瓦斯桶價格昂貴，加上熱水器的使用機率也不高，因此用廚房裡的大灶燒熱水洗澡，便成了我們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在大灶的旁邊，經常堆砌著曬乾的稻草與乾樹枝混合的稻草捆，那是用田裡稻米收割後曬乾的稻草所製成的，奶奶家後面的竹林裡，若有自然折斷、日曬乾燥的竹子，也會是很好的燒柴。

將大灶上的水龍頭打開後，注入一家人洗澡所需的用水量進大鍋裡，在磚砌的大灶中有一個特別設計的小洞，那是放火柴盒的地方。拿起大灶旁邊的稻草捆，放進燒柴的入口處，再拿起火柴盒，抽出一支火柴，在盒邊有灰色的地方劃一下，黑黑的木棒頂端便燃起了小火焰，要趁火焰燒到手之前，趕緊將起了火苗的火柴丟進稻草捆裡，技術好的話，整個稻草捆就燃起了火團，可以繼續加柴火，若技術不好，那就得再拿一支火柴再重覆點燃火苗，直至火焰燒滿整個大灶的空間。看著長輩在生火後即會關上灶上的小鐵門，依樣畫葫蘆的我，久了也就這樣學起來了！燒柴的聲音嘩嘩波波，當灶門燒燙的時候，一定要記得拿另一個薪柴將小鐵門往上輕抬後，再將燒燙的小鐵門打開，以避免燙傷！

看著鍋裡的水從平靜地水面直至水波翻騰，該是停下添柴火的那雙手的時刻，緊接著就是大喊一聲：「好洗身咧！」想要洗澡的人，得趕緊拿著水桶，用大灶旁邊的「瓠杓」，將熱水舀進水桶裡，勺子裡的熱水倒入水桶的那個瞬間，白白的水蒸氣往上飄，倒入水桶中的涮涮水聲，內心竟有種說不出來的滿足感！將盛好足夠水量的熱水提至浴室後，再調和冷水，一天的疲憊就這樣被水洗淨，甚是幸福！

社會的進步，現代化的設備，早已取代這樣繁褥的過程，只要水龍頭一轉開，蓮蓬頭下不一會兒就有熱水可以沖澡，有浴缸者甚可泡澡。因租屋處的瓦斯管線問題尚未解



作者 簡介

黃瀟緣

經歷：

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畢，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碩士班進修中，因求學、就業，使得客語用進廢退，「係一個想搵客語講轉來个客家妹仔」，並期許自己碩班畢業後用不同的方式繼續燃燒社工魂。

因為租屋處瓦斯管線的問題而無法取得熱水，於是用電晶爐把水燒開，提水洗澡。跟男友分享了這樣的情況，男友使用客語回我說：「妳燒樵洗身啊？」，頓時想起小時候在三合院的生活，因而促成了這次創作的主题。趁著還夠「後生」，便提起了勇氣投出了稿件參加比賽。

決，暫時無法使用瓦斯熱水器，不免讓我想起還住奶奶家「燒樵洗身」的情景。那時候洗澡雖然工序繁複，但以現代人的眼光再來看當時，除了就地取材也節省能源，更看得出奶奶與父母執輩勤勞、節儉的特性，即使在我七歲搬出奶奶家的三合院，叔叔家也改建成洋樓式的透天厝，瓦斯桶、熱水器也已俱足，但是仍可以看見大灶燒著柴火，灶上的鍋裡也有燒好的熱水的景象。叔叔告訴我說：「怎樣較省電、省瓦斯啦！」

正在用電晶爐燒著熱水、滑著手機等水燒開的我，頓時覺得自己正在進行著現代版的「燒樵洗身」，縱有些許的不便，但卻也喚起我在三合院裡滿滿的兒時回憶呢！



得獎感言：

在撰寫論文水深火熱之際，收到得獎通知真的很驚喜也很激勵！第一時間想到常常叮嚀我們「愛講客」、七十歲才開始讀書學寫字的奶奶！「阿婆，得獎咧！感謝您一直在天頂保佑偲俚！」初聲試啼，謝謝評審青睞！

小品文 · 賞評

張典婉

今年後生文學獎小品文來稿數量仍是此次文學獎中，超越以往的踴躍，寫作風格比歷屆都成熟多元。

河的顯影無疑是評審們一致認同的首獎，借著替年邁母親推平乳液情境，如此文學語言書寫母親在客家村裡奉獻，歲月流動，文字優美是極具閱讀能量的小品文。

抹草一文也是從客家生活取材，兼具生命經驗的書寫小品。從家中漫長的抹草淨身到告別儀式中的客家 DNA。燒樵洗身亦是取材童年長輩生活記憶，長輩們勤儉持家撿柴煮洗澡水離都市生活如此遙遠，在大灶邊，混著曬乾稻草和乾樹枝的香味，農村生活情境，寫出了三合院大灶燒水舊時生活。



天公落水在題目及寓意都是書寫農村生活比對的情感，午
后一陣雷雨，打醒了農家人照顧農作物損失的心急，淡淡舖陳
了午後急雨落在土角厝丫公丫婆家，如此鮮活又有些濛濛輕輕
般的哀愁。

阿信賣魚的地方，也是上乘小品，敘述了在異鄉，失智母
親忘記女兒遠在異地，卻又無比眷戀的濃情。

評審們覺得後生文學獎鼓勵年輕創作者入門，已頗有氣
勢，來件作品越來越多元，情感書寫逐脫誰刻板印象，呈現了
客家文學城市風貌。我們期待作者們下一回的作品。

短篇小說

首獎 有時有日
優選 作齋
佳作 一顆玻璃菜
佳作 藍衫
佳作 在路上
賞評

夏意淳
張弘政
江馥如
陳凱琳
吳品儒
王幼華





短篇小說 · 首獎

有時有日

夏意淳

從高雄搭火車到苗栗，再轉搭新竹客運，姜遠一路搖晃到大湖。

天空是鉛灰藍，夏天的餘溫仍存，雖然就快要入秋了。姜遠提著沉重的行李沿著南湖溪邊走，才走一小段路就微微泛汗。母親幫姜遠買了一盒餅當伴手禮，盒裡底滲出一圈油漬，古早味的肉餅沿路飄香。姨丈家在一條窄窄的小巷底，沿路田地零星散布番石榴、花生和菜豆，一路蜿蜒，風翻過野草，新耕的土地，腥涼的氣味直撲而來。

姜遠一邊走，一邊回想，退伍後這一年半應是自己人生中最複雜的一段時光。關於啓程與未知的變化，生活的重量，錯雜的人生氣味，幾乎都濃縮進這一年。

年紀還小的時候，姜遠就知道自己不善讀書，本照規畫早早丟棄書本，想早點進職場累積實力。姜遠覺得自己運氣不好，在百業興盛的八〇年代，工作卻諸多不順，逼得他只好重拾書本考大學。那些青春期以來就極端厭惡的書本，對已過二十歲的姜遠而言，此時卻成爲爲一條可以帶自己去遠方的路。

務實的父親當然是反對的：「村裡沒人念大學，人家高工畢業的去電子工廠都賺到錢，爲什麼你就這麼麻煩？」

母親明著說沒錢幫姜遠繳補習費，要姜遠自己讀。

「不然去苗栗好了！」母親建議姜遠去苗栗大湖鄉的小姨家住，準備課業並避開與父親的爭吵。出發的前一晚，父親因爲不願意見到他，早早出門到廟邊與人下棋。姜遠默默整理沉重的書本行囊，適有一陣輕微地震發生，房裡燈火搖晃，光顫珠蹦，彷彿有某種暗示藏在那搖晃的裂縫之中。

從車站一路走來，姜遠發現大湖幾乎沒有甚麼工廠，因爲是山城，田地狹窄，面積也都不大。一眼望過去，感覺正在種些甚麼，但有許多農作物，姜遠一時也認不出來，對姜遠而言，這些田地彷彿是謎，尚不知未來。



姜遠想起小姨結婚時，母親心中有深深的擔憂：「只有一兩塊荒田，兩人吃得飽嗎？」

姨丈是個老實人，醬色的一張瘦臉，窄窄的下巴，然眉頭異常的寬，初見時覺得有些奇怪的長相配以宏亮的聲音，說話口氣自然的親切，讓人很快就會產生好感。瀟灑的姨丈在工業區繞了幾年，結婚前才回鄉轉作農人，父母都不在了，祖傳田地之前是荒廢的，還不清楚要種甚麼好，晚婚且沒有小孩的夫妻兩人住在偌大老舊的宅子裡，活得左支右絀，破綻處處。對未來的發展，姨丈他們應有比自己更大的焦慮吧，姜遠心裡這樣想。路越走越窄，兩旁蘆葦微略撩撥姜遠的衣角，他也無心避開。

姨丈家到了。

姜遠進到三合院，院埕鋪著密密細細的方塊紅磚，間有幾塊受潮浮凸，幾扇灰灰薄薄的木門在歲月中微有裂痕，春聯上「迎春」兩個字寫得剽悍，沒有硃紅，暮氣沉沉的兩個委頓黑字，姜遠覺得那就像是自己的年。

小姨家沒人在，姜遠繞到後院，後園子看起來有些荒蕪，花草樹木各自隨心漫長，雞隻壯碩地飛停在枝桠上，露著神氣昂然的姿態，小池中魚群清楚可見地穿梭來去。忽然有人喊聲，姜遠轉頭，姨丈從遠處快步走來。

放好行李，姨丈帶姜遠四處去繞一繞，大湖鄉也許是熱鬧的，姜遠下車的車站附近就有許多店鋪，但姨丈家四周就都只是田地，最近的鄰居隔著好幾片田地，還得走上好一段路。

倒是有一個遠房親戚就住在三合院後面的一排舊屋：「遇到就叫阿婆就好，她自己一個人住，有個兒子在三義做雕刻師傅，有時會回來。」

姨丈口氣親切的與姜遠道些家常，又解釋小姨為接待姜遠，讓他住得舒服，特地忙了幾天：「你就當自己家住，讀書是好事，我都沒認識過真正的大學生。」

姨丈帶著姜遠繞到房子旁邊的自家田地，隨手摘了幾個番茄遞給姜遠，指著旁邊的幾排綠色的樹，說最近種了桑樹養蠶。



「什麼都試試看，就是看天吃飯啦！」繞完一圈，姨丈對自己下了一個結論。

大湖鄉實則沒有真正的湖泊，但周圍的山巒環繞著狹窄的平原，姜遠從姨丈家的田地望出去，近的竹林，遠的群山，陽光如晶瑩的玻璃屑落在葉脈上，那綠濃得幾幾乎要染上肌膚，僅僅是佇立其中，姜遠覺得自己彷彿被吸進一個沉靜的世界裡。

不久小姨就回來了，機車上掛著大大小小的塑膠袋，後座上的菜籃上有許多菜，才停車，小姨抬頭一看見姜遠遠走過來，臉上馬上盪開笑容，是親人啊，小姨輕快的笑著說，姜遠一步向前接下小姨手中的菜籃，手一沉，心底彷彿下了錨，瞬間心情安定不少，覺得是一個好的開始。

姜遠住的廂房窗口旁邊有堆肥，黴麻灰或沫藻綠的顏色，撩撥人的感官，讓姜遠的書袋都沾上一種奇異的溫熱氣息。三合院右側種些香蕉，流蘇般的葉片非常柔軟，在微風中散發一種謙遜的隨意。

這樣安靜的小村看似非常適合讀書，但到底是駑鈍，當了兩年兵，姜遠的腦力尚待修復。當天夜裡姜遠遠攤開書本，才讀不到一個小時，總感覺書上的字句像夜霧般滲入黑夜，無聲無息。背誦時，書上的那些字眼像被割裂般碎成片片，一陣狂湧進到腦海，但總是在最後的腦門前止步。到後來，房間裡細細的光線如同蚊子似地拍打姜遠的眼皮，他甚至可以聽到自己體內血液倉皇流動的聲音，就這般胡亂結束一個夜，毫無進展。

一週後，姜遠遠漸習慣這裡的生活。來到大湖後，姜遠總早起，天未亮，姜遠就聽到姨丈起身幫桑樹澆水的聲音。

八〇年代的大湖流行種桑養蠶。姨丈是兼職桑農，家旁邊種有一分地的桑樹，小規模的養著蠶。姜遠小時也養過蠶，兩三隻，順利養到結繭時，那繭的質地很輕，沉默停頓在夜裡，能發黯黯的光。

但猛然看見姨丈家密集蠕動的蠶，仍不免讓姜遠遠覺得悚然。



姨丈家的蠶養在以細木架高三尺左右的圓形大竹簍中，姜遠盯著數百條幼蠶在簍中一起進食，同時聽著牠們吃著桑葉發出的輕微聲響，感覺相當奇妙。

蠶隨著時間漸趨成熟，更需要近乎全心的照料。

每隔一小段時間，小姨就得逐一巡視，拿起最豐滿的那一隻，以拇指和食指輕撫，判斷哪一隻正準備結繭。牠們會被移至硬紙板製的格子中吐絲，以便吐絲結繭。

後來姜遠讀累的時候就常自己跑去蠶房，無論日夜。

專心和蠶相處的時候，姜遠會暫時會忘記書本。那些蠶一雙眼濛著一層水汽，眼瞳發出銀灰的神祕表情，密密碎碎的嘴總是在吃，不吃時就緩緩挪動，一次一小節，幾毫米的距離，在一個夜裡延時性時間中，成長緩緩發生。有些天真的蠶則陷入一個極深沉甚至甜美的睡眠，動也不動。這樣的觀察對姜遠是非常奇妙的安慰，在桑葉上蠕動的蠶群就像遙遠的星體，安靜的自轉著，毋須互相理解，姜遠和牠們默然相望，僅僅如此，就能讓姜遠感受到溫柔的陪伴。

相對於蠶日日有所長，姜遠自己的苦讀只有說不盡的苦味，尚望不見收穫。

月光入窗的夜，姜遠覺得自己一身白衣伏案，彷彿也是一隻發著玉色的蠶。沉靜的在課業上反芻，用一題數學或英文，為自己做了某個選擇。在那段無人知曉的流光裡，姜遠感覺自己正與蠶並肩，一起熬煮這些夜晚，難以消化的桑葉與難解的習題讓黑暗更濃稠深邃，夜夜堆疊，盼望著最後的成絲。

有一日，姨丈他們去了農會，家中暫時無其他人，住後面的阿婆突然出現在姜遠房間的窗口：「汝係麼人？愛食菜包？」矮小的身影擁著一張皺紋極深的笑臉，嚇了姜遠一大跳。

奇怪的是，語言不算完全相通的兩人，沒怎麼需要溝通，幾分鐘之後，姜遠就坐在阿婆的廚房，開始幫做起菜包來了。

「汝擦菜頭籤，切香蔥頭。」阿婆指揮起來

「俚炒豬肉絲，焗香。汝洗靚葉樹个葉，撿掙。」



「恁仔做就著了。」阿婆似乎很滿意姜遠的幫忙。

一直等到菜包送上蒸籠開始蒸，兩人才開始有了短暫的對話，雖然是各說各話。姜遠自然而然說起自己的愚笨和父親對自己的不以為然：「我很失敗啦！」

阿婆先在櫥櫃前收拾，一邊說起自己的菜包有多好吃：「白白幼嫩个板皮，軟中帶韌，和香噴噴个香料作埤咬一嘴，食了會知臊。」

然後阿婆坐下後，分了半根香蕉給姜遠。

兩人一陣沉默，各自吃起香蕉來了，末了姜遠還幫剝著龍眼乾。

「補漏趁天晴，少年讀書好叻。」阿婆放下龍眼乾，起身去灶上打開蒸籠。

阿婆燙手的拿出一個菜包遞給姜遠：「有時有日，就會看到天弓。」

那日姜遠帶了十個菜包回家，姨丈和小姨吃得很高興：「託你的福啊！不然阿婆才懶得弄給我們吃！」

一段時間之後，姜遠進入第四冊的複習，漸漸跟上計劃，感覺前方也微微透進了光亮。有時一陣風吹來嗆味提醒，窗外的堆肥仍在靜靜進行腐朽，但時光已經進入一個不同的層次變化，在腐爛中沉默的醞釀新的肥沃，用以餵養未來不知名的新生。

那些蠶也有了變化。

季節正在轉換的時候，家裡養的蠶開始染病，紛紛死亡。彷彿是風雨前的寧靜，姨丈夫妻倆心照不宣，那沉默裡面有姜遠沒看過的世界，彷彿正斂手等待著無可避免的殘酷終點，讓使不上力的他只能替小姨他們感覺驚慌。常常小姨夫妻兩人一邊鎮靜的挑完蠶屍，姨丈轉身便出門去聽人新種草莓的小組說明會，小姨進廚房做事，兩人沒有甚麼交談。

即便如此，微小的死亡仍匯聚出驚人的殘酷，滿屋的蠶在死亡威脅的夜裡咀嚼苦啃。有天姜遠遇一題數學無解，耗去整個晚上的腦力，過十二點，一隻蚊子來耳邊嗡嗡，一



隻飛蛾在床頭燈來回撲閃，撞到燈泡。眼前這些密集微弱的挫敗加給姜遠更深的時間壓迫感，考試進入倒數，時間已一日一日減少。

許是看姜遠氣色太差，小姨爲他抓了幾帖中藥，主治安神，補身補腦。苔蘚色的黏稠液體，姜遠總乖乖一飲而盡，像一個聽話的老孩子。小姨比姜遠的母親小十歲，其實也只大姜遠十幾歲，臉蛋圓呼呼的，茂密的瀏海老在眼前晃蕩，更顯得年輕，她紅著一張臉問姜遠要不要含點甘草，關於憂心的事，小姨多半不對姜遠提。

秋天開始的某一天，阿婆叫姜遠陪她去市場買豬肝：「豬膽肝好食啊！」

阿婆在豬肉攤挑了沒有泡水的鮮豬肝，採買完還帶姜遠去市場外的食攤吃東西：「食一碗板條過豬肚湯！」兩人分著吃，阿婆小心翼翼從錢包裡數著錢搶著付帳，味道雖好，那香噏的板條湯裡的韭菜味中，姜遠嚐出微微的不安，原應該是自己請客才對。

姜遠想起母親臨別時偷塞給自己的那一點錢也所剩不多了，自從來大湖後，姜遠還鼓不起勇氣回家探望。

個子小的阿婆腳程很快，提著大包小包走在前面，兩人一起回到阿婆家的院子，姜遠幫著將豬肝處理後，掛在竹竿上，就急著回去念書。

坐回書桌上，姜遠馬上專心起來，想盡快補足早上落下的進度。

晚餐時姜遠聽姨丈說豬膽肝的製作手續很瑣碎：「阿婆之後還要抹上厚厚的粗鹽，用大石重壓四天放血。對喔，之前還要先用菜刀去除上面的筋膜。」

最後還要將膽肝泡進酒裡，接著才能晾掛風乾。

「所以要秋天才好做，天氣好又有風嘛！有老天幫忙，做甚麼都快。」

「吃起來是甚麼味道？」姜遠覺得好奇。

「有點苦。因爲膽肝是豬肝與豬膽連著一起做。」姨丈認真解釋

「中醫不是說吃苦即吃補，豬膽應該能清熱解毒吧，不過我也很久沒吃了！」



低頭划了幾口飯後，想到甚麼似的，姨丈忽然低低的補上一句：「以前我阿依在的時候也做過！」

新鮮色美的粉紅豬肝，在鹽漬、風乾、擗平之後，不知道還要曬多久，姜遠想起阿婆說的「有時有日」。這麼多繁複之後，膽肝竟還帶著苦，姜遠在心裡深處懷疑起這種沒嘗過的滋味。

姜遠即將讀完全部考科第一遍的那陣子，隔壁村有隻狗常常過來三合院這邊，那狗白身帶幾朵黑，樣子相當怪趣，但又不愛與人對視，散發著詭異的氣質。

這狗是大家的，但也不是大家的，鄰里都接納牠，但牠不屬於任何人。這黑白狗喜歡在晚上嚎叫，彷彿這是牠少數幾樣可憐的娛樂之一。

在夜裡聽起來，黑白狗的嚎聲總會給姜遠一種說不上來的不安，漫溢著迷信的害怕。那嚎叫是沒有經過馴化的，比一般的野狗更具野性。通常開始於一種悶哼聲，彷彿呻吟，隨後音量漸次拉高成一陣常常的哀嚎，宛如狂風呼嘯，而後逐漸顫抖地消失成竊笑，但隨之又再次哀嚎，如此反覆幾次。那叫聲讓姜遠感到沒有由來的戰慄，明明有點寒的夜，姜遠在夜半也感覺到額頭的汗意。

小姨帶姜遠去大湖農工職校那邊的山腰上拜觀世音菩薩。廟落在清翠黛綠之間，遠眺層巒翠嶂緩緩起伏，姨甥兩人三支香在握，各有話要向菩薩說。彷彿是經過一段漫長的旅程才走到神前，姜遠一時不知從何說起，但又想到要說的也都是普通的祕密，最後僅僅任香煙環繞，身邊人群拿香穿梭，但姜遠心無旁騖。

回程小姨在市場買了洛神花蜜餞，非常軟爛的口感，發酵似的甜，充滿奇異的花朵滋味，姜遠詫異的表情逗樂了小姨。兩人感覺很親近。

那個菜市場姜遠常跟著姨媽去。市場裡攤雖多，但讓姜遠印象深刻的不是食物的氣味，而是擺攤人的姿態。許多老人賣水果蔬菜，看得出只是自家菜園的收成，吃不完拿出來賣的。晴天朗朗，陽光下，那些蔬菜直接放地上展售，帶泥的鮮氣，少量而多樣，剛從樹上摘下的柑橘，大小不一，可想像的酸澀。但極是僅是一把菜，一兩個木瓜，都



在攤上擺得工整簡潔。攤主們並不特別親切，即便是最後一把也不隨便俗賣，沒有出清價，清清楚楚的買賣。小姨尚不熟客語，即便用閩南語客氣問，人人皆堅持回她客語，一時雞同鴨講，感覺到了異鄉，但價錢依然合於方圓，品質很好，不欺亦不少。

姜遠騎腳踏車載著小姨從市場回家，萬里無雲，家家戶戶的屋頂被陽光曬得閃閃發亮，那手提袋中的物品也隨著腳踏車晃動而叩叩噹噹。山在眼前不遠處，天空清靈，塵埃散盡，柏油路彷彿重鋪過，安穩沉靜的大湖。

晚上姜遠幫著洗碗，洗完碗，手指走過，盤面有一種迥異於洗潔劑的質樸感。輕柔潔白的泡沫，虛無的樂趣，紗窗外不遠處的野草長法無法無天，有種無限蔓延擴散的視覺效果，草味芳香刺鼻，從那裏飛來的螢火蟲，在紗窗細格上灑上綠色的熒光，隨著水滴落的聲音一豆一豆的閃。

一週後，一半的蠶順利度過疫災，重新健康的啃食桑葉，彷彿是彼此的光，姜遠的苦讀竟也隨著漸上軌道，解題逐漸豁然。

接近大考的時候，大湖來了颱風，來得快去得也快，豔陽隨著風散出現，午後陽光灑落灌溉的溝渠，魚肚白的粼粼波光甚是耀眼。剛下過雨，水位比平日高，不過最深也僅止於膝蓋。河水緩緩洗淨岸邊細長的草根，一隻水黽不時於水面滑行嬉戲。不久前見到的大量蝌蚪不見蹤影，不知是被鳥吃下肚，抑或被雨水沖走。然河畔可聞蛙鳴聲，也許部分蝌蚪逃過一劫，變成青蛙了吧！姜遠樂觀的想。

不久，蠶絲接近收成，歷經無數個在炙熱中掙扎求光的混亂與黑夜，那些蠶兒沿著求生的腳步自己逐漸踩出一條清涼的絲線，隱隱約約，姜遠也同感明亮。

可惜的是，蠶絲的賣價並不盡理想，因為進口競爭等外在的客觀因素，這一行已經走到尾聲。晚上姜遠在客廳幫著結算，除去人力不算，也僅是個不賺不賠的情況。姜遠看著姨丈夫妻並肩看著帳目一臉凝重，自己也不知要說些甚麼話才好，面對生活如此貼身的困境，所有語言忽然顯得那麼輕佻失重。

試過種桂竹，種橘子都未有好成績，這次的打擊幾乎已達姨丈的底線，再沒有賠的本錢。



「全都換成種草莓吧，總要試試看。」僅經過短短的掙扎，姨丈當機立斷：「鄉裡已經有人種成功了，可以試看看。」雖然不知道土地最後會回饋如何的收穫，但埋頭流汗總是沒錯，小姨也完全沒有猶豫。

「雖然要重新學習種植，但等阿遠你考上大學之後，家裡應該就能有草莓吃了！」小姨語氣平靜的回頭對著皺眉的姜遠說。

夏天真正到來，草莓尚未下苗，姜遠的大湖生活即將結束。

大學聯考前一週，姜遠要回高雄準備。留在大湖的最後一天晚上，姜遠去阿婆家吃飯。阿婆做了姜遠喜歡的菜包，還做了兩人一起曬的豬膽肝，阿婆將汆燙過的豬膽肝切片，加上麻油、蒜苗、辣椒下鍋爆炒，又鹹又香又辣，油滋滋的撩撥著味覺。但也許是大考在即，又擔心回高雄就要見到久未見面的父親，姜遠幾乎沒有食欲，一雙筷子拿得遲遲疑疑。

即便明明看見姜遠吃得香，阿婆不問亦不勸食：「汝愛食杌仔抑係弓蕉？」阿婆起身去準備水果。

重新坐下後，阿婆自己夾起一片膽肝嚼起來，老人家牙口不好，但看她嚼得津津有味，姜遠不覺也夾了一片吃，鹹香帶苦，配白飯正好。姜遠又夾了一片，一邊叨叨說起姨丈要改種草莓：「這次不知道會不會成功？好像沒別的地方種過草莓。」姜遠坦白說出自己的擔心。

一陣沉默的咀嚼之後，阿婆終於吞下那片膽肝，划了一口白飯潤了潤口腔的鹹味，這才若無其事的說：「有時有日阿有時有日！」

飯後告辭，姜遠自己在附近繞一繞，夜已深，那隻往常喜歡嚎叫的黑白狗突然出現，也許與姜遠已經相熟，那狗今日竟異常安靜，慢悠悠的穿過姜遠身邊，隨即轉進旁右邊的小巷消失。雖然已經走得不見蹤跡，但那狗的體味仍瀰漫在空氣中，姜遠聞來不覺腥臭，只覺熟悉，時間中有些甚麼倉皇的已經悄悄離開。



不知怎的，姜遠突然想要明天快點到來。

街頭的燈光在姜遠背後消失，黑影逐漸深濃，然越過樹叢，前有月色，空氣中重新浮現混雜著土和草的氣味，圓了一半的月在遠遠的天邊，姜遠深深吸了一口氣，朝著姨丈家全力快跑起來。

作者 簡介

夏意淳



經歷：

研究所就讀中，曾獲新北市文學獎，星雲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磺溪文學獎。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對作品的青睞。

對年輕人而言，前人走過的路彷彿是身邊一條側出的小徑，盡頭微微發光，雖然隔著時光，我們已無法同步，但那小徑兩旁的風景，我們仍能試圖想像。



短篇小說 · 優選

作齋

張弘政

還沒卸下後背包，媽就接過手上的塑膠袋。我的手腕被勒出一條又一條粉色的印痕，媽皺起眉頭，緊盯著冒著水珠的手搖杯。

「不是叫你買車站對面那家嗎？你怎麼買清心？」

「那家貴五塊耶，他會給我錢嗎？」

「就跟你說是阿公要喝的，你還這樣。那另一杯是什麼？」

「那是我要喝的。」

「快出殯才回來，叫你買個飲料還嫌貴，小心阿公晚上來找你。」媽一邊碎念著，一邊把吸管刺進封膜。聲響捅破了所有人的思緒，叔叔、嬸嬸，還有兩個堂妹都望向媽手中的珍奶，就連在我肩上打呼的爺爺都挺直身子，驚慌地看著我。

其實不用晚上，爺爺早就來找我了。

接到電話的時候正忙著期末，前男友決定分手，爺爺還是和往常一樣，不懂得看人臉色就斷氣。我只記得自己朝著手機大吼，跟叔叔說我想回去就會回去。直到媽打電話來安撫，才勉強耐住脾氣，試著把早就寫滿的行事曆重新壓縮。

原本有機會搭上前日的末班車，但前男友問起有沒有打算去他家過夜，就當道別。反覆思索著該以哪場喪禮為重，最後被男友打動。爺爺走了，我還能從照片看見他，但男友傳來限時訊息提醒我，如果錯過，就只能在回憶裡拼湊那滿是青筋的硬挺了。隔天清晨，才睜開眼，就看見阿公雙手背後，用同情俯視著只分到一片草蓆的我。

還沒放出的尖叫又被疑惑壓回聲帶。每年只有領紅包才回去的我，聽見爺爺昏迷的消息就再也沒有返鄉過。爲了能讓生命正常的運作，大腦總會把不需要的東西打包遺忘。爺爺的臉大概是有點卡的折疊傘，可以遺棄，卻又覺得還能派上用場。理智只能定時嘗試打開收起，確定還堪用後，重新放回不會打掃的角落裡。



或許是因為駝背，總覺得爺爺像是刻意壓低身子貼近我，過度親密的距離讓瞳孔無法對焦，我只能撇開頭，讓「阿公」兩個字緩緩從喉頭流出。

「韶早愛出山，還毋遽遽？」

無論刷牙、洗臉，還是挺著半勃的陰莖來回翻找昨天褪下的內褲，都能感受爺爺來自床頭的視線，一秒鐘也沒有移開。等我準備出門，爺爺已經打起盹來，窩在前男友的雙人床上。隔著爺爺，前男友留著曬痕的臀部像是透著火光，反覆跳動。一想到爺爺正睡著自己前男友，我忍不住噗哧出聲。爺爺睜開了眼，用手抹抹臉後，故作鎮定地左右觀望。順著眼神，我立刻明白他的意圖，在他起身靠近之前，穿過他的身體，把原本擱在電視櫃的破磁磚塞進右口袋裡。

空蕩的車廂裡，爺爺坐在身旁，就像過去的除夕夜一樣，想要開口卻又不知道該從何談起。只能問我「幾歲了？」、「讀書抑係做事？」這種無關緊要的問題。我閉著眼戴上耳機，沒有要理會爺爺的打算。

看見死去的親人倒不是很驚訝，我只是不懂，明明兩個堂妹和他一起生活，卻偏偏找上昏迷後一次面也沒見過的我。

爺爺仍反覆地自言自語，直到換歌的空檔，我才聽見他問了一句：「你係摻該細俾仔搞共下？」

「都已經死了，這種事情還不知道嗎？」
「佢應當分你眠床睡。」

我沒有回覆他說的話，直到區間車上再也沒有兩人的空間，我才默許他爬上我的背，安心的在肩上打盹。

拖著棕色的皮拖鞋，在客廳來回走動，爺爺反覆叨念著過於寒酸的擺設。試圖從桌上的LED蠟燭獲得一些溫度，又感嘆子孫連支火燭都吝嗇。

看見他一如生前的拖著左腿，我才想起他的殘疾。躺在床上時間太久，發育不全的雙腳竟成了最不嚴重的問題。



不曉得是昨天的地板太硬，還是沒有實體的爺爺太沉，痠痛從肩頸蔓延至腰椎。我癱坐在退到一旁的沙發，拿出袋裡的另一杯手搖杯，卻被媽一把搶了過去。

「等一下再喝，難看死了。」媽突然低下頭，聞了聞我的髮梢，像是感染似的，一路從鼻頭開始皺起整張臉。

昨天完事的自己太過疲倦，眯著眼隨便搓兩下就沖水了，我思考著該怎麼解釋可能的黏稠和腥臭。爺爺像是感應到了氣氛的不對勁，停下腳步，轉頭望向我們。

「你是不是洗頭了？」媽的下巴幾乎是貼在耳邊，聲音細小得像是共振溝通。

「阿公答應讓我洗的。」其實還沒問過，但既然看過我狼狽起床的模樣，應該不會否決才是。果不其然，媽身後的爺爺緩緩的點點頭後，又開始巡視自己的喪禮。

「亂講，阿公怎麼可能會答應。」

「你都相信他會託夢要喝珍奶，洗個頭又怎樣？」

「小聲一點。」媽拉了拉我的手臂，要我注意身邊其他親戚。「等等上香，你故意多拿香繞一繞，不要被發現，知道嗎？」

從嬸嬸那接過香後，刻意在頭上緩慢轉了兩圈，才往靈堂揮舞兩下。爺爺對我的挑釁毫無反應，卻與嬸嬸的悲傷反襯出尷尬，直到插好香爐，嬸嬸才提醒我跟爺爺說說話。

我一臉茫然地看向右手邊的爺爺，爺爺卻用下巴指了指靈堂上的相片，要我專心說話，別理會他。

「阿公，我前幾天都在忙讀書的事情，今天回來送你。」說著早被拆穿謊言讓人難以自在，簡單的字句也因此坑坑巴巴。不曉得是了然於心的愧疚騷動，還是想像中的目光來回掃動，我總覺得每顆毛囊都因發癢而堅挺。

爺爺只是仰望著靈堂上的照片，像是第一次照見鏡子的貓，反覆確認自己陌生的模樣。照片裡的他太過年輕，除了鬢角有些斑白，梳理過的油頭仍然覆蓋著已經生斑的光亮，就連印象裡明顯的幾條皺紋，在照片裡看來都只是順著微笑牽動的肌肉而已。

我還沒看仔細，又被大堂妹拉到靈堂後的小空間裡。沒有停止抱怨的爺爺突然沉默，像是沒有聽見堂妹的邀請，刻意開我的眼神交會。金色的布幔勉強間隔出生者與死人的



距離，冰櫃上還覆著同樣色系的蓮花被。廉價反光的聚酯纖維，讓人想起堂妹童年的劣質公主寢具。

櫃裡的爺爺不像靈堂的照片，也不像出現在我身旁的靈體。他的膚色發黑，蜷縮皺起，連嘴唇都無法好好闔上，露出的假牙順著冰櫃裡的白燈，反射著冷冽的銀光。

或許在病床上躺了近三年的他，已經無法面對自己如今的模樣，就連靈堂上的照片都太過美好而不真實，所以才會遲疑地反覆端倪。

「哥，跟阿公說話啊。」

我硬是向櫃裡的阿公擠出微笑。無話可說的窘境，沒有因為多了這五分鐘的相處有所改變，只能把剛剛說過的重新順過一遍。話語才落下，簾外的爺爺就咳了兩聲，我把那當作趕緊結束尷尬的請求。

布簾還未落回原處，小堂妹便接力似的拖著我到一旁的紙紮屋。

「紙紮屋是我爸買的喔。」堂妹又指著房屋前，端坐在椅子上的人偶。「還有這個……」

「這也是阿公嗎？」還來不及後悔，不可置信的荒謬已經順著疑問迸出。堂妹自豪的點頭。

「你可以跟阿公說說話。」

揉揉額頭，暗自疑惑阿公是不是照著親眷等分，只要找齊合體的方法，屍首就能立刻從冰櫃彈起。

穿上長孫的孝服，除了過度鮮豔的黃色，腰際上還綁了一千元摺成的紙扇。聽見背後堂妹們竊竊私語，差點沒有笑出來。我走向站在靈堂前的爺爺。試著溝通卻又遲疑是否該在其他人面前開口，只能甩甩孝棍，在心裡反覆覆誦，說堂妹們會這麼激動，因為這是有史以來最大方的一次。

爺爺估計是聽見了我的諷刺，看了我一眼後又重新轉向靈堂上的照片。他沒有延續剛剛的話題，只是問我，我還記得這張照片嗎？



那張照片是滿月酒的時候，爸替我們照的。他坐在我們的公寓裏，臉上還掛著無法適應鏡頭的笑意。我當然不記得滿月酒的細節，只是這張照片多洗了好幾張，像換季的貓毛填滿了家中每個角落。聽說是因為爺爺喜歡，預備讓他分給朋友，想不到成了少數幾張他好看得足以用在告別式的相片，連他當時穿的綠色運動外套，也被修成了黑色西裝。

我在面露嫌惡前趕緊轉身，還是能聽見身後的遺照一片片剝落，從粗糙後製的藍天縫隙裏，露出還未上漆的毛胚水泥。連腳下結實的地板都鬆軟成黑色合成皮沙發，兩腿萎縮成滿是脂肪的裝飾，滿月的雙足無力地踢啊踢。

無法控制的步伐，癱軟在正套上道袍的法師。爺爺大喊的小心雖然劃破耳鳴，但沒能阻止身子傾倒，法師抓住失去重心的我，媽媽連忙道歉，將我從法師的懷裡拉出。

「可能是阿公走了，太難過啦。阿德，不好意思啊。」就像擺弄玩偶，媽媽重新把我的儀態得整成見得人的模樣，要我和法師好好打招呼。「這是你堂叔，叫阿德叔。」

「阿德叔好。」

「喔，你好你好。很像你爸耶。」

阿德叔沒有注意到所有人的沉默，只是逕自調整好我的孝服，一邊嚷嚷著人生的規則與必然。等我意識過來，他的雙手早已從肩膀滑落，溫柔而仔細地重新繫好鼠蹊部上的綁帶。

原先疲軟凹陷的地板，又重新被現實填充地微微揚起，破敗的磁磚因為不均勻擴散時起時落，成了近乎規律的脈動，同心圓狀的暈眩被上下起伏的波動取代，以截然不同方式蹣跚。

撇開頭，在大腦反應過來前，左手已經繞過背後，緊緊捉住企圖攀上法師腦袋的右手。像被掠食者鉗住的右臂無力掙扎，只剩懸在下端孝棍晃啊晃。

「長孫要振作一點。」阿德叔拍了拍我的肩膀，示意一旁的人員把紙箱發下。KEYBOARD揚出近似喜慶的音調，膝蓋下的紙箱早已被所有人的重量反覆壓實，只剩面積的方框沒有任何減緩疼痛的用處。



隨著法師的指示，每敲響一次鐵鉢，所有人便跟著鞠躬。每當指示看似有跡可循，法師就會在下次停頓挺直身子不動。過於急切地彎腰讓儀式變得像是社團團康，每當樂器響起同樣的音調，新一輪的懲罰遊戲又重新開始。唯有所有人都能不出差錯，無限輪迴才能被打破。

單手抓著孝棍，貼近身子虛掩，悄悄將右手滑進口袋。我輕輕地撫著貼近大腿而微微發熱的磁磚。因為過度摩擦，破裂的斷面早已圓滑，背後的水泥逐漸崩解，只剩滑用的溝槽還殘存著一點粗糙。拇指順著肉眼不可見的紋路指引，最後在凹陷處停下。我緩緩轉動磁磚，好讓拇指恰好安置在凹洞。直到口袋變得濕潤，磁磚也滲出汗水，我才放開右手，重新捧著孝棍。

回到現實的我盯著前方，法師亮黃色的袍子上滿是線香燒出的黑洞，包裹住缺乏鍛鍊的臀部，順著呼吸與敲擊木魚微微擺動。我止不住地想像雙手伸進滿是菸味的道袍，搓揉著從指縫溢出的脂肪。

爺爺反覆清痰，試圖拉回注意，最後乾脆直接擋在我的面前，企圖在自己的喪禮上挽回一點尊嚴。半透明的靈體卻讓臀部打上了一片薄薄的馬賽克，看起來更像盜版的海鳴館GV，我仍舊沒有移開目光，直到一隻蒼蠅落在豐滿的圓潤上，緩緩地繞了一圈，最後停留在被燈光打亮的頂端。

「哥，你也在看那隻蒼蠅喔？」

我沒有回應。

「我覺得那是阿公耶，他一定是想趕快超渡，才會一直黏著師傅。」

阿公氣得大吼，說自己怎麼會變成一隻蒼蠅，還停在男人的屁股上。而我羨慕著那隻蒼蠅，即便握著孝棍，也忍不住來回搓動雙手。

「好，我們接下來要做藥懺。」法師從助手那接過接過藥壺，兩人排成一列，輪流敬藥給爺爺，要讓爺爺把這輩子該喝的藥都喝完，病痛就不會帶給下一世。爺爺雖然躺了三年，昏迷卻不是吃藥就能治療的疾病，我望向無力反駁的爺爺，他的臉上也寫滿無奈。



「好，接下來長孫過來。」

「像人喊狗樣。」聽見爺爺的嘲諷，我忍不住雀躍奔走，在內心嚎叫起來。

阿德叔用不鏽鋼鐵盤托起了靈堂上的牌位和香爐，要我好好捧著。填滿米粒的香爐和紙質牌位無法維持平衡，鐵盤又寬鬆得足以讓一切隨便移動。孝棍幾乎佔據了整隻右手，僅剩的一節指頭奮力頂住托盤。

「等等我會開始跑，啊你要跟緊，不要摔到阿公喔。」還沒發問，音樂就開始演奏，法師單手提著藥罐開始往外奔跑。

「跑啊！」

我隨著法師奔出了後門，手中的牌位也隨著步伐跳動匡噹作響，就連沉重的香爐也來回滑行。我反著鐵罐的方向，左右偏移。簡直像升大學的暑期工讀，反覆在墾丁民宿的廚房和餐廳穿梭。

因為擔心自己的安危，爺爺也緊貼著我跑了起來。即便速度飛快，身影仍因長短不

齊的雙足時起時落。還來不及驚訝，法師就在我們面前摔破藥罐，打直手臂強行要我停下。急煞不住的我沒能穩住托盤，只能向上傾斜，離身子較近的牌位先是安穩地靠在胸膛，又被隨即滑下香爐壓得懸空翹起，傾倒的灰燼沾滿了紙做的牌位，在我身後的爺爺似乎哀號了一聲。

「對不起。」

我也不曉得這句道歉是為誰而說，法師單手接過我的盤子，說我表現得很好，沒讓阿公摔跤。又從助手那接過濕潤的毛巾，要我幫爺爺擦拭乾淨。

我接過毛巾，仔細的把卡進灰燼的縫隙全部擦過，但被香爐壓過的地方出現了一條摺痕，填滿了無法觸及的灰燼。

爺爺站在一旁，思考自己究竟是不是該裝做什麼事情也沒有，最後拉開他常穿的卡其褲，往裡面看了一眼。



「全香灰。」
鬆緊帶彈回的聲音，狠狠地打在剛剛的努力上。丟進臉盆的毛巾因為憤怒，濺起一些水花。

沒人能看見的爺爺成了無理取鬧，大家不明白我的情緒從何而來，或許知道我和爺爺處得不好，但爲什麼不能讓爺爺的最後一程好好走完。

但我就想讓他聽見我的咆嘯：他爲什麼不能像其他死人一樣，安靜地消失就好？
媽悄然靠近，試圖塞把銅板進我的口袋。我刻意轉身接過銅板，免得磁磚因撞擊發出聲響。媽用眼神示意還在架設的祭壇，祭祀用紅圓桌代替兩座山崗，中間擱著充當橋梁的毛巾。剛放上的金紙讓橋梁搖搖晃晃，工作人員小心避開，在毛巾下安置好最重要的草蓆和臉盆。

「等等師傅唱歌，會帶著大家繞，你每次經過就往盆裡面丟點錢，知道嗎？」

「這種錢也要賺喔，還堂叔咧。」

「你阿德叔也是給人家請的，不然怎麼辦？」

我攤開手掌，幾乎滿溢的銅板顏色、大小各異。我揀起數量最多的一元銅板，其他趁著沒人注意，把其他硬幣丟回媽的提袋。大約數了一遍，還剩二十多元，不甘心的我思考該再拿多少銅板起來，算完數量的爺爺出聲阻止。

「等下分人罵。」

「我還以爲你會怕過不了橋？」

「該兜錢全係和尚愛賺，佢仰會毋知。」

又抓起一些銅板，最後放在口袋裡的錢，沒有另一邊的磁磚重。

阿德叔默默走向 KEYBOARD，原先的樂師換上衣服，戴起土地公面具。直到新法師開始要我們準備，阿德叔才敢抬頭，用眼神辯解貪婪也是習俗的一環，無人得以反抗。

法師告訴我們，爺爺在地獄受了無盡的折磨與苦難。除了油鍋和刀山，還有無法超生而嫉妒著爺爺的惡鬼。所有的苦楚，起因於陽間的子孫不夠孝順。



照顧爺爺最久的小堂妹開始啜泣，聽見女兒哭聲的嬸嬸也開始落淚，叔叔最晚加入，低沉的哀鳴幾乎蓋過所有人的聲音。不用轉頭，我就能想見媽的臉上和衣袖，滿是沉默的鼻涕和淚水。

捧斗的雙手又開始發抖，我安慰自己閃著光澤的香爐的是鉛罐不是鐵桶，好像這樣就能減輕點金屬盤的重量。

經歷過毒蛇、惡狗、猛虎的爺爺試著駁斥法師說的話，但唯一比較可信的藉口，就只剩自己是個好人，否則自己怎麼還會在這？

「時候還沒到。」

我聳聳肩，爺爺鏗鏘有力的激昂頓時軟化，埋怨著自己這輩子就生了一個不肖孫，還可能會絕後，還有什麼比這更苦難。爺爺不再說話，只是看著我們替他走完七層不同的地獄。

隨著儀式到了尾聲，塑膠盆的鮮豔已經被現金掩蓋，就連銅板之間滲出的紅，也是

百元鈔的粉色。在儀式結束前，法師接過了我手中的爺爺，即便掩著面具，也能看見不合時宜的笑容。

「你剛剛手都沒空，現在就看長孫的孝心了。」

把手伸進口袋，掏了半天確定沒有任何遺落後，撒進盆裡的銅板匡噹作響。即便聲音如何宏亮，有眼的人都看得清楚，那只是一片毫無交雜棕色。

「阿弟，媽剛剛給你的錢呢？」

法師的怒氣從面具五孔透出，鼻息讓土地公過於和藹的笑容來回起伏，地獄的巡禮已經結束，褪下身分的法師頓時變回普通的凡人。

我接回牌位與香爐。暗自想著若是要把爺爺該走的地獄鋪平，幾張百鈔怎麼夠？

還沒反應過來，媽便伸手進因重量而微微下垂的右口袋。唯一能反抗的手肘卻無力掙扎，只能怕癢似的貼著肋骨。媽在所有人面前掏出我的磁磚，就連遠處的爺爺都面露驚愕地站了起來，墊高身子，確認媽手中的米黃是不是自己所想的東西。



「阿公這麼有錢，要鋪多少橋，不會自己付啊？」騰出的右手奪回磁磚，無法平衡的爺爺微微傾倒，憤怒試圖扔下鐵盤，血脈還是控制著肌肉，讓雙手安穩地置好爐罐和牌位。

「還在鬧脾氣，媽就跟你說過阿公有給我們錢了，你還這樣。」

「阿公不缺那筆錢，到底爲什麼要賣掉，那是爸的公寓耶，他有問過我們嗎？」「那是阿公的房子，你聽懂沒？爸媽結婚的時候，阿公送的房子。」

媽的聲音愈發模糊，雙唇在大腦反應過來前出言反駁。即便安撫自己沒有關係，舌頭依舊沒有停下的打算。身體反射性地自行動作，不能聽見自己的聲音，卻能感受隱隱發癢的聲音帶來回震動。

空氣逐漸流失，呼吸越發急促，四周卻趨於寂靜。眼眶沒有溢出一絲溫熱，瞳孔卻把母親尖粗麻帽折射成鋒銳的火苗，觸目所及是一片波光，如同在浸入夏季的溪流，在反覆的搖曳中，勉強維持自己的形狀。

破磚回到口袋，身體才漸漸回復知覺。用手掌拭去淚水，卻發現臉頰依舊乾燥，只

有混著風沙的灰燼。直到轉身離開，才看見一直籠罩自己的爺爺仍駐足在原地，雙眼苦求著解脫，要我放下擱在口袋的負擔。

我褪去過重的喪服，在其他人開口安撫前逃離儀式。

爲了明早的公祭，我們窩在嬉嬉晚餐前才收拾出來的空房間。過硬的床板不比前男友的地板舒服，我摸著黑，順著靈堂的音樂走近冰櫃旁。轉開旋鈕，冰櫃的燈光把爺爺照亮。伴隨著壓縮機運轉的聲音，爺爺發黑的臉龐看起來更像冰箱裡吃剩的宵夜，他沒有出現，這是我少數能說說話的機會。

撥開蓮花被，反覆擦拭著方格玻璃窗，試圖不讓一點水珠模糊他的面貌。

沉默了許久，反覆嘆氣，最後只能謝謝他每年除夕給的五百元紅包。鐵盒裡的他沒有任何反應，原本握緊毛巾的雙手又放鬆了一點。緩緩坐下，口袋裡的磁磚逐漸發燙，我掏出口袋裡的尖銳，嗡嗡作響的冰櫃順著頭骨傳來規律，與瓷磚發出共鳴，像是安撫，又像是道歉。



重新試著開口，黃色的布幔突然被掀起，我警覺的挺起身子，直到他微微低頭穿過布簾，才發現是穿著道袍的阿德叔。湊上前去摸摸他的臉龐，和爺爺的冰櫃一樣毫無溫度。確定是夢境後，我摘下他的帽子，解開腰際的綁帶。雖然有些笨拙，但他的手也順著想像，一路隨著脊椎緩向下探索。我蜷曲在他的頸邊，試著褪下自己的牛仔褲，卻發現法師突然僵直身子。抬起頭，原本緊靠的胸膛依舊有著中年殘存的緊實，身上也仍舊充滿線香焚燒的味道。但五官卻化成爺爺的模樣，我沒敢確認冰櫃裡的爺爺是否還在，只能推開阿德叔試圖清醒。

穿過布幔，老家的客廳變得狹小而空蕩，只剩米白的流理臺還豎在中央。我還在否認自己的疑惑，雙腿卻自作主張地向前狂奔。終於觸及冰冷的磁磚，流理臺卻龐大無比，彷彿回到了五歲的高度。布幔那頭傳來阿公的聲響和媽媽的啜泣聲，無法理解的單詞讓整串對話像是訊號不良的廣播，最後只聽見一句：「侄愛摻該屋賣忒。」

摸摸大腿，即便是夢境，過度輕盈的口袋壓不住萌生的恐慌。伸長手臂，攀著流理臺反覆摸索。平日擱在角落的磨刀石掉了下來，在地上敲出一個大洞。試圖扳開翹起地，卻被鋒利的邊緣割傷。我舉起磨刀石，雙手瘦弱得只剩骨頭和血脈。每一次撞擊流理臺，急迫的時間和疼痛就會從眼鼻中擠壓出恐慌。隨著逼近的腳步聲和不曉得多少次的嘗試，半塊磁磚應聲碎裂掉落。

趕緊塞回應待的褲袋後，必須保護的覺悟令大腿重新長出肌肉，我挺直一米七的身子，逃離布簾後逼近的身影。

「放回去吧。」

印象已然模糊，身體還是反射地停下腳步。我試圖拼湊斷片，重新咀嚼剛剛的語句與音調，確認自己得以承受父親的模樣。

轉過頭，身後卻只有爺爺一人，孤身蹲在破裂的流理檯旁，來回撫摸著缺口。

「放轉去。」



得以填上孔洞的碎片在口袋劇烈震盪，像是為歸屬而求饒。我走向前，拽住臂膀，把他拉進布幔，回到遺體旁的爺爺不再有聲響。用力推了一把，無力抵抗的他趴在冰櫃上。

「這是我的夢。」

背對我的爺爺只剩阿德叔的模樣，我掀起黃色的道袍，如同所有人掀起爺爺的黃色圍幔。我的食指隨著褲裡透出的三角痕緩緩滑動，直到緊緊壓住的身子不再掙扎，我才連著內褲，一口氣拉下那件過於緊繃的西裝褲。

媽把我搖醒，問我昨天睡得怎樣，又問我有沒有夢到爺爺。

我搖搖頭，媽則陷入沉默。

「我只是問問，你也不要想那麼多。夢不到可能是體質的問題。」

或許是不夠安穩的睡眠，暈眩沒有隨著搖頭停下而休止。直到公祭結束，我和阿公的棺木一起上了開往公墓的發財車，作嘔的衝動依舊哽在喉頭，順著坑疤的路況來回上下。

離掩土還有時間，爲了避免孤魂野鬼奪去爺爺的墓穴，得靠長孫的陽氣逼退陰魂。媽則提出科學見解，說附近的野狗多，就當是爲了保護爺爺的屍身和棺材。看著自己和叔叔手上的孝棍，覺得這組附贈武器的套裝合理許多。嚇嚇幽魂還能靠性別紅利解決，覬覦肉身的野獸就不能用填滿陽氣的陰莖威嚇。但沒半節手臂長的竹棍，缺乏足以致命的打擊能力，或許必須跳進爺爺的墳裡，把孝棍當鼓棒敲打棺材，好威武誇飾的男子氣概。若能適時的頂頂棺木抹上陽氣，效果翻倍。

阿德叔領著我在墓穴旁的樹蔭坐下。陰影有些擁擠，我刻意與阿德叔保持一縷爺爺的距離。這讓原先想開口的他顯得尷尬，燒紅的臉頰透著昨日就不開口的爺爺，暈成近似瘀血的紫色。

「我沒有想到昨天的事情會搞成這樣。」



「佢母知你還闕阿公賣忒該屋。」

一隻螞蟻從腳邊爬過，用剛剛攀下的松枝，在紅礫沙地上劃出界線。手臂夾住的孝棍因為汗水緩緩滑落，沒有處理的竹節刮撓著肌膚。理智告訴自己至少也該起身抓癢，身體卻賭氣地不願動作，只留著反覆空轉的大腦乾燒，發出細聲地嘟囔。

「其實這也算傳統，我們也是爲了讓阿公走得順利才要過橋。」

「阿公賣屋个錢全部係愛留分你。」

反覆新畫的界線被足跡模糊，螞蟻沒有依照我的指示更改方向，反而愈發倔強地靠近，好像期待著能快點爬上大腿，在我的手臂上狠狠咬下一口。

「阿德叔跟你道歉啦。只是那錢是規矩，不是我們要賺啦。」

「阿公知該屋當重要。」

彈開攀上大腿的螞蟻，最後一絲乞求還在足邊蜷曲，我避開阿德叔企圖伸出的右手

與爺爺的目光，踩上還在掙扎的螞蟻來回摩擦。

午後暑氣蒸騰，棺材上跳動的空氣像是退冰的煙霧，或許是感受到情緒的緊張，他終於放棄溝通，離開了過於擁擠的樹蔭。

即便一人的身影得以完全躲進陰影，但我曉得暫時隱入的靈體仍在觀望，只要起身讓自己舒適一些，爺爺便會把那當作卸下武裝的信號，再度出現辯解自己的無奈。

直到阿德叔的引擎聲消失在轉角，他才又重新出現，懇求我回到樹蔭。

「你什麼時候會消失？」

「阿公走毋開腳。」

「你要我怎樣？」

「阿公做得再過看該埕磚無？」

彷彿回到昨日的夢境，無法挺直的雙足開始痠軟，磨刀石的重量透著手臂傳來刺痛，殘留在流理臺的磚裂縫滲出血液，唯有靜靜躺在冷凍櫃裡的爺爺讓人心安。試著讓腦波



與壓縮機運轉的聲響同頻，怒氣才終於回歸平靜。

「好。」我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紅沙。「但我有條件，看過以後，你不可以再出現了。」
爺爺沒有應答。

「就算你不能超度還是要下地獄，我都不在乎，不要再煩我了。」
我沒有給他考慮的時間，逕自從口袋掏出半塊磁磚。

崩落的邊角，隨著時間圓滑成黑褐色的孔洞。些許起伏的紋路，也因為摩擦而漸趨平整。就連米色的表面都被汗水稀釋一般，暈成一塊又一塊的乳白。

童年太過模糊，我常握著這塊磁磚，努力將它拼上記憶裡的流理臺。但不曉得是相機太差，還是氧化太快，顏色和質地看來與舊公寓毫無關連。就像父親，即便相簿裡散亂著不同角度的他，每當試著回想，無法成型的碎片便會從記憶突出尖刺。他的面孔被刨去一片又一片。

因為猶疑，爺爺步伐遲緩。不良於行的左腿顯得更加笨重，磚紅的砂礫彷彿也感受了爺爺的情緒，在半透明的身影後拉出一條淡淡的拖痕。

即便無法觸碰，爺爺仍舊伸出雙手，試圖感受磁磚的重量。我們的交疊沒有任何溫度與觸覺，缺乏實體的靈魂無法穩定，掌心隨著微風與氣息反覆波動，與我的手心來回疊合又分離。就像剛哭完的小孩，止不住地顫抖身子。

「你該走了。」

爺爺依舊沉默，只是抬起頭望著我。他在懇求我的原諒，原諒他賣掉了我和父親的連結，賣掉了我能悼念父親的地方。或許那筆錢就藏在他的床底，用寫了我名字的塑膠袋包裹成結實的方塊。但就像每年除夕拿到的五百元新鈔，除了量產的香味便什麼也不剩了。

即便一點也好，我多奢望從公寓的碎片裡找到看到聞到聽到嘗到任何有關父親的一切。但放在口袋的磁磚卻僅有重量，連我的味道與體溫都無法儲存。我只能安撫自己，父親生前曾經撫摸過作為流理臺的它，這些看似與敲擊無關的點點痕跡，也是父親存在的證據。



但就連在記憶中出現的父親都充滿疑惑，我又如何說服得了自己？

回過神來，爺爺已經消失不見。就算輕聲呼喚，他也堅守承諾，不再出現。我走近墓穴，隱約能感受爺爺依舊懇求著我，要我把部分的公寓投入墓中，當作和解的信號。但直到覆土結束，磁磚仍在我的口袋裡隱隱發燙。

回到家後，或許是出於自責，媽媽沒有提起那塊磁磚的事，只是閒聊著喪禮遇見的親戚，又提醒我要把爺爺留下的長褲收好。

「那是財『褲』，不要亂丟，知道嗎？」

我從紙袋拿出西裝褲，因為臥病，留下的衣服還殘留著樟腦的味道與清晰的摺痕。試圖把衣櫃的味道甩淨，卻發現右邊口袋因為重量而不自然的下垂。

即便心裡已經有了解答，我依舊不敢置信。直到從口袋掏出，端倪幾秒，我才逐漸確定。

「唉呦，原來阿公留著另一半喔。」

我靜靜的轉向媽，腦海裡閃過各種可能與疑問，卻不知道該從何開口。過度凝重的沉默讓媽以為自己說錯話，只得若無其事地提高音量，好讓尷尬不再繼續。

「不過你阿公右腳本來就不方便，走路一拐一拐的，難怪都沒人發現。」

「右腳？」我拍了拍自己的右腿，好跟母親再三確認。「阿公不是左腿萎縮嗎？」

「亂講，右腳啦。連哪隻腿都記不得，今年過年要回去看看阿公，知道嗎？」

我將阿公的磁磚放進左邊口袋。即便大小相似，重量相當。但新增的不適卻讓左腿有些遲疑，前進的腳步也一拐一拐起來。



作者 簡介

張弘政

經歷：

一九九六年生，東華華文創作組研究生。

得獎感言：

謝謝靜國老師的鼓勵。謝謝明益老師與依倩老師的指導。

謝謝提供靈感的爺爺奶奶和外公。謝謝提供翻譯，卻試圖干涉情節，還以此威脅兒子的母親。

謝謝新屋，直到離開家鄉，才知道做為客家人是件讓自己多特別的事情。





短篇小說·佳作

一顆玻璃菜

江馥如

江馥如

「阿哲，起床吃早餐。」

甄詠哲睜開眼。他坐在電競旋轉椅上，什麼時候睡著了都不知道，手上還握著 PS4 手把。

「阿阿阿哲，吃早餐啦！」老媽的爆音波穿過臥室房門襲來，甄詠哲瞬間站起身。走到廚房，甄詠哲看著餐桌上兩片烤吐司跟一罐過期的草莓果醬，覺得實在無法回復多少生命值。理想中的早餐就該來個龍潭三記：郭記胡椒餅、佟記蔥油餅、林記小籠包。話雖如此，現實跟他手中的吐司一樣乾癟乏味。

甄詠哲食不知味啃嚼吐司，腦中開始回味昨日初探的三個遊戲：《SCP：起源》、《我和她和她的夏日》、《武林奇俠傳》。

等下要先玩哪個呢？趁大白天，來攻略恐怖遊戲好了，甄詠哲匆匆嚥下吐司。勇者生命值回復 5 點。

「吃完了嗎？」甄媽轉過頭問。

「對啊。」

「那你盤子是不是該自己洗一下？」

「你在洗菜我沒辦法洗嘛。」

「至少拿過來水槽啊。」甄媽說道：「對了，你等下去第二市場幫我買個玻璃菜。」

「你不是在洗芥菜？」

「晚上吃火鍋，放玻璃菜才好吃。幫阿姆買一下，找的錢給你。」

「好，機車借我。」

「你又沒駕照。」

「現在外面這麼熱，你忍心讓甄家一脈單傳的我騎腳踏車嗎？」

「講麼个屁卵。機車可以借你，但是要戴安全帽，還有騎慢一點，刮到車子我就扣



你零用錢。」

「好啦、好啦。」

勇者得到道具：豪邁 50 鑰匙。

「順便幫我買一盒蔥燒餃，要買天字號水餃那家。頭家也係客家人，殺價的客家話還記得無？愛講『算係便宜一息仔』。」

「好。」甄詠哲母曉殺價也毋記得客家話。

「對了，再買一串芎蕉。」

「怎麼越來越多？」

「都騎機車了，就多買點嘛。錢拿去。」

勇者金錢增加 300 元。

勇者懷抱無比的希望走出家門，此時他還不察世間的險惡。

出門瞬間天空好像傳來誰說話的聲音，甄詠哲抬起頭，天上當然沒有人，卻有一片宛如召喚異世界的不祥烏雲，四周鋪滿一層十六進位碼#404040的深灰。甄詠哲確認置物箱裡有輕便雨衣，準備上路。

起始路途是簡單的新手教程，甄詠哲人機合體，靈巧地閃避突然竄出的豹紋壁虎和一臉憨樣的黃金獵犬、一輛違規轉彎，側身印著「來電購買羊駝」的鴨黃色汽車、想橫越馬路但行進速度極慢的恐怖老人。

勇者經驗值上升 200 點。

甄詠哲轉到東龍路上，路旁灰白的三層公寓如複製貼上反覆出現。印象中從路口到第二市場不過五分鐘的路程，但甄詠哲已經騎了十五分鐘。四周開始滲出瘆人的迷霧，更怪的是，沿途一個人也沒有，只剩路邊攤的紅藍大傘如史前遺跡佇立原地。大霧中氣溫不斷下滑，明明是夏季，體感溫度卻不到十七度。寒氣透心涼，穿著吊嘎的甄詠哲從未如此清楚感受到每個毛孔的存在，體內有些東西也開始悄悄流失，自身質量越來越低。

甄詠哲口袋響起震天價響的鳴笛。

理智鑑定成功，SAN 值下降 0 點。

甄詠哲掏出手機，螢幕顯示緊急警報：「警告！已進入 SCP-3001」。什麼 SCP-3001？同時甄詠哲發現手機一格訊號也沒有，打開 Google 地圖，定位也成了沒有生命跡象的灰點。



甄詠哲欲調頭離開這個詭異空間時，注意到機車後方有個長髮披肩、戴著黑色口罩的高挑白衣女子。詭異的是女子沒有騎車、甚至也不是步行，她彎起長滿鱗片的雙腿像正要起飛的風箏騰空飄浮。

理智鑑定失敗，SAN值下降1點。

甄詠哲猛催油門，往後照鏡探看，女人竟以同樣速度跟在車後。甄詠哲颯破時速一百，卻絕望地發現無法與女人拉開距離。

此時甄詠哲眼前出現兩個選項：

[1] 加速逃離

R1 掉頭迎擊

與未知生物面對面的壓力太大，甄詠哲選擇逃跑。往前衝沒多遠，濃霧中出現一尊巨大的人形混凝土雕像，甄詠哲還未弄清自己迎面撞上什麼，眼前一黑。

勇者生命值減少10點。

過一會兒仰臥地上的甄詠哲睜開眼，四周人聲鼎沸、艷陽高照，但他無法確定自己看到的究竟是真實的天空，還是愚弄人類可見光譜的SCP-8900-EX。

甄詠哲扶著滾燙的柏油路面起身，腳上有些破皮擦傷，但無大礙。望向左方的龍潭池和橘瓦紅柱的南天宮，甄詠哲百思不得其解。南天宮在神龍路上，跟方才的東龍路平行，但明明他未曾轉彎。

見老媽的豪邁五〇仍倒在地上，側邊還多了好幾道刮痕，甄詠哲趕緊扶起機車。他發現座墊後半凹了一塊，而且彎曲的弧度就像有個看不見的人正坐在上面。甄詠哲忍不住伸手撫拭，凹陷的部分異常冰涼。

茫無頭緒的甄詠哲繼續檢查車子其他部分，調整歪斜的後照鏡時，他從鏡中看到方才追著他的白衣女子好整以暇坐在後座。甄詠哲轉過頭，什麼也沒有。甄詠哲再看向後照鏡，白衣女子青紫的臉靠在他肩膀上和他一起望向鏡中。

理智鑑定失敗，SAN值下降1點。

理智鑑定失敗，SAN值下降1點。

理智鑑定失敗，SAN值下降1點。



甄詠哲罵了句國罵，顫抖地鎖上車，便趕緊衝向南天宮。

見到身著紫衣道袍的師父，甄詠哲如逢甘霖，迫不及待要進入南天宮，一股神秘力量卻將他傳送回廟門前的御路。甄詠哲雖感詫異，不信邪再走幾次，仍不得其門而入。終於師父忍不住喝斥：「阿弟牯，龍門進、虎門出。」

甄詠哲按照師父指示的從右方的龍門進入，再繞到左邊的宮委辦公室。辦公室裡飄散龍泉茶醇郁的香氣，甄詠哲正要開口，師父做了個制止的手勢，捧著手中青花白瓷杯聞了聞，然後一飲而盡。

師父說：「後生仔，看你印堂發黑，是撞邪了吧。」

甄詠哲正要解釋方才發生的怪事，卻又被師父打斷。

師父遞出一張紙：「你先去廟裡參拜一圈再過來收驚。」

勇者得到一份南天宮平面圖。

只想趕快完成支線任務的甄詠哲徑直走向主祀關聖帝君，怎知又被傳送回起點天公爐，看來平面圖上標記的參拜順序神聖不可違逆。甄詠哲認命地從低樓層拜到高樓層、

從左邊拜到右邊，天上聖母、玉皇大帝、觀音菩薩，連註生娘娘他都打過招呼，才回到一樓找師父收驚。

勇者生命值回復 10 點。

SAN 值上升 3 點。

正要步出虎門，師父搭上甄詠哲的肩膀：「既然都來了，要不要求個籤？」

甄詠哲：「不用、不用，我還有事。」

師父表示：「來到這就毋使細義，求張籤吧。」

勇者得到一份取籤詩步驟表。

欲哭無淚的甄詠哲又跟諸位神明打了一次招呼，再回到大殿擲筊。擲筊可能出現的排列組合有正面與正面（笑筊）、反面與反面（蓋筊）、正面與反面（聖筊）、反面與正面（聖筊），所以單次擲出聖筊的機率是四分之一，也就是二分之一。連續三個聖筊的機率是二分之一的三次方，也就是八分之一。但抽籤之前要先求得三個聖筊表示神明同意賜籤，抽籤之後又要取得三個聖筊向神明確認抽到的是正確的籤，再加上擲筊之間的技能冷卻時間，甄詠哲硬生生拋了半小時的筊杯。



走出南天宮，見到久違的刺眼陽光，甄詠哲內心無限感激。他展開手中千辛萬苦求得的籤，竟是張下下籤：

何勞鼓瑟更吹笙
寸步如登萬里程
彼此懷疑不相信
休將私意憶濃情

甄詠哲才收完驚回復SAN值，拿到下下籤又徒增壓力。甄詠哲滿腦子觀世音菩薩、Jesus Christ、唵嘛呢叭咪吽，能想到的他都拜託一遍了，只求接下來路程順利。

回到檳榔攤旁的小巷，機車還安穩地停在原地沒被拖吊，甄詠哲鬆了一口氣。他一鼓作氣檢視後照鏡，好險沒有……不對，白衣女子正站在機車後方。

甄詠哲像生了鏽的門把戰戰兢兢轉過頭，身穿白色蕾絲洋裝膚如凝脂的女子，在烈日映照下發出聖光。

「怎麼啦？一臉見鬼的樣子。」原來是他的高中同學鄒梓珞。鄒梓珞聲音清亮圓潤，

字與字之間自帶完美切分音。

「啊，沒有啦。」甄詠哲心想，一天見到女鬼再遇到女神的機率有多大。

像要驅趕惱人的暑氣，鄒梓珞甩動一頭烏黑油亮的長髮，反重力的髮絲脫離項頸在空中飛舞。在甄詠哲目不轉睛的凝視中，鄒梓珞的眨眼和微笑都成了慢動作。他多希望自己的雙眼是攝像頭，能將她的一舉一動永存記憶。

甄詠哲一直覺得鄒梓珞長得很像被公認為真·宅男女神的蒂法，而且是高清晰度版本。在他心中，十個男生有八個喜歡鄒梓珞，剩下兩個是Gay。鄒梓珞如此受歡迎並不在意，她美得很科學。她的五官與身材比例皆恰到好處，臉長除以臉寬正好符合斐波那契數列1.168，也就是俗稱的黃金比例。

「你考到駕照了喔？」鄒梓珞開尊口，才將甄詠哲從她臉上層層斐波那契螺旋拉出來。

「對……對啊。」



「那你可以載我去郵局嗎？」

「好啊，沒問題。」

鄒梓珞對甄詠哲好感度+1。

甄詠哲怎麼可能對鄒梓珞說不，但隨即他遺憾地發現：「可是我沒多的安全帽。」

「你走小巷，不要騎到中正路上就不會被抓了。」鄒梓珞竟然帶著如此甜美的笑容講出這種犯法的話，真是太可愛了。甄詠哲腦中響起貝多芬《溫柔的愛》，男中音渾厚的嗓音吟詠：「我愛你，正如你愛我……」

鄒梓珞扶著他的肩膀攀上後座，甄詠哲聞到她身上比龍泉茶更芬芳的香氣有如 #FFD9E6 的淡粉色甜美，難怪大家會把戀愛比喻為粉紅泡泡。

「你側坐比較不穩，可以抓我。」甄詠哲很紳士地獻出他的肉體。

鄒梓珞對甄詠哲好感度+1。

根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八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附載坐人不得側坐。但當鄒

梓珞用纖細的右臂扣住他似有若無的腹肌時，甄詠哲已無暇思考，他亢奮的心跳以 precipitato 的節奏演奏出普羅高菲夫《第七號鋼琴奏鳴曲》的第三樂章。

「走吧。」甄詠哲輕轉把手龜速前進，深怕這段幸福時光太快結束。不久，甄詠哲擔心鄒梓珞以為他騎車技術很爛，所以加快了速度。但考慮到鄒梓珞穿裙子還側坐，還是騎慢點好。不過他又想起鄒梓珞沒安全帽，還是盡速抵達郵局才不會被開單。

終於捱到了第一個紅燈，甄詠哲停下來喘口氣，他覺得跑《俠盜獵車手》的開放世界地圖都沒有這麼累。不過爲了鄒梓珞，值得。

鄒梓珞對甄詠哲好感度+1。

甄詠哲覺得這場邂逅可說是他近期人生巔峰，他像終於救回桃子公主的馬力歐，《影子傳說》裡找到公主的忍者，腦內釋放絢爛的煙火。

「甄詠哲。」甄詠哲從後照鏡看到鄒梓珞把頭湊近他的肩膀，他的名字在她口中餘音嫋嫋，像是《D大調卡農》遞迴的開頭。「你有要考指考嗎？」

「沒有啦，我申請上了。」



「那間？」

「僑光科大。」甄詠哲滿臉愛戀的紅光還來不及褪去，已重新排列組合為無地自容的羞赧。畢竟鄒梓珞可是正取頂尖大學資工系的學霸。

甄詠哲趕緊轉移話題：「我念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很特別耶。我們也算同領域，都是電資科系。」

鄒梓珞對甄詠哲好感度+1。

「真的耶。」什麼真的，甄詠哲想鄒梓珞一定在內心鄙視他是二次元油宅。

沒想到鄒梓珞興致滿滿：「那你想做什麼遊戲？我只聽過《神魔之塔》跟《傳說對決》。」

「那些都是手遊，現在越來越多換皮糞 Game ㄌ，我只想單機的 RPG。」

「RPG 是什麼啊？」

「角色扮演遊戲。你可能常看電影或小說沒在打 Game，但真要說的話，我覺得遊戲才是故事的未來趨勢。遊戲不受線性敘事限制，玩家可以做出選擇跟互動，影響劇情發展。加上現在 VR 跟 AR 技術越來越發達了，如果能做出一部驚悚、愛情、動作各類元素一次滿足的全浸式 RPG，不是很炫嗎？」

「聽起來真的滿厲害的。」

鄒梓珞對甄詠哲好感度+1。

鄒梓珞與甄詠哲的關係從萍水相逢升級為泛泛之交。

「沒想到會看到你們兩個在一起。」林玥茹自帶聖桑《水族館》陰森的背景音樂騎著腳踏車出現。

尷尬了，甄詠哲心想。

高三一整年甄詠哲跟林玥茹相互挑動對方青春賀爾蒙迸發的遐想、同舟共濟撐過各種大小考和分組報告，然後……然後沒有然後就畢業了。

甄詠哲有不少機會可以將林玥茹從死黨升級為女友，他清楚她不會拒絕，甚至感覺她在等他開口。不過他明白他們都非主流——外表不特別吸引人、內在更乏人問津——因為註定滯銷，反而沒了銷售壓力。

才看慣鄒梓珞完美的臉蛋，再看一眼林玥茹，甄詠哲感到失衡的不適。林玥茹其實不醜，但五官每個部分都存在微妙的偏差，眼距要再接近一釐米、人中要再拉開零點七釐米，才能勉強不令人感到壓迫。還有林玥茹太矮了，腿短到有種膝蓋下緊接腳踝的錯



覺。

甄詠哲自知不是玉樹臨風的美男子，沒資格嫌棄林玥茹不可愛，但她真正讓人詬病的，是她蠻橫白目的性格，說話完全不會看場合。就算如此，甄詠哲清楚他們兩人的革命情感得來不易。他們對電玩都愛得深沉，見面問的不是你吃飽了沒？英文念了嗎？而是某某新作入手了沒？練到幾等？他倆還一起冒生命危險翹了化學期末考，只為排隊買初回限定版的《武林奇俠傳》。

林玥茹一雙牛眼仍死瞪心有踟躕的甄詠哲。雖然母胎單身十八年，甄詠哲也清楚感情這種事不說破尚能苟且，但腳踏兩條船，就是赤裸裸的背叛。

林玥茹對甄詠哲好感度「」。

鄒梓珞滿臉無辜反問：「甄詠哲不能跟我在一起嗎？」

「也不是不行啦，只是有點意外，你竟然看得上我們家的詠哲。」林玥茹用眼神向甄詠哲索取支援，但他沒開口，只像條傻憨憨的拉布拉多面露尷尬而不失禮的微笑。

林玥茹對甄詠哲好感度「」。

林玥茹與甄詠哲的關係從莫逆之交降為專業備胎。

甄詠哲看著兩個女人唇槍舌戰，氣氛急速駛向拉赫曼尼諾夫的《死之島》，甄詠哲已經準備好要從沉重的A小調棄船逃逸。

此時甄詠哲眼前浮現兩個選項：

「1」繼續送鄒梓珞去郵局

「2」回家和林玥茹組隊玩《武林奇俠傳》

甄詠哲心想這根本是觸發劇情分支的QTE（快速反應事件），他到底該選鄒梓珞還是林玥茹？可以暫停思考一下嗎？

電光石火，甄詠哲靈機一動：為什麼一定要二選一？小孩子才做選擇，他兩個都要。「天氣這麼熱，吃冰嗎？」甄詠哲提議。

到了冰果室，甄詠哲以點單為名，迅速遠離對坐相覷的鄒梓珞和林玥茹。

待甄詠哲用托盤小心翼翼捧著三碗最便宜的草莓煉乳冰回到座位，他一度以為自己走錯了，或又誤入哪個平行宇宙，因為鄒梓珞跟林玥茹兩人竟有說有笑、好不快活。他離開也不過五分鐘，難怪常有苦主表示女人翻臉比翻書還快。



鄒梓珞跟林玥茹都在暑假陷進韓劇昏天暗地的大坑。她們一下討論《梨泰院Class》男主角有多帥，然後盛讚《雖然是神經病但沒關係》的金秀賢是人間極品。因為臉盲無法辨識角色而從不看韓劇的甄詠哲一句話也插不上，只能當合音天使傻笑捧場。聊著聊著鄒梓珞跟林玥茹早忘了形象，花枝亂顫活像兩隻笑翠鳥。後來甄詠哲也放棄附和了，在一旁生無可戀地用鐵湯匙攪動剩下的草莓醬和煉乳。

草莓牛奶與室溫達成熱平衡之際，鄒梓珞跟林玥茹終於起身準備離開。她們神色自若地走向店外，完全沒有詢問甄詠哲剛剛代墊的剉冰錢要不要還。甄詠哲邊走邊把玩口袋裡剩下的一五〇元買菜金，思索怎麼開口才不顯得小家子氣，卻震驚地發現鄒梓珞身手矯捷地跨上林玥茹腳踏車的後座。

「欸，等一下。」甄詠哲轉頭大喊。

「沒關係啦，你不是少一頂安全帽嗎？」鄒梓珞露出比驕陽更燦爛的笑容，揮手向他道別，林玥茹也回頭露出一抹微笑。

問題不在這啊，甄詠哲在內心吶喊。他感到賠了細妹又折冰的痛楚，仍不爭氣地舉起右手送別她們越行越遠的身影。

理智鑑定失敗，SAN值下降1點。
勇者金錢減少了150元。

甄詠哲安慰自己買菜才是主線任務，咬牙前往第二市場。

甄詠哲將機車停在小巷中，走進如迷宮般萬頭攢動的菜市場。他不知道目標攤位在哪儿，但也不敢輕易攀問NPC（非玩家角色）。與NPC搭話有大概率會接到耗時費力的支線任務，就像之前南天宮的擲筊求籤一樣，甄詠哲覺得不如先自行瞎逛一圈。

甄詠哲像玩紅白機的《沙羅曼蛇》一樣上上下下左右左右，步履輕盈避開拉著菜籃車橫衝直撞使出物理攻擊的大媽，和隨意觸碰攤位商品就會破口大罵導致SAN值下降的攤販。

勇者經驗值上升100點。
勇者等級上升為Lv.2。習得技能：十里飄香。

甄詠哲循著鳳梨和芒果酸甜的氣味找到水果攤及隔壁的菜販，這樣一來香蕉和玻璃



菜的位置都確定了。不過目前問題是甄媽給的三百元只剩一半，勢必無法買齊全部的東西。

香蕉和玻璃菜……甄詠哲並不特別愛吃香蕉，晚餐火鍋少了香蕉也沒差，加上甄媽搞不好自己都忘了最後才順帶委託的香蕉，所以理應優先購買玻璃菜。

甄詠哲看向疊成金字塔的玻璃菜，前方厚紙板寫著「一斤二十」。甄詠哲在腦中開啓數學奇才模式：一斤是零點六公斤，假設他買了一顆一點五公斤、也就是二點五臺斤的高麗菜，剛好是五十元，這樣買菜金還剩一百元。

雖然玻璃菜近在眼前，但如果先買可能會造成蔥燒餃卡關。蔥燒餃勢必超出百元，假如賣個萌再殺個價，或許能買齊蔥燒餃和玻璃菜。就算殺價失敗，剩下二、三十元，回頭買半顆玻璃菜也算有個交代。

運籌帷幄的甄詠哲信心滿滿步入市場深處，空氣中淡淡的血腥味引他走向豬肉攤。果不其然隔壁就是蒸氣瀰漫的天字號水餃，攤位上正好放著最後一盒蔥燒餃。甄詠哲迫

不及待伸出手，另一隻胖嘟嘟的手同時降落在水餃盒上。甄詠哲轉過頭，看到與甄媽年紀相仿的歐巴桑，儘管如此，他可不打算退讓。

勇者遇敵了。

甄詠哲使用翻天掌撥開歐巴桑的魔爪，歐巴桑也不是省油的燈，一招虎爪擒拿手直攻甄詠哲的手腕，痛得他鬆開手。

勇者生命值減少 3 點。

歐巴桑正要伸手奪取蔥燒餃，甄詠哲輕步蹬向天字號水餃黃澄澄的看板，做了二七十度的空翻，向歐巴桑使出鉤掃腿。先一步察覺攻勢的歐巴桑右手將水餃盒護入懷中，左手使出格擋，抵銷了甄詠哲的攻擊。甄詠哲借力使力，踩著歐巴桑的手臂做出一圈漂亮的空翻，從她的後側施展鴛鴦連環腿，歐巴桑往前飛了三米，水餃盒在空中旋轉。勇者經驗值上升 200 點。

甄詠哲一個飛身接住水餃。此時歐巴桑站穩腳步、聚精蓄力。她怒吼一聲，放出大招龍象般若功打飛甄詠哲，水餃盒再次在空中展開一段華麗的飛行。



甄詠哲站起身，拭去臉上的鼻血：「你這龍象般若功也太弱了，才練到第二層吧。」歐巴桑高聲吶喊：「你知道養小孩跟做家事得花多少時間嗎？十三層沒有人練得完啦！」

憤怒的歐巴桑一記空明拳打向甄詠哲看似毫無防備的腹部，卻被甄詠哲全身繃緊的肌肉彈了開來。

「你……這難道是黯然銷魂掌的『心驚肉跳』？」

「黯然銷魂掌十七式我全都學完了，怕了吧。」

歐巴桑鼻子一哼：「你才幾歲，你不够黯然啦！」

「拾北已經十八歲啦！」

甄詠哲怒吼一聲，馬上捨去憤怒、沉澱心思。他想起下下籤的「休將私意憶濃情」，鄒梓珞跟林玥茹聯袂離去的景象在他的心頭挖了一個深不見底的黑洞，裏頭迴響加布里埃爾·佛瑞作品第二十四號《悲歌》淒涼惆悵的樂音。

黯然銷魂的甄詠哲使出第二式「杞人憂天」，拍向歐巴桑的天靈蓋，歐巴桑伸出右

掌迎擊。兩人雙掌相迎、威震八方、氣勢萬鈞，方圓五米內的水餃、豬腳、菜籃車、路人甲乙丙，都受到強大內力的衝擊漂浮半空中。

此時一名身穿白汗衫配灰色高腰短褲的阿公旁若無人步入戰鬥現場，他用拐杖指著空中那盒水餃：「頭家，佢愛買蔥燒餃。」

「好，剩最後一盒了。」

「做得算便宜兜仔無？」

「賣你百五個銀就好。」

「承蒙頭家。」

甄詠哲和歐巴桑目瞪口呆望向吹著口哨快活離去的阿公。

歐巴桑收合右掌。她拾起購物袋，大氣地表示：「後生仔，身手盡厲害！」

「哪裡哪裡，你也不錯。」

歐巴桑對甄詠哲好感度+2。

歐巴桑與甄詠哲的關係從狹路相逢升級為足相頷頤。

離去之際，甄詠哲瞥了一眼店內的價目表，才驚覺蔥燒餃一盒竟然要兩百元，他的



錢一開始就不夠了。

霎時甄詠哲嗅到陰謀的腐臭。就算有三百元買菜，別說貪圖找回的錢了，夠不夠都是問題。甄詠哲對自己的存在產生嚴重的質疑，原來一切的一切，都是算計好的陷阱，原來老媽才是造成卡關的大魔王。

悲憤之餘，甄詠哲的肚子發出震天價響的哀鳴。經過一場激烈的對決，乾癟的吐司和含水量九十五%的剉冰提供的熱量已入不敷出。比起心理創傷，眼下甄詠哲只想盡快滿足馬斯洛金字塔最低層次的生理需求。趕快買完玻璃菜和香蕉，回家吃火鍋吧，甄詠哲鼓舞自己。

回到先前的菜攤，甄詠哲拿起金字塔頂端那顆玻璃菜，一隻黝黑的男性大手與他五指相交。甄詠哲與奪菜大叔互看一眼。

勇者遇敵了。
背景響起熱血的 8-Bit 電子音樂，甄詠哲和大叔同時後退一步準備蓄力。

鼻青臉腫的甄詠哲把機車停在騎樓，拾起紅白塑膠袋，裡頭只有一顆孤伶伶的玻璃菜。

世道險惡啊，自己太嫩了，甄詠哲感嘆。

甄詠哲推開家門，眼前一片 #404040 的深灰色中，鮮紅的「YOU FAIL」大字掉落砸向他的頭部，他瞬間失去意識。

「阿哲，起床吃早餐。」

甄詠哲睜開眼。他坐在電競旋轉椅上，什麼時候睡著了都不知道，手上還握著 PS4 手把。

「阿阿阿哲，吃早餐啦！」老媽的爆音波穿過臥室房門襲來，甄詠哲瞬間站起身，看見半透明的選項浮在空中。

CONTINUE?

▼ YES

NO



注解

1. SCP 基金會：控制 (Secure) 、收容 (Contain) 、保護 (Protect) 各種超自然生物或現象的秘密組織。
2. SCP-2014 豹紋壁虎、SCP-916 人類摯友、SCP-1296 訂個羊駝 (Dial-a-Lama) 、SCP-106 恐怖老人。此處及下文出現的特殊生物或現象皆出自於 SCP 基金會。
3. 延伸自 H. P. 洛夫克拉夫特的克蘇魯世界觀。SAN 值 (理智值) 受到驚嚇會下降，最終導致發狂。
4. SCP-3001 · 平行宇宙「紅現實」。
5. SCP-336 · 莉莉絲。
9. L1 / R1 · PlayStation 遊戲機按鍵 (左、右) 。
7. SCP-173 · 雕像 - 最初之作。
8. SCP-8900-EX · 天，藍色的天。
9. 《最終幻想 VII》的女主角，該遊戲於一九九七年出品，於二〇二〇年發行重製版本。
10. 手遊：手機遊戲。換皮：不做創新，重複利用現成模板。糞 Game · 爛遊戲。

11. 此處招式出自於金庸的《笑傲江湖》，以下招式皆出自金庸作品。



作者 簡介

江馥如



經歷：

新北人，現任教職，副業是常常休耕的字耕農。曾獲磺溪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得獎感言：

投稿當然希望得獎，但真的得獎了還是很驚訝，因為這是一個很刁一尤的故事。如果有人願意耐著性子看完，大喊一聲「我到底看了什麼鬼」，大概就是對作者最好的稱讚了。



短篇小說 · 佳作

藍衫

陳凱琳

翻出箱底最後一件藍衫，將舊有的幾處破損記錄在冊，以方便撤展時的檢驗工作；再一次巡視上鎖的櫥窗，確定櫥窗裡陳列的物件都編了號，以最安靜的姿態迎接長眠後的第一次面見世人。

本日工事大功告成！

籌備已久的文物館終於要開幕了。

跟文化處租借的場地不盡理想，（後來才聽附近的人說這老厝是「當年」被政府給強行徵收去的，哪個當年，我也沒來得及細問。）社群行銷遇到廣告詐騙，沒有所謂的

公款，只能硬著頭皮用這幾年攢的結婚基金來補坑。得知戶頭金額所剩不多時，媽媽揚言要斷絕關係；我用根本沒對象要怎麼結婚的理由搪塞，順道奪門而出。

媽媽一直認為我有病，從青春期開始就帶著我跑遍知名的、不知名的大小宮廟。我說那些聲音又來找我了，她就瘋狂灌我喝符水、香湯；後來又聽說神的故事，帶我去受洗。

掛著佛珠進教堂，我知道她已無計可施。

媽媽病得更重，她需要大量的安眠藥才能讓自己入睡。

其實我並不覺得那些來找我的聲音讓人困擾。有更多的呢喃就像是低頻的馬達轉動聲，偶而才會有像轉不到頻道的收音機，發出劇烈的摩擦聲。直到那個時候——遇見「她」，我才很確定那些被認為困擾聲音，是來自於人的語言。

她是藍衫「編號七」的捐贈者。



我稱她巷尾阿婆。

阿婆住在都更區內的一間透天裡，這裡早期是無尾巷，房舍還未重新分配時，她住在最邊間。阿婆說她屬龍，算不清今年到底幾歲了；我翻過農民曆，推測她不是九十三歲就是一百零五歲。但不管如何，她一定是活過日治時期的人。我親眼所見。她從床底拿出一疊泛黃素色的包裝紙，我以為她是要讓我替她清掉那疊垃圾，很自然地接過，放進資源回收的公務車裡，打算載去焚化廠，跟一上午從各處獨居老人家整理出的垃圾，一起處理掉。

回到辦公室，地上擺滿雜物；有各單位捐贈的物資，也有同事們到個案家進行年末掃除清出的待分類物件。

我也把巷尾阿婆家整理的物件疊在上頭。

我又突然聽見了來找我聲音。

那是第一次在外頭聽見聲音，我有些害怕，擔心被同事發現自己的異樣；又想著媽媽總說我的病更重了。

聲音很清楚地發著音節，從單音，變成一個詞。

幸——

子——

幸子——

「幸子是誰？」同事的聲音從頭頂冒出，打斷了原本正靠近我的聲音。

「甚麼？」

「妳剛剛不是在叫幸子嗎？新開的案嗎？」同事眼神瞥往我的電腦螢幕上的檔案，「沒有啊，沒有人叫幸子。」

年末諸事實在太多。春節連假前，疊在地上的物資和待分類物品消化緩慢，又得應付尾牙和年終餐會，還有媽媽三不五時就見風轉舵的信仰……有點自顧不暇。雖然做的是社工工作，總感覺日子流動好慢；如井中倒映的雲，明明是天空上的雲，卻仍只是影子。



「幸子」的聲音越來越明顯。但說話之人肯定不是幸子，沒有人會呼喊自己的名字，不是嗎？

最後一次的年末掃除的終站，我又來到巷尾阿婆家。

物理復健師正巧來訪。

前幾日阿婆在屋前跌倒，不願住院，離世多年的大兒子的長媳替她申請居家看護。復健師評估後，還是建議阿婆住院。小兒子一頭白髮，跪在地上求阿婆上救護車，她不願，不說話，只掉眼淚。我曾經一度以為，阿婆是聾啞人士，因為從我接案兩年來，她沒與我交談。

小兒子有腳傷，聽說是南洋回來的軍伕，被地雷炸傷幾隻腳趾。

他跪地，痾偻前行；阿婆還是無動於衷。

大兒子的長媳比較強勢，嚷著要整理阿婆的衣物，將人強行帶上車。小兒子搶不過，跪了地的腳，失了平衡，才起身就自己跌得東倒西歪。復健師替小兒子包紮傷口時，長孫媳繼續清掃阿婆的衣櫥。

散落一地的衣物有一致性的顏色：藍、黑的衣衫，有些看起來年代比較久遠，袖口縫著淡青色的車邊，不花俏，可在一片深到發黑的藍裡，格外引人注目。

從小兒子的口中得知，那是阿婆早年穿的衣物，號為藍衫。

長孫媳才不管這些，洩憤似地將舊衣物傾盡倒往門口。好巧不巧，她砸到了進門的五兒子；頭髮沒有小兒子白，眼角銳利，聽說是位有名的律師。在五兒子的協調下，長孫媳撤守，憤而離去。

阿婆在我和復健師的注視裡，始終靜視著在眼前搬演的鬧劇。



五兒子趕走長孫媳便不管事了，吆喝在門口抽菸，等著上場卻沒機會上場的四兒子一同驅車離開。記錄本上有寫，四兒子是地方角頭，因年紀大才金盆洗手，跟身為律師的老五最要好。

小兒子請走復健師時，連帶也要將我請出門。我趕緊說明來訪目的：只是來進行個案的年末掃除工作。他勉強讓我留下，但也無視於我，拖行著萎縮的腳撿起一件件被丟出門外的衣物。

他將其一件件摺好，放進衣櫃，然後清點著……

一、二、三、四、五、六。

正巧是他們六個兄弟。

檔案上有紀錄，阿婆共有六個兒子。

大兒子去世多年，留下的一子在成婚沒多久就意外身亡，長媳肚子裡留下遺腹子，是他們那一房唯一的後代；二兒子周歲時夭折，六件藍衫裡有一件衣領尚新，少有污漬，我想那便是專屬於二兒子的；三兒子成年後溺死，無後；四兒子曾任多屆議員，也是鄉

里間心知肚明的角頭，女兒進入議會後，他順勢「金盆洗手」；五兒子長年旅居國外，打的是黑官司；六兒子最小，因為阿婆再也生不出女兒，所以從小就把老六當女兒養。女兒會出嫁，六兒子爲了躲避閒言，「嫁」給了做公務員的丈夫；這幾年才正式登記結婚。

「還有一件呢？」小兒子突然問。

我困惑，數著他手裡摺好的衣物。

阿婆養育六個兒子，每個孩子的哺乳時期，都有一件專屬藍衫。據說，客家藍衫側領的設計，是爲了女人哺乳方便；加上客人天性節儉樸實，所用衣料和衣物設計，都是爲了能更方便行動和從事農務。（這是辦展時，蒐集而來的相關資訊。）

確實是六件，難道阿婆還有第七個孩子？

小兒子的疑惑很強烈，目光中有種質疑。

我搖頭，表示沒印象。



他回身詢問阿婆那件藍衫的去向，阿婆伸出瘦得見骨的手，指向了我。

*

就在我和小兒子幾乎要將阿婆家翻個朝天時，同事救援的電話打來了。多虧辦公室的大家平日習慣把業務堆著處理，疊在待分類物件上頭的那包泛黃包裝紙才被提前送進焚化廠裡。

把附耳的手機拿開，很尷尬地跟小兒子對視，藍衫找到了，就收在我的抽屜裡；當然不敢明說本來的打算。

他嘆口氣，督促我一定要把那件藍衫「原封不動」送回來。他語氣凝重，感覺得出來這是一件十分珍貴又別具意義的藍衫，甚至超越於疊好的那六件藍衫。是比二兒子還要早夭折的孩子嗎？我想問，但他的眼神過於銳利，只能硬生生把話吞回肚裡。等年假後，找機會，單獨問阿婆看看吧。我如此盤算。

當日我沒回辦公室，跑完剩下的個案後就直接返家。年假開始。

屋內燈火黑暗，宛若空城；但媽媽的鞋子在門口，我料想她一定是吞了安眠藥，正躺在屋裡的某處。我喊了她兩聲，沒回應。媽媽不是會自殺的人，她服藥，單純是因為睡眠不好；但有時迷糊下還是會多吃幾顆。就有過藥物過量送了急診，催吐的經驗。

客廳只有六坪大，置物櫃隔出客廳與餐廳的空間；說是餐廳，更像是走道，因為這房子裡只有我和媽媽，而我們倆幾乎未曾在所謂的餐廳桌上，一同吃過飯。

一字型的廚房沒有窗，抽風孔是唯一聯通戶外的孔道；長年西曬，抽風機已年久失修。微弱的路燈剛好透進孔道裡，算是住在二樓住戶的好處；不開燈，一年能省幾度電。客廳和廚房都檢查過了，剩下兩房。一間是媽媽的房間兼衛浴，一間是我的房間兼倉庫。往房間走去時，大概就能感覺到她在哪間房裡。

耳邊又出現雜音，而且越靠近媽媽的房間，雜音就越明顯。
語音像飄散的棉絮，從遠處往我眼前匯聚。

推開門，媽媽果然躺在床上，被子沒蓋好。第一件事就是檢查藥盒。她通常會將每



日份的安眠藥分類到藥盒裡，按時按量服用。今日週二，但週二和週三的藥都是空的。看來她吃了兩顆藥。

我推她，叫不醒。

明日就是小年夜，還有祭祖的牲禮沒準備。記憶裡，媽媽也沒拜過哪家祖先，她總說我是撿來的；再纏著她問，就會說我是垃圾桶生出來。比石頭蹦出來的還慘。年幼時，依稀記得外婆來找過媽媽一回，言談時聽見媽媽是個棄家棄夫的女人；她否認，只說自己是在找一個人。

那個人，就是我們這間屋裡唯一祀奉的牌位。只有一塊牌位，沒寫名，不知是祖先、遊魂、還是哪位神仙？

我預料那兩顆安眠藥應該會讓媽媽睡過明天中午，然後再度錯過準備牲禮和祭拜的時辰，接著懊惱下又吞了幾顆藥，讓自己睡過整個年。好多個小年夜，都是這樣過的。

*

初一早上，媽媽終於醒來半天，看著錯過祭祀時辰的牌位，正苦思著要不要把剩下的安眠藥全吞了。但是診所初七才開診，她現在如果全吞了，接下來六天就沒有藥吃了；幾番掙扎後，她決定補拜，拿著香跟牌位說了一個多小時的話。

耳邊的聲音一直沒有停過，接不上頻道的雜訊中偶而參雜著一句「幸子」。

如果對話是真實的，是不是表示這位「幸子」是這些長年以來纏著我的聲音中的，其中一位人物？

我在屋內隨意而走，像是接收訊號那樣，試圖尋找著更清楚的頻道。

媽媽看見我漫無目的走動的模样，知道我幻聽的病徵又出現了；她從牌位後拿出一包不知收集多久的香灰，泡了水，讓我喝下。



「讓你趕快找個對象嫁了你偏不聽，放假就賴在家裡，想那些有的沒的，才會這樣啦。」她說。

我真的有聽見聲音，這次比以前清楚……想這麼回應她時，手機傳來鈴聲。是坐我隔壁的同事，就是幫我攔下差點進了焚化廠的藍衫的那位。

她的聲音有點興奮。大意是，除夕夜她家親戚齊聚一堂，她跟親戚們提到差點被丟棄的那件藍衫；好巧不巧，裡頭有一位是私立大學服裝設計系某研究院的計畫主持人。但他重點不在同事如何英勇救下一件近七十年歷史的藍衫，而是藍衫本身。

「他要辦一個客家古文物展，想要跟你配合，我問過主管了，她說只要有利於基金會正面形象，辦公室都可以配合。妳可以問問個案，能不能捐贈那件藍衫嗎？只要半年的展期就好。」

「可是阿婆的小孩子們不太願意耶，他們之前還討論要把阿婆送到安養院。」想到前幾日小兒子緊迫盯人的目光，我有些膽怯。

「妳只要問阿婆就好啦，藍衫不是她的嗎？妳還可以去問問那個藍衫的由來，別跟我說妳一點都不好奇喔。」

同事的話，真是正中紅心，誘引了我的好奇。

在同事的推薦與古物研究室的推波助瀾下，我成了策展的其中一員。負責的項目，就是蒐集更多藍衫。他們覺得這件事交給我最適宜；因為我負責的個案區域，就位於客家左堆。以訪視之便，詢問地方長輩或者老家中舊物，再適合不過了。

於是，年後我便成了斜槓的上班族。

白日訪視個案，寫紀錄表；下班後當研究室的鐘點策展員，整理從各方租借或蒐集而來的「舊物」。

蒐集「舊物」的行動維持半年，直到端午前後我負責的地區才整理出七件藍衫，和



一雙貼有紅紙，用毛筆字寫著「家官」的繡鞋。（繡鞋轉交給另一個組別負責，聽說他們要建立一個清末時期的客人嫁娶場景，需要那雙唯一的繡鞋。）

七件藍衫裡，只有兩件是真正穿過的衣物，破損嚴重，本不採用，但收來的文物實在太少，只好列入選項。從行銷組得知的資訊是，藍衫本就是客人常服，會特別保存起來的莫過於是有家底的人家；一般農作人家，衣物無法修補後就會丟棄，當然很少留下。

這麼一說，阿婆倒是另類的文物「富豪」了？

除了那件被特別包裹在包裝紙裡藍衫之外，阿婆還有個代表著六個兒子哺乳期的六件素色藍衫。可當我回去想跟阿婆租借時，她卻說衣服都被長孫媳整理掉了，大概是丟進年初三的那趟垃圾車裡……那是阿婆第一回跟我說話，卻讓人聽得昏頭轉向。

六件珍貴藍衫，就這樣沒了？

「該只係舊衫。」阿婆平淡地說。

臉上的失落很明顯，我竟不自覺地在阿婆面前嘆出氣來。她又是同樣的動作，從床底拖出一只皮箱，拿出那疊泛黃的紙。

我已經知道這疊紙的重量，壓抑著尖叫的激動，不敢伸出手。感覺有些罪惡，不久前我竟然差點將它給送進焚化廠裡。

「還分妳了，小春。」

我不叫小春。說實在的，我也從未跟阿婆說過自己的本名，只介紹自己是基金會的訪視社工。

那句「還給我」太清晰，一度有個錯覺，那不是阿婆的聲音，是一個少女的聲音；而少女的靈魂，就被關在阿婆的眼眸裡。

誠惶誠恐接下那疊紙。



果然重量變得不一樣了。

在我手裡的紙被照進屋內的微弱陽光印上影子；突然間，好似就在一瞬間，紙在光影中化成虛無。一件色澤飽滿的丈青色藍衫出現在視線裡，長袖的反摺處是紅色棉布，衣緣上的蘭干是絲質的提花織帶，繡著金邊的蝴蝶。

蝴蝶彷彿乘著日光而來，翩然飛舞。

我又聽見了有人在喊——幸子——後頭還有幾個聲音——幸子，幸子細姐——

*

為紀念阿婆沒來得及保存的六件藍衫，我私心替這件丈青色藍衫編號為「七」。

開展第一日，進場的人不多；即使看展了，通常也是匆匆瀏覽而過。

「因為颱風要來了。」策展組的組長響起推託的雷達警報，將人數稀少原因怪到「天災」上。確實聽說颱風要來了。今年的第一個颱風，來得很早，才入仲夏就在臺灣外海伺機而動。

她才說完，行銷組嗤之以鼻。

只有編號的文物，少了故事，確實很難讓人的腳步停留。行銷組建議要為每件文物重新製作故事版，寫上簡單幾句說明或背景；而這事，要策展組的人去想辦法編出故事來。

我因此被分派了新的工作。

結束白日的辦公室工作後，到文物館中的簡易工作室裡繼續加班。

自從接了策展，從年節一路忙到端午，回到家的時間已經披星戴月。可也因為待在家時間少了，沒讓媽媽看見我那副神遊的模樣，這半年倒是少喝不少符水。有種精神好多了的錯覺。沒看見我「發瘋」，媽媽的壓力也少一些，現在安眠藥藥量減到一日半顆。



編號一和二是破損較嚴重的藍衫，是客人服飾真實的使用狀態，故事性強，就捐贈個案提供的訊息，很快就組織完整的介紹。編號三、四、五，是古文物研究室專案的收藏品，本就有完整的來歷，整理起來也容易。編號六是舊衣改制的新款，出自於一名退休裁縫師傅的設計；光是師傅本人的故事就超過故事版篇幅。

現在唯獨剩下編號七的藍衫了。

看來明日還是得再跑一趟阿婆家。

這次就開門見山問她，關於這件藍衫的由來吧。

我忖度，如果問不出來，就問問關於「小春」的事；或許也會跟「幸子」有關？

*

離開醫院，已經落日。

不得不承認當下的自己被挫敗的情緒緊密包裹了。

阿婆躺在床上，右手臂上連接著點滴，眼神迷糊，有些不省人事。護理師說，阿婆

這幾夜都沒睡好，醫師於是在點滴裡加了些許安眠劑量；我拜訪的時間不巧，遇上了點滴藥效發揮。

護理師知道我是阿婆之前的社工，便讓我隨她到護理站填寫遺漏的資料。阿婆的病歷表上，標註著她入院的時間——是她「還」給小春藍衫那日。

阿婆獨居，小兒子唯有在送三餐時才會出現；他不敢在村裡逗留太久，怕遭人非議自己嫁人的事。通常匆匆放下食物就離開了。

上天彷彿掐指算過，那日我離開時是黃昏，小兒子在一個小時後的晚餐時間出現；可就在那段時間裡，阿婆莫名地昏倒在床上，送來醫院時曾失去過意識。離開加護病房後幾日，像迴光返照，人異常地興奮和躁動。好幾個夜裡不睡，叨擾隔壁床的病人。醫師無奈下，經家屬同意，才在營養劑裡摻入安眠鎮定的藥物，讓阿婆在夜裡能好睡些。

所謂的家屬，其實也只有居住外地的小兒子。前陣子看到的長孫媳、四兒子、五兒子都是失聯的狀態；聽說這情況是常有的。阿婆的六個兒子，並沒有讓她享有兒孫滿堂



的福分。

「早上阿婆會醒，妳可以那時候來。她這幾天狀態有慢慢在進步，妳是她以前的社工，跟她聊聊天，她應該會很開心的。」護理師讓我填完資料後說。

情況沒有我想像糟糕；只是明天要多跑一趟，要跟原單位請個半日的假，而年假早因為這半年的策展被我請得所剩無幾，確實有些困擾。

突然困惑起來，自己爲什麼要爲了一份不是正職的工作，如此傷腦筋呢？

有種念頭浮現：等問完編號七的來歷後，就暫時離開策展團隊吧。年節時突然冒起的一頭熱，似乎有一瞬間，煙消雲散了。

既然甚麼也沒問到，那今天就不用回文物館的工作室了；可回家前還是得先到辦公室送出明日半天假的申請，接著就可以提前收工回家。年節後，已經有半年多沒有跟媽媽好好吃頓晚餐；我打包自助餐，打算搬出那張收在我房間裡，長了灰的餐桌。

就在置物櫃所隔出的飯廳裡，吃頓飯吧。心底念頭越強烈，跨步就越大。手裡甩動裝著便當的塑膠袋，回過神後還慶幸，便當裡沒有蒸蛋。

走到房子外的那盞路燈時停下，成群環繞的蚊蟲在微弱的燈光下，溫暖地聚成一圈。

颱風或許真的要進來了，才發布海上警報，路上的蚊蟲已經先知先覺，翅膀拍動得很急切，彼此聚集摩擦。

風有點大，斷斷續續從遠處傳來鹹淡的雨水味。

二樓的燈沒有亮，正感覺疑惑時，我接到醫院的電話。

家裡果然沒人。

媽媽在醫院。

*

——幸子細姐，佢哪也毋想去，只想留在細姐身邊。



耳邊的聲音像是聚集在烏雲裡的雷鳴那樣，轟轟作響。急診室外的救護車鳴笛和走廊上疊踏而至的腳步聲，都被耳邊的聲音壓過；成爲另一個音頻，被轉走。

呼喊著「幸子」和「幸子細姐」的聲音，越來越靠近我。

我聽得很清楚，那是一個少女的聲音。與那日阿婆拿給我藍衫時，偶然稱呼我「小春」的聲音，很像；都是清澈而透亮的嗓音，如黃鶯。

手術燈暗下後，醫師走了出來。

媽媽這次送急診的原因不是服用安眠藥過量，而是急性腎衰竭；但追根究柢，也跟她長年不當服用藥物有關。醫師評估，日後媽媽可能要面臨常態洗腎。交代完醫囑後，媽媽被轉送到加護病房觀察，情況只要沒有重大變動，隔日就可以申請普通病房。提著冷掉的便當，我在加護病房外的椅凳上呆坐許久。

加護病房有特定的探視時間，媽媽送進去時，正巧過了夜間探視。果然想在飯廳好，好吃飯，是種妄想。不知在椅凳上坐了多久，直到塑膠袋溢出湯汁時，時間已經過了午夜。抬頭回神，驚覺這間醫院，自己下午來過。

既然已經過了午夜，我也不打算回家了。

草草把便當吃完，我橫躺在椅凳上，打算就這樣睡了；若真有人來趕我起床的話，再說了。

迷濛中，感覺醫院的空調格外寒冷。

根本沒帶外套，只能用雙手環抱自己，讓自己倉促入眠。聲音越來越多。

——幸子細姐，妳莫將侄賣忒，細姐，侄求妳。

很慶幸一覺天亮，晨光照入時也還沒被人趕起床，醒來前最後聽見，且還記得的那句話，是句帶著哀求的哭聲。



早上十點是當日第一回探視時間。離十點還有三個多小時，我估摸媽媽的狀況若穩定，十點的探視時間結束，護理師就會請我幫媽媽挪病房了。在這之前，我想先去探視昨日撲空的阿婆，希望可以順利見到一面。

早晨的醫院大廳很冷清。醫師還沒上班，病患還沒就診；除了偶而送早餐的外送人員或家屬外，最多的是正在交班的護理師們。但只有一個樓層例外，那是阿婆所住的樓層。

電梯門一開，樓層裡發出匆促的腳步聲，來來回回從護理站到某間病房裡。

我探頭，心底瀰漫著不安。

想上前確認到底是哪間病房在發出警報聲時，向來不太合作的策展組和行銷組同時打來電話。最後是策展組成功插播了進來。

「屋頂漏水了，藍衫，妳那件七號的藍衫……」組長慌亂的聲音裡，還夾雜著行銷

組人員吆喝著要把被吹走的宣傳看板追回來的聲音。

手機放下時，才發現醫院落地窗外，正斜打著大風大雨。

＊

清晨的計程車不多。

舉著傘跑在雨中時，耳邊傳來哀求的哭聲交疊著雨聲，伴隨著狂風襲來。哭聲裡有掙扎，有鞭子落在身體上的節奏，有男的人怒斥和威嚇。

——賣身契拿來。

——細姐救佢。

——分佢畫押！

——細姐救佢。

耳裡的聲音越狂亂，我奔跑的速度就越快。有個意念很強烈，想用劇烈的喘氣聲壓過那些紛沓而來的話語。

「幸子」一直都沒有出現，但喊著幸子的人卻不斷求饒，被男人們包圍在棍棒間。



呼救聲中，偶而會傳出一兩聲，不屬於求饒那人的聲音；一樣是很年輕的女子嗓音，悶悶啾啾泣著，壓抑在身體裡的吶喊，始終沒有出現。

在懷疑自己幻聽症狀加劇的不安下，我終於跑到文物館外；從醫院文物館，大概半小時的腳程，如果不算路上號誌和風雨攪亂，我應該可以再早個十分鐘到。

文物館外已經一如往常，看來行銷組的人已經處理好了，被吹走的看板用童軍繩跟門口的樹綁在一起，在風裡拉扯著。

戶外沒甚麼行人，風雨有瞬間，是驟停的。然後變成了綿綿細雨，輕輕地斜打在文物館外頭的老牆上；牆面剝落的磚上，被暈染成出一幅巨大圖騰。起初，我還看不出那圖騰的模樣，漸漸走進後發現——是蝴蝶。

館裡傳出聲音，還有些混亂。

想必館內的狀況還未解除，我想著那件編號七的藍衫，心跳得很劇烈。

可才跨步上階梯，方才被我奔跑喘氣壓過的聲音，又再度出現……

——細姐，闌干上係妳中意個揚蝶仔。嫁過去下後，千萬愛講這係妳自家繡個。妳係社長個妹仔，下擺係地主個長媳。

聲音裡帶著微微的顫音，有些哽咽，但不明顯。

那人依舊喊著「幸子小姐」，而我終於聽清了真正的幸子的聲音，跟那日從阿婆手裡接過藍衫時，偶然出現的少女聲，相似。

——小春，佢會將妳贖轉來个，等佢，等佢，妳愛等佢。

——細姐，佢相信妳會來，佢等妳。

原來那就是小春。

聽見耳邊最後浮現的小春聲音時，我已經站在編號七的藍衫前。藍衫的衣領淋上屋頂漏下雨水，含著鱗汗，覆蓋在繡有金線的蝴蝶圖騰上。兩組人馬爲了搶救更多被淋濕的文物，都狼狽不堪，頭髮沾著水，身體也裹著潮濕。



那天我連下午的假也請了，年假不夠，用的是事假。理由是，母親開刀。但我整個下午都沒有回去醫院，只是無止境地將門外灌進的水用畚箕舀往室外。有人抱怨，到底是誰租借那麼破爛的場地，下場雨，屋頂就開天窗，名副其實的天窗。研究室請來專門修復衣物的研究員，想趕在下周末文物慶的時候將毀壞的衣物修復完畢，當然也請來法律的專家，不得不預先評估可能賠償的租借費用。

行銷組問我編號七的藍衫的租借合約在哪？

我根本沒簽合約，藍衫是阿婆說「還給小春」的，而我根本就不知道小春是誰，在哪？

「我回家找一下。」如此回報，敷衍過去。

我終於不得不回去醫院，因為醫院發出媽媽的病危通知。消息來得太快，我來不及打聲招呼，就離開文物館。

風雨已經稍停，攔下計程車，直奔醫院。

媽媽這回衰竭的不只是腎了。

她的衰弱出乎我的意外，可她本人卻似乎了然於心，拔掉呼吸輔助器後，她迷濛地看著我。

不知道那是彌留還是她真的知道我。

「我還是沒有找到她。」

「找誰？」那是我第一次很明確地問她。

「她一直在等她來，在我身邊徘徊，讓我替她去找她。我不願意，她就去找妳，對不對？」太多的「她」，我還是不知道媽媽在找誰？不，媽媽說她不願意去找，是那個人，一直逼著她去找。「妳是不是也能聽見她說話？」

媽媽閉起眼，好像這一刻她已經練習了無數次。

「那些找我的聲音嗎？媽媽妳也能聽見？妳不是說那是我的幻聽嗎？」

「不是幻聽。她叫小春。」

這句話停留了好久，在我的腦海裡。



之後關於小春更多的事，我沒能來得及從媽媽那得知更多；她就如同過去吃安眠藥練習長眠那樣，無聲地睡了。

*

——幸子細姐，妳愛侄無？

屋內迴盪著低淺的啜泣，一時間混亂了，搞不清楚那聲音是我發出來的，還是耳邊徘徊的那些聲音。

我終於知道，家裡那塊無名的牌位拜的是誰了。

她是小春。

媽媽的房裡果然有那張被她藏起來的紅紙，上面是一名女性的生辰八字和卒年——生於大正三年五月十五日卯時，卒於昭和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申時。得年十八。

小春的女兒就是我年幼時僅一面之緣的外婆，而逃離家的媽媽，確切來說是爲了躲避那些找她的聲音，才搬到現在這間破公寓裡。在公寓裡，生下我。外婆、媽媽，就跟小春一樣，像是被詛咒般，不是遇人不淑，就是在非意願下產子。

突然明白，媽媽爲何逼著我結婚，急著讓我尋找良人。

生下的都是女兒，繼承著這份怨念，只爲了尋找一個人——小春所愛之人，幸子小姐。

這份愛，曾被幸子珍視，同時也替小春招來殺身之禍。

有個念頭乍然而現：幸子是阿婆嗎？

阿婆有六個兒子，對她來說，哺育過孩子的六件藍衫可以雲淡風輕，也可以被丟棄燒毀；而唯有那件繡著蝴蝶的藍衫，被她珍藏在泛黃的紙裡，像是塵封在心底的祈願，終生未曾揭開。



文物館經過那場「天災」後，重新開幕了。

「編號七」依舊沒有補上故事版，只是增加了說明：此為婚服。客人尚儉，將日常常服長袖拼接為紅色與粉色，便可作為婚服或禮服使用。闌干所用絲線可辨識衣物主人身分，富有人家多以金蝴蝶作為裝飾，反折袖口。並取「蝶」與「臺」之音譯，象徵長壽，浪漫愛情……（這塊說明板，還是當初拿走那雙繡鞋的組別附上的，與繡鞋一同，成了「嫁娶」的主題。）

參展的人變多了，也不知是行銷有利，還是故事板生效了。

有人慕名而來。是慕著文物館外被雨水沖到剝落的那面水泥牆；磚頭裸露在外，隱約中真的成了一隻蝴蝶。

拍完外牆的人順道走進展場裡，閃光燈在展覽品櫃前閃爍，有某個瞬間，我彷彿看見阿婆。

阿婆站在「編號七」的展覽品前，凝視著——

作者簡介

陳凱琳



經歷：

著有小說《藍色海岸線》。非虛構小說合集《曙光——極東秘境馬岡回憶錄》獲文化部青年創作獎勵作業；客家左堆魔幻短篇小說合集《藍之夢》獲國家文化基金會創作補助。另曾獲吳濁流文藝獎、後生文學獎、教育部閩客語文學獎、中興湖文學獎等。

得獎感言：

這是一篇具有魔幻色彩但又試圖反射歷史的作品，而我又是不願以傳統直述的筆法鋪排情節，於是設計了：常過度服用安眠藥的媽媽，僅一面之緣的外婆，擁有七件日治時期藍衫的文物富豪，和被幻聽侵擾多年的「我」。



如此凌亂的故事，能得評審青睞，是很大的肯定；而它也將成爲《藍之夢》的其中篇章——小春與幸子在那個年代無法成全的愛，終於被延續了下來，重新回到時光的長河裡……



短篇小說 · 佳作

在路上

吳品儒

這次回美濃我們坐客運，因為爸爸好像被媽媽從樓梯上推下來，腿斷掉不能開車了。我打算在回美濃的客運上讓母親大人坦承犯行。

「但是跟殺人兇手一起坐長途車，這首先就很不對勁。」在我打行李前往車站的時候，瓜仔躺在我家沙發上發表見解。

「其實我還滿常跟殺人兇手一起坐車的。」

「還有誰啊？」

「我爸、我姐，你學弟。」

「我已經沒有跟那個人聯絡了，」瓜仔擺出苦瓜臉，「你什麼時候回來？還有你裙子後面破洞了耶。」

「我在那邊剛好有一個三週的活動，之後可能要跟家人相處一週，大概一個月之後才會回臺北。但要是我也從樓梯上摔下來，就會比較慢一點。」

「好危險喔……」

「我習慣了。」

「我載你去車站吧，不要穿著破掉的裙子在路上晃來晃去。」

但是去台北車站根本不需要人載，走出門隨便坐哪一班公車都會到捷運站，之後再轉車就會到高鐵站，臺北又不是高雄。如果要從高雄的老家去任何地方，都可以寫成一篇旅遊小說或者拍一部公路電影，不然我也不會特別寫這一篇故事。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媽媽很堅持回美濃的時候絕對不給爸爸載。其實老家在交流道附近，開車上高鐵只要十分鐘，開到美濃只要三十六分鐘。但媽媽硬要花一小時從家裡坐公車到高鐵站再轉乘高雄客運到美濃。她第一次完成返鄉之旅的時候打電話給我炫耀她多麼獨立。

「從高鐵坐客運旗美快線 E01 就會到美濃，頂多在旗山停久一點而已。」

「E01 喔，聽起來就滿進步的。應該會很快。」

「到了客運站舅舅剛好也來載我，咻一下就從美濃到溪埔寮，以後也不用靠你爸



了。」

結果那次旅程順暢只是新手運氣好，之後她回美濃經常錯過前往高鐵站的公車，不然就是在高鐵站等不到客運，或者歷經波折終於到了美濃站之後，舅舅忘記去接她。

「爲什麼我們總是被遺忘吼，」我們一起等客運的時候媽媽喝掉了我的冰咖啡，「每次都要提醒很多次。」

我逮到套話的機會，「爸爸也很常忘記載你，所以你就把他推下去。」

「誰推他啊，他小中風自己滾下去的。」

「你怎麼知道是小中風，醫生有這樣說嗎？」

「小中風是很久很久以前發生的事情，之後他的腿就怪怪的，走路沒力，撐不起他的體重，他才會自己從樓梯上摔下去。」

好像很合理，我拉一拉裙子也踩上階梯，和媽媽並排坐進客運座位，她沒問起破洞的事情。我說：「也就是說爸爸身爲一個脾氣暴躁、有小中風病歷的胖子，死撐著不去復健，跛腳過日子，導致他下樓梯自摔跌斷腿骨？」

「對啊，我如果有膽推他，還不敢離婚嗎？」

大概從小學我就希望爸媽離婚了，我甚至連自己的後路都想好。姊姊跟爸爸的親戚比較熟，她可以跟著爸爸回嘉義，我來阿婆家。雖然說我手腳很慢，去田裡都在拿土灌蟾蜍，殲滅福壽螺卵塊，不過勉強說起來對農業依然具有微薄的貢獻，而且阿公阿婆應該不會跟我計較，畢竟客家人很省，不會浪費力氣罵人。我也可以在週末的時候去小舅舅的波霸奶茶店裡賣飲料，珍珠奶茶、冰鎮阿華田、百香椰果、綠魔鬼、蛋蜜汁等客人常點的飲料我都會做，阿婆家多養一個我不會太花錢。轉學去美濃唸國小國中我無所謂，反正原校大概也會因爲父母離婚而被欺負。高中考上雄女的話通勤不方便，在學校附近住宿就能解決問題，大學我就靠打工獨立生活。我聰明的小腦袋已經想好了所有的解決辦法，唯一的麻煩是爸媽離婚後我可能要改爲從母姓，媽媽姓蕭，筆畫很多。

而且爸媽從來沒離婚。

爸爸很會打人，除了媽媽以外，我和姊姊也不能倖免。我們的生活規劃就是上學、回家、訂正功課、提防挨揍、以及挨揍。假日則是被帶回美濃務農或是去飲料店裡幫忙。後來上了大學我也真的沒跟家裡拿錢。看起來好像我的自立計畫都成真了，只差沒在美濃唸書以及改姓蕭，但爸媽不離婚我就是覺得虧——整個童年都在賺錢養活自己，浪費



人生跟不喜歡的人相處，還要提防挨揍，倒不如看到爸媽離婚那才痛快。我非常不能理解爸媽為何不離婚。

「都是爲了你們。」媽媽說，「離婚變單親家庭，小孩會變壞。」

「爸爸不是來自單親家庭還不是一樣壞？」

「對啦，但他也是好爸爸啊，你們小時候生病他都熬夜照顧你們。」

我不記得爸爸有沒有熬夜照顧我，但我記得他抓著我的頭去撞桌子，也曾經在我半夜咳嗽的時候把我從被窩抓出來，狠狠抽了我好幾巴掌「你再咳！你再咳！」我最受不了媽媽上一秒抱怨爸爸是個壞丈夫，下一秒就用「你們有一個好爸爸」來阻止我們進一步撻伐父親。如果我們罵他罵得太厲害，就會讓媽媽更加深刻意識到她的婚姻很爛，而且她選擇維持下去。

「你都沒有想過阿公或阿婆看到你被打有什麼感覺嗎？」我問媽媽，「爸爸有一次在阿婆家抓狂，用摩托羅拉的手機砸我跟姊姊，砸到牆上都碎了。這是女婿在丈母娘面前打女兒和孫女耶。」

「反正你阿婆也不愛我，」媽媽說，「我小時候很容易氣喘，七歲發作的時候差點死掉。但是你阿婆又很忙，所以把我帶到田裡放在田埂上，想說如果沒救，那也是命。」

顯然媽媽撐過了那一關，但聽她這樣說讓我想到，小時候我跟她去海裡游泳，愈漂愈遠。當我發現到的時候，竟然有一艘大船開過來差點把我推到碼頭邊擠扁。我轉身跟她求救，發現她已經慌亂游開了。我還記得她游著蛙式，大腿內縮時她的腳跟並攏靠近陰部，在那生死一瞬間我竟然還有餘裕覺得她的姿勢很醜而且猥褻。她用這種淫蕩的類蛙式對抗海浪，往安全的地方游去。後來船上的救生員拉起我的救生衣把我拖到船上，還罵了我一頓。

一樣都是被母親放生，媽媽躺在田埂上等死，我則是泡在海裡看著應該要救我的人主動而積極地遠離我，所以我的創傷應該比媽媽的嚴重吧。雖然諮商師說，痛都是一樣痛，比較沒有意義，但要是以後我跟媽媽都掉到海裡，希望我會比她先得救。其實我這樣說並不是不孝或報復，有時候一時得救也不知道是幸福還是辛苦。



今年整個暑假我都在拯救自己，每天急急忙忙出門，外出服永遠是身上這件下擺破洞的黑白條紋洋裝。諮商師問我這是一件特別美麗的衣服，所以破小洞也堅持要穿嗎？我說穿什麼都無所謂，我只是沒有腦容量思考穿搭而已。等到我必須爲了客家活動回美濃三週的時候，洞已經大到不能稱之爲洞，遠遠看過去我好像穿著兩片下擺的裙子，隨著微風晃蕩，像是裙子裡養了一群鼓譟的小鴿子。破洞破成一個新世界，所謂別有洞天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從那裡好像看得見我的內褲，但我並不在意。因爲內褲只是一塊布，而且通常是不怎麼樣的一塊布。我決定一直穿著這件衣服，直到有人過來善意提醒我衣服破掉爲止。我只是希望有人主動來跟我說「嘿，你的衣服破了，讓我來幫你補吧？」說起來很奇怪，但我以前住在日本的時候，在等車時的確有人這樣幫過我，那個路人從包包裡拿出哆啦A夢的針線包，列車到站前她就補好了。

雖然對故鄉沒什麼好感，但我卻覺得穿著破衣服回高雄的話一定會有人幫我修補，果然一出高鐵左營站馬上就有人來跟我說我裙子破了，那個人是我媽。我以爲她要稱讚我具有客家人的勤儉持家天性，結果她只是皺眉說：「好大一個洞。」

快說點別的啊。

問我衣服怎麼破的。

問我爲什麼要去諮商。

媽媽歪著頭看我，

「回美濃應該是坐旗美快線 E01 吧？」

X

瓜仔的學弟就住在台北一〇一附近，我只能說這麼多。基本上讀者們看到關鍵字例如「介紹學弟」、「內疚」、「諮商」應該就知道我發生過什麼事了。真的要我詳細交代的話，故事會比回美濃的路程還要長。這已經是我努力記得的部分了，經過憂鬱症之後我才發現自己可以忘記那麼多事情，有時候無腦過日子也很好。

「天啊這裡是六龜！」車子停下來太久，媽媽掀開窗簾大聲驚呼，原來我們坐錯車了。六龜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讀者可能不太知道，這個山中小鎮以溫泉聞名。二〇一四年網民發現某部誇張程度堪比《世間情》的墨西哥連續劇中，竟然有一句臺詞叫做「絕命六龜葡萄！」讓這個小鎮在年輕人之間聲名大噪。其實六龜的名產應該是溫泉和芒果，對我來說則是荔枝園和不存在的雞排。阿婆的妹妹和她的丈夫住在六龜附近，夫妻倆釀



酒，酒粕殘渣排進住家前面的池塘中，池中的貝類吃得肥肥胖胖的有我的手掌大。他們還有一片荔枝園，暑假到了總是送荔枝到美濃給我們吃，某一年放暑假我又被帶回阿婆家，閒閒沒事做的時候，媽媽問我不想吃炸雞排，我當然說好，結果卻被載到六龜的荔枝園摘了一整個下午。以為要買雞排當然不會穿上務農的長袖衣物，回家後我泡在冰水浴缸中，數一數全身總共被咬了四十七個蚊子包。

即便如此，隔年媽媽又用同一招把我騙去六龜摘荔枝，但那一年她有買雞排給我，所以技術上說起來不是被騙。

「你自己要相信我的。」媽媽說，「那麼愛吃雞排活該被騙。」

「你好殘忍。」

「是你笨。」

「我自己要相信他的，」我說，「那麼愛吃雞巴活該被騙。」

「什麼雞巴？」

「其實也沒有特別喜歡吃，」我說，「瓜子介紹我認識她學弟，瓜子你認識，住敬字亭附近。」

「喔，那個不男不女的。」

「人家是跨性別。她之前說有一個碩班學弟很適合我，介紹我們認識。」

「介紹你們認識之後，然後呢？」

「然後我花了很多錢，跟人交往就是這樣。」

「絕對沒有養小孩花錢。」媽媽不以為然。

「然後小孩不愛你。感覺好虧喔。」

「你怎麼可以不愛媽媽？」

「那你愛阿婆嗎？」

「不愛我也不會一直回來。」車子啓動了，六龜的霧氣從車窗飄進來，還有炸蟋蟀的味道。阿婆喜歡吃炸蟋蟀。

「你帶我們回阿婆家是爲了節省伙食費，反正阿婆家米很多吃不用錢。」

「以前可能是這樣，反正阿婆種煙葉賺了很多錢嘛。現在的話是因爲阿婆腳受傷，我回來照顧她。」

「爲什麼你身邊的人，腳都會出事？」

媽媽噘嘴吹了一個口哨，「快點下去換車啦。」



X

從高鐵站出發到六龜必停旗山，我跟媽媽竟然完全沒有意識，一定是我們腦袋都受創太重才會坐錯車吧。或許我們的頭顱裡面都有陳年血塊堵住思考，或許長期待在各種形式的暴力環境中，會讓人的腦袋愈來愈糊塗，再也沒有辦法做出正確的判斷。多年來爸媽沒有離婚，反而找機會讓對方難過。以食物為例，抱歉又是食物，我真的很愛吃，就跟爸爸一樣。

爸爸到底在忙什麼才會一直忘記載媽媽回美濃呢？他是一個房地產仲介，我家電視上有一張他和王老闆的合照，據說我爸爸曾經成交過一億元的大案子。這麼厲害的仲介，回家只想煮泡麵來吃。但是媽媽像個清教徒那樣嚴格禁止爸爸下班回家吃宵夜，她會把廚房電燈開關迴路切斷，再把開關蓋鎖回原位。不管爸爸如何暴怒質問電燈到底為什麼不會亮都得不到回應——媽媽說她什麼都不知道，我躲在房間裡等著他煮宵夜。放棄得到答案的爸爸在黑暗的廚房裡組裝登山小瓦斯爐。一片黑暗中只見爐火藍光照著一億仲介高手抽菸的肥胖背影，不時還有丙烷絲絲的漏氣聲，好危險的泡麵啊。煮好以後他裝一碗給我吃，還得趁著媽媽沒在客廳走動的時候，因為被她看到我吃宵夜，她會覺得我嫌棄她晚餐不好吃，然後我們父女一起被罵，然後他們就會開打。

後來我們父女在臺北的茶餐廳吃公仔麵的時候，說起垃圾食物特別開心。那時我住潮州街的頂加，還要過好幾年雙北人才會聽聞鐵皮屋火災的可怕。當時捷運信義線才剛開通，爸爸那時候好像升官加祿，時常從高雄坐高鐵再轉捷運去台北一〇一開會，之後再來東門請我吃飯。那時候永康街還沒翻修成現在這副模樣，小店家擁擠混亂，好吃溫暖。我家樓下的香港茶餐廳一客餐點一百出頭，晚餐時間一秒鐘也不用等，適合沒有耐心的爸爸和我一見面馬上鑽進去吃，吃完送他坐捷運到台北車站坐高鐵回高雄。

「現在從這裡到台北車站只要六分鐘囉，真的很快。」餐餐吃得飽，捷運又快又方便，爸爸還會拿新買的 iPhone 跟我在東門站自拍，看著他跛腳走向捷運站入口，他的身影消失以後，我想我們應該是全臺北最喜歡信義線的父女吧。便利的交通讓親子蜻蜓點水般相聚，這樣才會珍惜相處的時光，不會有誰打誰的問題。

我跟媽媽說早在信義線開通的時候我就看到爸爸就跛腳了，所以他大概真的小中風過吧。本來想要繼續安慰她說，好啦，我不覺得你有推他下樓梯，結果媽媽聽到我跟爸爸吃飯就生氣了，「你們都一起吃垃圾食物。難怪他那麼胖，難怪他會中風……都是你



害的。」

我想我還是把她推下車好了。

「我去諮商的時候，從來沒有說過整件事都是誰害的。」我真的說不出來。媽媽還是不問我為什麼要去諮商，為什麼要穿著破掉的裙子。我跟她相處有時順利，有時不順。聊天開玩笑她都很會融入氣氛，一旦進入真實情況，例如討論社會事件還能勉強溝通，但如果討論的事件與我有關，如果讓她發現我也是這個事件的一份子或受害者，或藉由受害成爲其中的一部分，不管我當初是不是自願的，她都會停止回應。一片沈默。

讀者不要擔心，就把這當作爵士樂的停頓吧。爵士樂團不會只有一個人或一項樂器的。如果有一個樂器沈默，發出長久的停頓，就去聽其他的聲音。

「啪！」

我用力拍了自己一耳光。

「那個人第一次就是這樣打我喔。他說他很小力。」

一片沈默。

「我都隨便人家對待我，反正我媽媽不愛我，」我模仿她的發言看向她，希望能看到她流淚或從眼神中流露出同情什麼的。

媽媽只是轉過頭去拉開窗簾，窗外明明什麼也沒有。

終於我聽見她說：

「等到了阿婆家，就幫你補喔。」

「謝謝媽媽，」我含淚，開心極了，如果她真的這樣說就更開心了。



作者 簡介

吳品儒



經歷：

筆名熊子，曾進入二〇一七客家串流計畫決選、二〇二〇臺灣文學基地作家駐村候選，寫作與翻譯並行，以本名「吳品儒」進行書籍翻譯多年，譯作包括《如果我們的世界消失了》、《遇見奇卡》。

得獎感言：

如果你能用母語隨心所欲講話，你會說什麼呢？

我到現在還不能接受自己的母語應該要是客家話或臺語，但如果我能夠非常流利使用客家話，就像現在的香港人能夠用粵語在立法會或街頭為民主自由辯論那樣的流利，我應該會跟阿婆解釋這篇作品中的「絕命六龜葡萄」是什麼網路眼吧。好

多人對於母語都抱著任重道遠的期許，但我只想把我從遠方看來的很高深很難懂、或很無厘頭的東西，用簡單的客家話告訴她而已。如果我們常常講話，或許我會發現她比村上春樹更懂文學，比馬奎茲更懂魔幻寫實，比所有人都明白何謂事實。

說著客家話的她在很久以前早就弄懂了一切，只是我們不懂而已。



今年小說來稿總共十七篇，三位評審初審時挑選了十一篇，然後對入選的逐篇討論，各抒己見之後，再投票選出五篇得獎作品。後生文學獎已經建立相當好的口碑，來稿皆具有很高的水平，許多作品讓評審委員斟酌再三，難以做出取捨。

這十七篇作品在表現形式上可以歸納為以下兩種，第一是傳統的說故事形式，運用順敘、倒敘等的敘事方法，著重衝突與曲折的描寫，將所要表達的內容，娓娓道來。第二則是運用異想的方式，將電玩世界、亡靈附體、幻聽、妄想的現象加以實體化，使得作品充滿詭奇、有趣的氛圍。

在客家元素的表現上，最多的是用客語的對話或詞彙，數量的多寡讓作品具有濃淡不一的客家感。有的則用客家人聚居的場域，如大湖、美濃、東勢、義民廟、客家圓樓等，族群標誌性明顯。有的則是以物件如藍染、花布、玻璃菜、養蠶，也有用食物如粄條、豬肚湯、豬肝膽等。然而怎樣自然的表現出客家元素，而非刻意的鑲嵌，甚或為文造情，是寫作者很大的挑戰。

我們也可以看到幾位熟練的寫作者，能將某些隱喻，對比，場景切換，巧構等技術運用得十分高明，也有幾位在文字上精心修飾，意象上反覆雕琢，耐人尋味，掌握到容易得獎的某些模式。還有幾篇可以看出作者潛力無窮，可惜夢魘式的鋪陳，過於沉重的挫敗感，敘事角度的混淆，使得閱讀者有難以釐清脈絡的困擾。

這個獎項關心的還是後生人如何言說客家，如何具體表現當下後生人的生活情境，這次的作品看到這樣的努力，也展現了豐盛的成果。



發行人／徐世勳

統籌／彭文美、沈哲鋒、林志穎

評審委員／方梓、王幼華、甘耀明、利玉芳、吳鈞堯、
林文義、陳銘礪、張典婉、馮輝岳、葉國居、
路寒袖、鐘喬（均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評審召集人／路寒袖

客字校正／黃恆秋

發行單位／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地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 157 巷 11 號

電話／02-2702-6141

傳真／02-2709-3227

網址／<https://hac.gov.taipei>

作者／江馥如、吳品儒、李謙珣、林益彰、夏意淳、
徐滋好、陳偉之、陳凱琳、張卉君、張弘政、
張簡敏希、曾若涵、黃可偉、黃滯緣、劉承欣、
劉靜庭、賴靜怡（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承製／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人／葉麗晴

執行編輯／沈明聰

美術編輯／王英姝、何孟臻、柯泰安

校對／廖淑華、沈明聰

電話／02-2251-7298

出版日期／2020 年 11 月

網址／<http://www.vistaread.com/>

定價／新臺幣 250 元

ISBN 978-986-5459-98-7

G P N 1010901773

版權所有 · 翻版必究 Printed in Taiwan